

鲁迅×周作人×朱光潜×胡愈之 高度评价的作家

# 日本怪谈美学代表作 后世众多导演及作家的灵感源泉

一个人籍日本的西方人,写出了日本的《聊斋志异》以及对中国的向往



# 小泉八云

## 怪谈 | 灵之日本 |

[日] 小泉八云◎著 冬初阳◎译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怪谈: 灵之日本/(日)小泉八云著;冬初阳译.—北京: 现代出版社,2020.7

ISBN 978-7-5143-8478-9

I.①怪··· II.①小···②冬··· III.①短篇小说一小说集一 日本一现代 IV.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079125号

怪谈: 灵之日本

作 者: [日] 小泉八云

译 者: 冬初阳

责任编辑: 申 晶 曾雪梅

出版发行:现代出版社

通信地址: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64245264 (传真)

网 址: www. 1980xd. com

电子邮箱: xiandai@vip.sina.com

印 刷: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8.25

版 次: 2020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20年7月第1次

印刷

字 数: 172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143-8478-9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 目 录

### <u>怪谈</u>

无耳芳一的故事

鸳鸯

阿贞的故事

乳母樱

巧计度劫

镜与钟

食尸鬼

獾精

辘轳首

死者的秘密

雪女

青柳的故事

十六樱

安艺介之梦

<u>傻阿力</u>

向日葵

蓬莱

虫类研究

蝶

蚊

蚁

灵之日本

碎片

振袖

香

占卜的故事

蚕

牡丹灯笼

佛足石

<u>吠声</u>

诗歌选

日本的佛教谚语

性别问题的推测

因果的故事

天狗的故事

在烧津

# 怪谈

### 无耳芳一的故事

七百多年之前,平氏家族和源氏家族在下关海峡的坛浦最后一次交兵,长年合战就此落幕。[1] 此役平家落败,彻底灭亡,妇孺都未曾幸免,幼帝——后世称为安德天皇也一并丧生。七百年来,平家的怨灵一直在坛浦海面和海岸一带出没……我曾另行撰文告知读者,人们在坛浦一带捕捞到一种奇怪的螃蟹,称之为平家蟹,蟹壳上有形似人脸的花纹,据说是平家武士的怨灵所化。[2] 人们在坛浦沿海耳闻目睹过许多怪事。漆黑夜晚,成千上万的苍白火焰或在海滩徘徊,或在浪涛之上飞舞,渔夫们都称其为"鬼火"。每当风起,坛浦海面就会发出呐喊般的喧嚣,好似千军万马在喊打喊杀。

当年平家的怨灵比起今日更不安分。夜间,他们会在行经的船只周围跃起,想要将船掀翻。他们每时每刻都在盯着游水之人,要将他们拉下水去溺毙。为了安抚平家怨灵,百姓在赤间关修建了一座阿弥陀寺。[3]人们在寺院附近,靠海滩的地方建了一座坟场,在坟场内立起多座墓碑,上面镌刻溺水身亡的安德天皇和多位平家大臣的姓名。每逢忌日,当地百姓便会与寺庙僧众一同做法事,以慰藉平家亡魂。寺庙建成,坟墓立好之后,平家亡灵生出的事端比过去少了许多,却还是不时作祟,想来是一族惨死的怨气太重,无法完全平复。

数百年前,赤间关住着一个名叫芳一的盲人。此人虽盲,却弹得一手好琵琶<sup>[4]</sup>,弹词唱得也是精妙。从孩提时代,芳一便修习弹唱,少年时代便技压几位授业师傅。成为琵琶法师之后,芳一的弹唱本事远近闻名,尤其擅长弹唱源平争霸的《平曲》,坛浦决战一段尤为精妙。据说他的坛浦决战,"真正到了神鬼共泣"的地步。

刚出道卖唱之时,芳一一贫如洗,好在觅得一位良友相助。这良友便是阿弥陀寺的住持,这位高僧酷爱诗书乐曲,时常请芳一到寺中弹唱琵琶曲。少年芳一技艺精熟,住持赞赏有加,便请芳一在寺里住下。芳一好生感激,就在寺里安顿下来。寺里腾出一间房供芳一起居。住持为芳一备妥食宿,只需他在得闲的夜晚弹唱一曲琵琶回报。芳一自无不允。

时值夏夜, 寺里的一位施主亡故, 住持应邀去他家做法事, 带上弟子一同前往, 只留下芳一独自留守。当晚颇为炎热, 芳一来到卧房前的走廊上纳凉。从走廊上一眼能见到寺庙后院的小花园。芳一就在走廊上等候住持归来, 百无聊赖之下, 便弹奏琵琶解闷。午夜已过, 住持依然未归。室内闷热难当, 芳一便一直留在走廊上等候。不知过了多久, 他听见寺院后门有脚步声传来。有人穿过后花园,来到走廊上, 径直走到他面前才停下, 不过并非住持。一个低沉有力的声音在叫芳一的名字, 声音粗暴无礼, 就像武士在叫唤下人。

"是!" 芳一答道,他被声音的气势吓坏了,颤声又道,"·····我的眼盲!不·····不知哪位大人驾到!"

"你无须害怕。"陌生人语气缓和了些,"我就在这寺庙附近逗留,奉命给你捎个信儿。我家主公乃是极为尊贵之人,如今与多位显贵亲随在赤间关留宿。主公今日特地来一睹坛浦大战的遗迹,听说你弹唱坛浦大战的本事高明,想请你弹唱一曲。你便取了琵琶,随我去主公一行下榻的宅院走一趟吧。"

在那个年代,绝不可轻慢武士的命令。芳一只得穿上草鞋,提起琵琶,与陌生武士一同出寺去了。武士巧妙地伸出一只手为芳一领路,却又让他不由自主快步跟随。芳一觉察出拉着他的一只手如铁铸一般刚硬,再听这武士脚步铿锵,想来定是全身披挂,或许职司是守卫深宅禁地的。芳一起初的戒心已去了,暗想莫非自己交了好运?他想起方才这武士说起主人"极为尊贵",便暗忖那位要听琵琶弹唱的大人至少是一位当世一等一的大名。

走不多久,那武士停下脚步。芳一便察觉二人前面乃是一座高大门户。他暗自疑惑,这赤间关城中,除了阿弥陀寺的山门之外,并无别的高大门户。

"开门!"那武士大声呼唤。话音刚落,便传来一阵开门声。芳一随武士走进门去。二人来到一处开阔庭院,再度来到一座门前。武士朗声道:"里面有谁出来迎接!我将芳一带来了!"随后里面传出匆匆的脚步声,然后是障子滑动,雨户[5]打开的声音,间或还有女人的谈话声。芳一耳力甚佳,听这些

女人的谈吐,便知道这里定是一座豪门大宅,那些女人都是这 里的侍婢,不过他到底眼盲,还是想不明白自己究竟被引到什 么地方。

不容芳一细想,便有人扶他走进门去。待登上数级石阶,有人吩咐他将草鞋脱了。一个妇人伸手来牵芳一,引领他走过一段长长的打磨光滑的木质走廊。不知绕过多少廊柱,经过多少十分宽敞的榻榻米厅堂,二人终于来到一间宽敞大屋的正厅。芳一暗忖,这里应该是许多达官显贵的聚集之所。在他耳中,那绫罗绸缎的窸窣声仿佛林中叶落。他还听见许多声音窃窃私语,言谈听来都是豪族庭院的风雅之词。

有人吩咐芳一不要慌乱,身前已有人为他备好一张跪坐的草垫。芳一跪坐垫上,动手调音。此时一个老妇的声音传入芳一耳中,听来应当是宅中婢女的总管。

"这位乐师,就请用琵琶弹唱一回《平曲》吧。"

芳一暗自踌躇,要将《平曲》从头唱完,不知要费去多少个夜晚,于是壮起胆子问道:"整首《平曲》并非一时半刻能唱完的。小人斗胆请问一声,不知大人最爱听哪一段?"

老妇的声音答道:"就唱坛浦决战那段吧,据说这一段最 是哀婉动人。"

芳一欠身一礼,提高嗓音,先吟唱一段汹涌海面上的喊杀,手中拨动琵琶。乐声果真动人,宛如船桨划动,樯橹疾冲,箭矢呼啸而过,两军将士高声呐喊、往来奔行,太刀长枪

击中武士头盔,武士落水丧生·····活灵活现,令人身临其境。 芳一全凭一张快口、一双妙手和一把琵琶,将当年海上决战的 场面重现。在他弹唱间歇,能听到左右传来低声赞誉。

- "这琵琶法师果真有惊人艺业!"
- "自家领国[6]之内没有一人能有这等造诣!"
- "普天之下,只怕也无人能比得上芳一!"

赞叹之声此起彼伏。芳一听在耳中,深受鼓舞,抖擞精神,使出平生本事,弹唱更为出色。听众再度聚精会神,安静下来。芳一终于唱到那些平家的薄命红颜和无辜儿童都遭遇不幸结局的一段,这正是整个曲目的高潮。唱到二位尼平时子[7]怀抱幼小的安德天皇投水自尽的一刻,芳一只听见所有听众一齐颤声发出极为痛苦的悠长哀号,此后众人高声哭泣不止,无比哀痛。一曲终了,芳一才发觉自己这一番弹唱竟让众人如此哀痛,心中大骇。悲恸哀号久久不绝,不过终于还是渐渐止住。四周又是一片寂静,芳一无措之际,又听见那应当是女管家的老妇再度出声。

"我等久闻芳一先生是弄琵琶的奇才,无双的说唱法师, 今夜一见,方知天下竟有如此神技。我家主公十分满意,特地 为您备下一份重赏,不过今后六个晚上,您每晚都要来到此 间,为主公弹唱一曲。主公白天还需外出巡游,不可耽误。那 就只有劳烦先生在明晚同一时刻前来。今夜将您带来此间的武 士,此后几夜都会去接你……另有一事奉命告知于你。主公巡游赤间关这几日,请你来此地弹唱献艺之事,切勿对旁人提起。主公乃微服出巡,三令五申不得惊扰地方,你要谨记。现在你回寺庙去吧。"

芳一千恩万谢。随后一个女人将他一路领到宅院玄关。起初带路的武士早已候着,便又带着芳一回到寺庙后院的走廊上,再告辞离去。

芳一回到寺庙时已将近黎明,不过无人察觉他去了一整夜,只因住持很晚回寺,还以为他早已睡了。白天芳一稍事歇息,昨晚的奇遇不曾对人吐露一字半句。

这天午夜,那武士再度来寺里找他。芳一随那武士去了贵人齐聚的大宅正厅,再度弹唱献艺,同样备受称赞。不过这一次他离开寺院,却被人无意中发觉。次日一早他回来之后,被唤到住持那里问话。住持和颜悦色,却也难掩责备之意,说道:"芳一,我将你视为好友,为你好生担忧。你眼盲,深夜孤身外出,太过危险。说来你要外出为何不知会一声?我也好派个杂役陪你。你到底去了哪里?"

芳一闪烁其词: "承蒙住持抬爱!那个······我有些私事要 外出处理,白天实在顾不过来,只好晚上去了。"

芳一不肯吐露实情,住持并不恼怒,却颇为惊讶,暗忖此 事透着古怪,或许出了什么差池。他担心这盲乐师被恶灵迷惑 或是被邪祟欺骗,却不再多问,只私下吩咐寺中的几名杂役留心芳一的举动,万一他再度夜间离开寺庙,就在后面跟随。

不出住持所料,就在当天晚上,芳一再度出寺,几名杂役瞅个正着,立即点亮灯笼,在后尾随。偏偏这一夜天降大雨,伸手不见五指,寺院杂役还没找到道路,芳一就消失无踪了,他显然脚步甚快。一来芳一眼盲,二来雨天泥泞路滑,这实在是怪事。杂役们匆匆走街串巷,到芳一平日会去的地方一一询问,却没有人知道他在何处。最后,杂役们只得悻悻而返,从海岸边抄近道返回寺院。

突然间,阿弥陀寺的坟地之中,传来一阵琵琶弹唱,声势颇为刚猛,几个杂役吓了一跳。他们定睛一看,那边除了黑夜常见的几点鬼火磷光之外,别无其他,不过这弹唱声绝对错不了! 几名杂役立即快步向坟地走去。借着灯笼的暗光,他们总算找到了芳一。这盲乐师竟不顾大雨,独自在安德天皇的墓前端坐,拨弄琵琶,高声演唱坛浦决战那一段琵琶曲。就在芳一身后,四周的每一处坟墓之上,都燃起鬼火,好似点燃的蜡烛一般。凡人一生之中,何曾见过这许多鬼火摆下的阵势!

"芳一先生! 芳一先生!" 众杂役壮起胆子,大呼道,"您这是中邪了······芳一先生!"

偏偏那盲乐师充耳不闻,弹唱越发起劲,将一把琵琶弹得叮当铿锵,嗓音越发嘹亮,如癫似狂,坛浦大战真正被弹唱到

极致。杂役们顾不得其他,一把抓住芳一,就在他耳边大喊道:"芳一先生!芳一先生!快随我们回寺庙吧!"

芳一却一脸正色,责难道:"贵宾齐聚一堂,你们怎能如此喧哗,让我不能演奏,好生放肆,该当何罪!"

事情怪诞至斯,几个杂役忍俊不禁。他们既然知道芳一已被鬼魂迷了心智,也顾不得其他,只得将他抓住,连拉带拽,奋力匆匆将他送回寺庙。住持一看,赶紧命人将他湿透的衣衫都换了,吩咐一众杂役回房歇息。随后住持催促芳一将今夜之事说个明白。

芳一踌躇许久,最后总算明白过来,今夜所为的确让住持 吃惊非小,动了真怒,便下定决心不再欺瞒,将鬼武士首次夜 访以来的事情都原原本本讲述了一遍。

住持顿足道: "芳一啊,你这可怜之人!如今你大祸临头!你本该早些将事情告知于我。实在是不幸!你琴艺高超,精通乐理,这回却真为你招来这一番劫难。事到如今,你定已知晓你这几个晚上拜访的不是什么深宅大院,而是寺后不远的平家坟场。今夜寺里的杂役冒雨外出,竟看见你在安德天皇墓前端坐。从亡灵唤你过去开始,你遇到的一切其实都是幻惑。一旦你遵从亡灵之命,便被他们的念力左右。如今你已数度被亡灵所惑,若再度遵从他们,只怕会被一众亡灵分尸。无论如何,他们迟早都要来索你的性命……我自然不忍见死不救,只是今夜有人请我去做法事,非去不可,不能留在寺中陪你。不过临走之前,我会在你身上写好经文法符,为你护身。"

住持与弟子将芳一脱个精赤条条,在日落之前,提起两支毛笔,在他胸前背后、头脸肩颈、四肢手足,甚至脚底心,浑身上下都写满《般若心经》。<sup>[8]</sup>经文写罢,住持指点芳一道:

"今夜我一离寺,你便立即在那走廊上端坐等候。那鬼魂会再唤你。切记,无论发生何事,都不要应答,也不要移动。什么都不说,静坐即可,就好比参禅。一旦你稍有异动,或是发出任何动静,就会被大卸八块。不要害怕,也不要想呼救,只因无人能救你,唯有自救。只要你完全按照我的吩咐去做,便可度过此劫,日后就不用再担惊受怕了。"

天黑之后,住持便与弟子出寺去了。芳一遵照住持吩咐,独自在走廊上端坐。他将琵琶放在一旁的地板上,做出个参禅打坐的样子,纹丝不动,小心翼翼,调匀呼吸,不咳嗽,也不大声喘息。就这样静坐了几个时辰。此时,从外面的街道上,有脚步声传来。那脚步越过山门,越过后花园,靠近走廊,就在他面前停了下来。

"芳一!"熟悉的粗重声音唤道。那盲乐师却屏住呼吸, 自顾端坐,纹丝不动。

"芳一!!"第二声呼唤多了几许寒意。

"芳一!!!"第三声显得十分暴躁。

芳一宛如一尊石像,一动不动。那声音更为烦躁,咕哝道: "无人应答!这可不行!定要将这厮找出来才好交差。"

走廊不远处传来一阵沉重的脚步声。不多时,这脚步便从容逼近,随后就在他身旁停下。芳一一时间只吓得一颗心跳个不停,整个身躯都好像在随着心跳狂颤。也不知过了多久,走廊里一片死寂。

那粗重声音终于在芳一耳边再度响起:"琵琶在这里,可是那琵琶法师······只剩两只耳朵了!难怪他不答话,原来是没有嘴巴能回话了·······这厮五体全失,只剩耳朵了······我就将这耳朵带回去交差吧。圣意难违,就用这耳朵证明我已来传过芳一了。"

转瞬之间,芳一只觉得那武士铁铸一般的食指一把揪住他的双耳撕扯。只听"嘶啦"一声,一双耳朵被生生扯下! 芳一痛得几乎晕厥过去,却强忍住不哭泣哀鸣。沉重的脚步声沿着走廊渐行渐远,下到后花园,出去踏上街道,终于听不见了。芳一只觉得两颊有黏稠的两道暖流经过,只是受过惊吓,又遭此荼毒,却哪里还敢抬手去摸……

日出之前,住持便回来了。他三步并作两步,赶去后院的 走廊查看。住持脚下踩到一片湿漉,借着灯笼的火光一看,不 由失声惊呼,那湿漉漉的原来是鲜血。他又定睛一看,芳一仍 是一副打坐姿势,就在前面一动不动,鲜血依然在从耳洞的伤口往下流淌。

"可怜的芳一!"住持大惊失色,痛惜道,"出了何事?你……你受伤了?"

听见挚友住持的声音, 芳一如释重负, 悲从中来, 放声痛哭, 含泪将夜间的经历讲述了一遍。

"可怜,芳一你着实可怜!"住持悲叹道,"一切都是我的过失!我犯了大错!在你身上每一处都写了《般若心经》,偏偏漏了双耳!我对我那弟子小沙弥千叮咛万嘱咐,所有地方都不可疏漏,偏偏还是漏了耳朵。我没有好生仔细检查,实在是大错特错!事已至此,说什么都于事无补,我等只有尽快延医为你疗伤。朋友,你要好生振作!平家的恶灵再也不会来搅扰你了。"

住持请了一位名医悉心治疗,芳一的伤不久便痊愈了。他 夜遇平家怨灵的奇事不胫而走,广为流传,不久便让他颇为知 名。许多达官显贵去赤间关听他弹琵琶唱曲,馈赠大量钱财, 让他成了富人······不过从经历奇遇之后,他被人们取了个诨 名,叫作"无耳芳一"。

### 鸳鸯

从前在陆奥国<sup>[9]</sup>田村乡<sup>[10]</sup>有个养鹰猎户,名叫村丈。一天他外出打猎,却一无所获。回家路上,途经一个叫赤沼的地方时,他正要乘船过河,看见一对鸳鸯<sup>[11]</sup>正在河里游水嬉戏。村丈知道杀鸳鸯不祥,不过偏偏今日没打到猎物,腹中饥饿难耐,便张弓搭箭,射向那对鸳鸯。箭矢破风,射中了雄鸳鸯,雌鸳鸯受惊之下,一路逃到远处岸边的草丛里,消失无踪。村丈心满意足,将死去的雄鸳鸯带回家,烹煮后祭了五脏庙。

当天晚上,村丈做了个噩梦。他隐约之间见到一个美丽女人走进房里,就站在他的枕边,不停啜泣。她哭得好生悲凉,村丈听了都肝肠寸断。那女人哀痛不已,哭喊道:

"为什么……你为什么将他杀了?他犯了什么错……要遭此毒手?我们在赤沼相依相伴,逍遥快活……你竟一箭将他射杀!他……他可曾伤害于你?你可知道自己究竟做了什么?啊!你可知道你犯下怎样的暴行,做了怎样的恶事?我的命其实……也被你一并取了,丈夫死了,我一定不会独生!今夜……只是来将此事告知于你……"

她的哭声更为响亮,凄凉无比,哭声如同要刺入村丈骨髓 一般。

这女人垂泪唱道:

日暮思君君不见,

往昔伉俪已绝缘。

赤沼真菰[12]丛中泣,

空余一人独枕眠!

一曲唱罢,她更是难掩激愤,高声道:

"啊,你不知道······你根本不知道你做了什么!明天,你 到赤沼之时,就会看到······会看到······"

说到这里,女子已是凄然欲绝,再也说不下去,转身走了。

次日一早,村丈醒来之后,昨夜的梦境依然在脑海中萦绕,挥之不去。村丈心悸不已,他还记得梦中女子最后那一番话:

"明天,你到赤沼之时,就会看到……会看到……"

这梦境令人胆战心惊,究竟只是寻常一梦,还是另有深意?为弄清一切,村丈决定立即动身去赤沼。

村丈一路来到赤沼,摸到昨日射杀雄鸳鸯的河岸边,一眼看到那只雌鸳鸯在独自游水,竟是说不出的凄凉。此刻那雌鸳鸯也是一眼就将村丈觑个正着,偏偏竟未逃走,两眼一瞬不瞬,紧紧盯住他,好生怪异。那雌鸳鸯已径直向村丈身前游来。村丈兀自心里发毛,那雌鸳鸯猛然用喙向自己身上啄去,

直啄得羽毛飞散,皮开血流,最后竟活活将自己啄死,横尸在村丈眼前……

村丈从此削发为僧,日夜为因他而死的苦命鸳鸯诵经超度。

### 阿贞的故事

很久以前,在越后国新潟町<sup>[13]</sup>住着一个名叫长尾长生的男子。长尾生于医家,为继承家业,自幼读书习医。长尾之父的好友有个女儿,名叫阿贞。两家早早为孩子定亲,约定待长尾学成之后,便为二人举行婚礼。谁知阿贞体弱,在十五岁那年便患上肺痨,当时乃不治之症。阿贞自知时日无多,便派人将长尾找来话别。

长尾在病榻前跪坐之后,阿贞便对他说道:"长尾哥哥,我们孩提时代便已互许终身,本该在今年年底完婚。不过我已活不长了,真是天意弄人。若是我多拖几年,也只会给大家添麻烦,变成负累。我这病弱身子是不能做个好妻子了。这样一来,即便是想为你苟活,也不过是任性妄想。我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你答应我,不要为我伤心……我还要告诉你,我觉得我们一定会重逢的。"

长尾强忍悲痛,一脸赤诚,答道:"我们一定会重逢。来 日,你我就在极乐净土重逢,再也没有离别之苦。"

"不,不是!"阿贞柔声回应道,"我不是说来世在极乐净土。我断定你我注定要在今世重逢,虽说我明日就要入土了。"

长尾一脸茫然,凝望阿贞。阿贞看他一脸疑惑,却只是微笑。阿贞继续说话,声音柔和,却难免恍惚:

"不错,长尾哥哥,我说的便是在这世上,就在你的今世······只要你真心渴望。只是,为了在今生重逢,我定要立即投胎转世,从女童长大成妇人。这一来你就必须等待,要等个十五六年,着实是好长的岁月······不过我命中注定的夫君啊,你如今不过十九岁而已。"

长尾还是不明所以,不过他一心想让阿贞不留遗憾,便柔声答道: "阿贞,我愿意等你,这也是为人夫的道义所在。不,等你转世成人何尝不是一件乐事?你我注定七生七世都要厮守终生。"

"可是夫君,你看上去好像有些疑惑?"阿贞仔细端详长 尾的神色,又问道。

长尾答道: "阿贞啊,我的爱妻。我疑惑的是你转世后定是另一番模样,用另一个名字,教我如何认得出来?除非你能留下什么记号或是凭证。"

"这却没法子。"阿贞叹道,"只有诸天神佛知道你我在何地如何相逢。不过我能断定,有十二分把握断定,只要你真心等待我,想要娶我,我便能回到你身边······记得我对你说的这些话·····"

阿贞气若游丝,再也说不下去,少顷便合上双眼,就此离世。

长尾自幼便倾心爱慕阿贞,爱人撒手西归,当真悲不自胜。他为阿贞立了一个牌位,刻上俗名[14],就在佛龛里供奉,每日焚香奉果。长尾想起阿贞临终前对他说的那一番怪异话语,感慨良多。为告慰阿贞的在天之灵,他亲手郑重写下誓书,倘若阿贞转世后以另一副身躯回到自己身边,一定娶她为妻。他在这份誓书上盖了印章,就放在佛龛里阿贞的灵位一旁。

然而长尾乃是独子,为了延续香火,定要婚配。阿贞逝世不久,长尾便拗不过一心盼他成家的家人,遵从父命娶妻。婚后,他依然继续为阿贞的灵位焚香供奉,从未忘记两人的一片深情。只是岁月无情,阿贞的音容笑貌在长尾记忆之中渐渐模糊,好似一个难以追忆的旧梦。光阴荏苒,许多年过去了。

这十多年间,长尾遭遇诸多不幸。双亲先后去世,后来妻子和唯一的孩子也相继亡故。至亲纷纷西去,长尾在这世上形单影只,好生凄凉。他离开已空寂无人的家,外出远游,希望忘却丧亲之痛。

一日,长尾在旅途中路经一个名唤伊香保的山村。此地因温泉和风光秀丽而闻名。长尾在村里的一间客栈投宿,一个少女前来接待。长尾第一眼看到这少女的面容,便觉得一颗心怦怦乱跳,以前还从未这般心动。说来也怪,这少女相貌酷似阿

贞。长尾不由得使劲掐一下自己,确定并非身在梦中。这少女来回张罗,生火送饭,整理客房,一颦一笑,一举一动,都与他年轻之时约定七生的伊人非常相似。往日的记忆已被唤醒。 长尾与这少女说话,少女回话的嗓音温柔清晰,好生甜美,让他不由自主地想起往日与阿贞阴阳两隔的凄楚忧伤。

长尾满腹狐疑,终于鼓足勇气,问那少女道:"姑娘,看你眼熟得很,与我的一位故人简直一模一样,我进这间客房第一眼看到你着实大吃一惊。请恕我失礼,敢问姑娘家乡何处,怎么称呼?"

那少女正要开口,却仿佛突然被魂魄附身,从她口中传出的是长尾毕生难忘的阿贞的声音。

### 少女答道:

"我名叫阿贞,你是越后的长尾长生,我的未婚夫婿。十七年前,我在新潟死去,你便写下誓书,说若是我投胎转世,重回人间,便会娶我,随后用私印在誓书上盖章,放在你家的佛龛里,我的灵位一旁。你情深义重,上天让我回来,已在这里等你多年了。"

这少女说完便突然晕倒,人事不省。

长尾不久便与这少女成亲,婚后夫妻恩爱。可是从此以后,她再也不记得曾在伊香保回答夫君问话时所答的一番话,

也记不得前世的任何事情。二人相逢之际,天意让她想起前世,随后又让她忘却,此后也不曾记起。

### 乳母樱

三百年前,伊予国<sup>[15]</sup>温泉郡朝美村,住着一个叫德兵卫的善人。德兵卫是郡中首富,也是朝美村的村长。他有财有势,乃有福之人,偏偏年届四十,娶妻多年,还不曾有过一儿半女。为了求子,德兵卫夫妇常年向朝美村名刹西法寺的神明——不动明王供奉香火。

这对夫妇的诚意终于感动神明,德兵卫的妻子十月怀胎, 产下一女。这孩子生得俊俏可爱,父亲为她取名为"露"。阿 露的母亲奶水不足,家里便为她雇了一位叫阿袖的乳母。

双亲和乳母对阿露都关怀备至,她渐渐长成亭亭玉立的少女,十分美丽。偏偏十五岁那年,阿露生了一场大病,药石不济,请回家的医生都束手无策,只是关照家人准备后事。乳母阿袖将阿露视如己出。紧要关头,她前往西法寺,为阿露诚心向不动明王祈福。她每日都去明王法像前祈祷,一连祈祷了二十一日。到了最后一天,阿露突然不药而愈。

一家人大喜过望,德兵卫在家中大摆筵宴,邀请所有亲朋好友,庆祝阿露痊愈。不料就在宴会当晚,乳母阿袖突然病倒了。次日一早,德兵卫找来医生看诊,谁知医生连连摇头,只说阿袖命不久矣。

德兵卫一家人大喜之后又逢大悲,都来到阿袖病榻周围, 凄然诀别。阿袖却神色自若,向众人道出隐情: "有件事情, 各位还不知道。我去西法寺祈福应验了。我祈求不动明王允许 用我一命换取阿露小姐康复,如今小姐痊愈,心愿达成,我的 大限自然就要到了。你们不用悲伤……不过我临死前还有个心 愿。我曾向不动明王许诺,会在西法寺花园里种一棵樱树还 愿,既感念神明的恩德,也算是留个纪念。现在我这身子骨是 种不了树了,还请各位替我完成这个心愿……我们就此告别 吧。各位不必悲伤,能为阿露小姐而死,我死而无憾。"

阿袖下葬之后,德兵卫夫妇不惜重金,觅得一株最好的樱树树苗,亲手在西法寺花园栽种。这棵樱树长成之后,枝繁叶茂。次年二月十六,正是阿袖的周年忌日,樱花开得分外灿烂。此后二百五十四年,每到二月十六,这棵樱树都会如期绽放,粉白相间的花朵,就好像妇人流淌乳汁的丰美乳房。乳母阿袖的故事随着这棵树流传下来,人们便将此树取名为"乳母樱"。

### 巧计度劫

大宅的庭院<sup>[16]</sup> 里行将奉命处决一名死囚。庭院里铺过一排垫脚石供人行走,死囚被押送进来,跪在庭院的沙地上。此人的双手被反绑。少顷,家臣提来水桶,背来装满鹅卵石的米袋,就用米袋在死囚身体四周围了一圈,挤得他动弹不得。大宅的主人来了,上下察看一番,颇为满意,没有多说什么。

那死囚突然对那主人大叫道: "大人,我知道我犯了大罪,难逃一死,可我不是有意犯下的罪过。我只是因为太过蠢笨才犯了罪。我天生蠢笨,是前世因今世果,这才忍不住犯下罪过。因为蠢笨就要将我杀了可没道理,那也是罪过……这罪过可是有报应的。你若定要将我杀了,我将来化成厉鬼怨灵,也要报仇……你惹下的怨念一定会有报应,恶有恶报也是天理!"

相传一个人若是被杀之时怀有强烈怨念,此人死后的鬼魂就会变成怨灵,向凶手复仇索命。这宅院主人乃是武士,自无不知。他十分从容,几乎可说颇为和蔼,答道:"待你死后化成怨灵,要威胁我们悉听尊便。只是你说要报仇索命却难以令人信服。你若是真有老大怨念的话,在你身首异处之后,能不能证明给我们看看?"

"那是当然。"死囚答道。

"甚好。"那武士掣出大刀,又道,"我马上便将你的首级斩下。就在你面前有块垫脚石。待你的头被斩下,试试去咬

住那块垫脚石。你的怨灵若是能助你办到,便信你可以威胁我们,大可找人寻仇······你可能咬住那块石头吗?"

"我能咬住石头!"死囚勃然大怒,狂吼道,"我能咬住它!我能咬住它!"

只见刀光一闪,刀风起处,听见一阵利刃切肉断骨的钝响。被反绑的尸身栽倒在米袋上,一腔鲜血从斩断的颈间断口喷出,一颗头颅落在沙地上打滚,骨碌碌朝垫脚石的方向滚去。不消片刻,这颗头颅便跳将起来,张口将石头上缘咬住,竭力狠咬片刻,终于气衰力竭,就此没了知觉。

庭院之中鸦雀无声,一众家臣一脸惊恐地望着主人。那武士神情漠然,只是将大刀伸向最近的家臣,那家臣赶紧用一柄木勺将水均匀地泼到刀身上,从刀把到刀尖仔细清洗一遍,然后取过几张软纸小心擦拭……至此行刑才告终结。

此后数月,家臣和仆人们都惶惶不可终日,只怕怨灵前来寻仇。他们谁都不知道那怨灵所说的复仇何时会来。日复一日,这些人过于恐慌,弄得幻听幻视。竹林里的风声,甚至花园里的树影摇曳,都会让他们担心害怕。最后,众人一同商议半天,决定请求主人做一场法事,平息那死囚怨灵的复仇怨气。

首席家老[17]受众人推举,去向主人请愿。那武士却从容道:"大可不必。垂死之人的复仇之心化为怨灵自是可畏,不

过这一次却不用怕。"

家老望着主人,一脸哀求神色,心中迟疑,不知该如何开口询问主人为何胸有成竹。

"哦,这原因其实简单。"那武士大名猜出了家老不曾出口的怀疑,"那厮的临终怨念着实凶险,彼时我灵机一动,故意挑衅,让他给我看他怨念的证据,其实是将他复仇的怨念向别处转移。他果然中计,临死时一心想要咬住那块踏脚石,于是他得偿所愿,狠咬住那块石头,却再也不能作祟。他一心咬住那块石头,其他的一切便都忘却了,自然不会再来家中寻仇。因此你们都无须再为此事担惊受怕了。"

那死囚的怨灵确实再也未生事端。家臣仆人明白个中道理 后,便再也不怕了。

### 镜与钟

八百年前,远江国<sup>[18]</sup>无间山有座寺院,寺里的僧人想要铸一口大钟,便央求女施主捐出旧铜镜,用来化铜铸钟,也可积些功德。

一直到今天,在一些日本寺院的庭院里,我们还会发现堆积如山的旧铜镜,正是为化铜铸钟或铸佛像而捐献的。在我走访过的寺庙里,九州博多的一座净土宗寺庙的庭院里堆积的旧铜镜数量是最多的,这些铜镜是为铸成一尊三丈三尺高的阿弥陀佛铜像而捐献的。

当时无间山上住着一位农夫,他那年轻的妻子将铜镜献给寺庙,用来化铜铸钟,可是后来她心生悔意,十分惋惜那面铜镜。她记起母亲曾对她说起的这面镜子的种种事迹;她想起这面镜子是从她外曾祖母那一代传到外祖母手中,然后再传给母亲的;她还想起自己对镜欢笑的时刻,回忆实在太多。

若是她能向庙里的僧人供奉一份香火钱,便能请求他们送还她家传承四代的铜镜。偏偏她手里的钱不够。每当她去寺庙之时,便会到庭院去。栏杆后的几百面铜镜堆积如山,她的镜子就在里面。那面镜子背面镂刻着精美的松竹梅浮雕,极易辨认。当年她母亲第一次让她看这镜子,还是婴儿的她见到这浮雕图案就眼前一亮。她暗自企盼有机会盗回那面镜子,好生隐藏,今后便一直视若珍宝,再也不会舍弃。机会却始终未来,她变得郁郁寡欢,仿佛舍了这面镜子,便是傻得丢弃了二十年阳寿一般。她想起一句老话,说的是镜子是女人的灵魂[19],她

总觉得这古话颇有道理,甚至还另有神秘含义。她虽满怀苦 楚,却不敢对任何人明言。

过了一段日子,为无间山大钟捐献的所有铜镜都被送去铸铜场,铸工化铜时,却发觉其中一面镜子无论如何都不会熔化。他们想尽一切办法将它熔化,却全无用处。众人心中都已雪亮,那个向寺庙捐献铜镜的女人一定后悔了,怀有私心的执念附着在镜子上,投入熔炉时这镜子便坚硬冰冷,无法熔化。

此事在无间山一带传开,变得尽人皆知。不久,人们便猜到那面无法熔化的铜镜主人是谁。那农夫的妻子也是可怜,隐秘之过现在人人皆知,弄得她又羞又恼。她实在难以承受羞辱,便留下遗书,投水自尽了。这遗书写道:

我死之后,铜镜自熔,铸钟再无难事。若是有人敲破此钟,我的魂魄便会赐他财宝,富贵荣华,享用不尽。

世人都相信一个人若心怀怨念而死,或是心怀怨念自尽,临终的最后心愿或是誓言,必有神鬼莫测之力。那自尽的农妇留下的镜子果然熔化了,大钟顺利造成,农妇留下的遗言却在人们心中扎了根。他们相信若有谁能敲破大钟,那农妇在天有灵,便会让此人享尽富贵。于是大钟在寺庙庭院刚刚悬起,人们就成群结队前来敲钟。每个人都使出浑身力气用钟椎〔20〕来撞,这口大钟的质地却是上佳,经过多少敲击冲撞,都只会发出钟声,铜身完好无损。不过敲钟的百姓一心梦想发财,可不容易气馁。日复一日,每个时辰人们都蜂拥进入寺院,疯狂敲

钟,僧人阻拦也无济于事。如此一来这钟声简直成了灾祸,僧人们再也不堪忍受,便将大钟从山上推下,滚入一片沼泽。那沼泽极深,硬是将大钟吞没了。这便是那铜钟的结局,只有这个古老传说流传了下来,人们将这口大钟称为"无间之钟"。 [21]

日本有不少自古相传的奇异信仰,相信某些精神活动会产生神奇效果,不好具体形容,就以动词"拟"<sup>[22]</sup>来指代。任何英文词汇都无法完整表达这个词的意思,因为这个词被用于多种拟态巫术,而且与许多宗教信仰活动有关。"拟"这个词的一般意思,如果查辞典的话,会发现to imitate<sup>[23]</sup>、to compare<sup>[24]</sup>和to liken<sup>[25]</sup>这样的解释,但其深层次意思是在想象中用一个物体或动作来代替另一个物体或动作,从而产生某种奇妙的结果。

例如,诸位想要修建一座佛寺,却没有足够的财力,不过若是诸位设想自己有足够财力的话,定会立即动工兴建一座佛寺,那么兴建佛寺的这份虔诚心意便已形成。诸位只要怀着同样的诚意,哪怕在佛像面前供奉一块石子,此举的功德就算无法与一座佛寺等同,也是相差无几。再者说,诸位无暇通读六千七百七十一卷佛经,却能将经文刻在转经简上,然后转动转经简。只要心怀通读六千七百七十一卷佛经的虔诚心愿,此举便可修得读遍全部经文一样的功德。这两个例子或许能让诸位明白"拟"在宗教意义上的含义。

至于这个词在巫术意义上的含义,却没有那么多的例子可用,所以无法完全解释清楚,不过还是能用以下的例子来解说一番。如果你做了一个小小的稻草人——海伦修女基于同一目的制作的是蜡人[26]——到丑时,用五寸以上的长钉钉在神社附近树林的某棵树上,将稻草人想象成某个你憎恶之人的化身,这个人就会在极度痛苦中死去。这个事例应当能解释"拟"在巫术意义上的含义。

或者让我们设想一个盗贼在夜间闯进你的房子,盗走了你的珍贵物品。如果我们在你家花园能发现盗贼的脚印,然后立即在每个脚印上焚烧一大捆艾草的话,盗贼的脚掌就会如烧伤般红肿,走到哪里都痛苦难忍,最后只有回到你家归还财物求饶,听候发落。这是另一种"拟"能表达的拟态巫术。

第三种巫术,就要用形形色色的无间之钟传说来说明了。

无间之钟被僧人推下山,滚入沼泽之后,人们当然无法再尝试破钟求财了。不过有些惋惜求财机会的人,对当初那面镜子主人的执念难以忘怀,便想象能用某种东西来替代那口大钟,达成镜子主人的心愿,求得富贵。这些人之中有一女子名唤梅枝,在日本传说故事中,她因与平氏出身的武士梶原景季[27]的恋情而闻名。

有一次梶原和梅枝一同外出旅行,后来梶原用尽了盘缠,陷入窘境。梅枝想起了无间大钟的传说,便取了一只铜钵,将钵盂想象成那口大钟,奋力敲打,同时大喊:"黄金三百两,黄金三百两!"直到将铜钵敲破为止。这对情侣投宿的客房隔

壁住着一位富商,听到动静,就来打探梅枝敲打铜钵和高声大喊的原因,得知二人苦于囊中羞涩,便真的赠给梅枝三百两黄金。后来好事者便谱了一首歌谣,传唱梅枝敲铜钵得金的故事,至今日本艺伎仍在传唱:

梅枝手持钵,

敲罢黄金多。

众人心中愿,

效法皆可得。

此事传开之后,无间之钟的名气更为响亮,许多人效法梅枝,希望能得到一笔飞来横财。在无间山附近的大手川河畔,住着一个破落农夫。此人游手好闲,放浪形骸,终于败光了家当。无计可施之下,他便在自家园子里用泥捏了个无间之钟的土模。他敲打土钟,口中念念有词,要求富贵。这土钟自然很容易被打破。

此时,就在农夫面前的地面上,突然有个白衣女子现身,一头长发飘飘,手中提着一个加盖的坛子。白衣女子说道:"你诚心破钟祈祷,应得福报。这坛子里便是你应得的酬答。来,拿去吧。"说罢,她将坛子送到农夫手中,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农夫大喜过望,兴冲冲地奔进屋子,将喜讯告知妻子。但 这坛子好沉,他将坛子放在妻子面前。两人一同将盖子打开, 见里面确实装了满满一坛子······ 就此打住! 我实在是不能告诉读者里面究竟装满了什么。

# 食尸鬼

从前,有一位禅僧,叫梦窗国师[28]。有一回,他孤身外出行脚,途经美浓国[29],在一片不见人烟的深山里迷了路。梦窗在山间无助徘徊许久,还是找不到人问路,天色渐晚,只得先设法找地方过夜,却也一无所获。就在他绝望之际,借着夕阳的余晖向一座山上一瞥,正好望见一间为遁世僧人居住所建的庵室[30]。那庵室看来极为破败,梦窗却已顾不得许多,急忙上山前去投奔,见里面住着一位老僧。梦窗对这老僧说尽好话,只求借宿一晚。这老僧不容分说便谢绝了,不过还是指引梦窗去邻近山谷里的一个小村落,那里自有人食宿款待。

梦窗谢过老僧,一路走了好久,终于找到那个村落。这村落甚小,只有十来户农舍。村民好心指引梦窗去村长家中投宿。梦窗来到村长家的宅院,却见正厅里已散坐了四五十人。村长倒不曾怠慢,好生款待,只是另行安排梦窗去一间小客房安顿,那里早已备好斋饭和寝具被褥。他精疲力竭,早早倒头就睡。临近午夜,隔壁正厅里的大声号哭将他从睡梦中惊醒。不多时,有人将门前的障子轻轻分开,一个年轻人提着一盏灯笼走进客房,恭恭敬敬施了一礼,说道:

"这位长老,此时叨扰,不胜惶恐,请恕在下失礼。昨日 我不过是家中长子,如今却已成一家之主。此刻在下悲痛万 分,有些话却不得不说。长老来到此间之时,看来十分疲惫, 我等实在不愿叨扰,便不曾告知,家父在几个时辰之前已经病 故。长老在邻间正厅见到的都是本村村民。他们在舍下齐聚一 堂,同为先考守灵。大家马上就要赶到三里外的邻村去。按照本村习俗,逢人去世之后的夜晚,一个人都不能留在村里。我们已留下供品,祭拜过逝者,然后便要离开,只在正厅留下尸体。停尸的屋里一直都有怪事发生,愚意以为,长老还是随我们同去邻村暂避为妙。我们在邻村能为长老找到上好的宿处。不过看长老乃有德高僧,或许不惧恶灵邪祟。若是长老不介意留下独自与先考的遗体为伴,便请在寒舍自便。只不过,在下定要如实告知长老,若不是得道高僧,任何人今夜都不敢留在这里。"

梦窗答道: "多谢施主一番好意,盛情款待,贫僧感激不尽。贫僧突然造访,多有叨扰。先前施主不曾告知令尊去世之事,自是一番好意。不过贫僧虽稍有疲惫,却不妨事,为逝者诵经超度乃分内之事。倘若施主早些告知,在诸位离开之前,便可做完法事。事已至此,诸位离村之后,贫僧再为令尊诵经超度便是。天亮之前,贫僧都会留在此间守候令尊的遗体。施主方才说独自留在此间危险,不知究竟是指何事,不过贫僧不会怕什么恶灵邪祟。施主尽管自便,不必为贫僧担忧。"

梦窗从容不迫,那年轻主人不由得面露喜色,连连施礼感谢。随后他去告知家人和在正厅聚集的本村村民,那位留宿的高僧欣然答应留在村里超度亡灵守夜。众人纷纷找到梦窗致谢。随后那主人道:"将长老一人留在此间,在下好生过意不去。不过按照本村的规矩,今日过了午夜,谁都不能留在这里,只好就此别过。我们不能相伴的这几个时辰,还请长老多

多保重。倘若今夜长老见到听到什么怪异之事,待我们明日回来之后,还请告知。"

不消片刻,所有人都离开了这座宅院,只留下梦窗一人。 梦窗便进入老村长遗体停放的那间灵堂。遗体前已摆好常见供品,一旁还点着一盏小佛灯。梦窗为死者诵经超度,随后便入 定坐禅。这禅僧入定几个时辰,纹丝不动,空无一人的孤村之中,再也听不见半点声息。

夜色愈加深沉,四周一片死寂。突然间,一团模模糊糊的巨大黑影悄无声息地潜入这间灵堂。梦窗顿觉全身脱力,不能动弹,也不能说话,不过灵台清净,视听却是无碍。他见那黑影似乎伸出一双大手举起尸体,然后大口吞吃起来,吃得竟比猫吃老鼠还快,也更为贪婪,先是一口将头吞下,然后将躯干四肢全都吃尽,头发、骨头乃至裹尸布都吃得干干净净。那怪物吃尽了死尸,便转头将供品也一并吃了。随后他一旋身便不见了,如同来时一样悄然无声,神秘莫测。

次日上午,村民们自邻村返回,来到村长的家宅,见梦窗早已在宅院门口等候多时。众人一一向他行礼。众人走进宅院,四下察看。说来也怪,众人眼看灵堂里的尸身和供品都消失无踪,却神色如常,丝毫不以为意。那年轻家主对梦窗说道:

"长老,夜间可是见到什么可憎之事?实不相瞒,我们都为长老担心。如今见到您毫发无伤,真是好生欢喜。若是可以,我们昨夜都愿意留下陪伴长老。不过正如在下昨天所说,村规难违,在有人死亡之后,我等必须离开家宅,只将尸体留下。迄今为止,无论何时有人不守这条村规,便有厄事接踵而来。只要遵守村规,我们回来就会发觉尸体和供品都不见踪影。或许长老昨夜已经知晓个中原委,还请告知。"

梦窗便将昨夜那可怖的巨大黑影进入灵堂吞食尸体和供品的经过,一五一十地讲述了一遍。众人听罢这一番话,依然神色自若,不以为怪。那年轻家主又道:"长老,您方才所说之事,我们都听说过,与村里自古相传的说法一模一样。"

梦窗却吃了一惊,问道: "贫僧来到贵村之前,曾在对面山上遇见一位老僧,难道他从未到村里为死者做过法事吗?"

"什么老僧?"那年轻家主大惑不解。

"昨夜正是那位老僧让贫僧来到贵村投宿的。"梦窗答道,"贫僧本想在那山上的庵室借宿一晚,那老僧不肯答应,却指点了到这村子来的路径。"

众人面面相觑,好生诧异,一时哑然。最后还是那年轻家主开了口:"长老,对面那座山上没有什么老僧,也没有庵室。我们这些村民在这里住了几代,都不知道有什么出家僧人定居啊。"

梦窗见众人虽热忱依旧,却难掩狐疑,猜到他们寻思自己曾在山间被妖怪所迷,便不再提那老僧之事。梦窗与村民们拜别之后,打听清楚道路,决定再去那山间庵室里看个究竟,弄清先前究竟是否被妖邪欺骗。

顺着来路,没费多少工夫,梦窗便找到那间庵室。这一回,那位老僧不待梦窗开口,便请他进去。梦窗刚走进去,这老僧便不住作揖,好生谦卑,高声道:"啊!好生惭愧!真是大大的惭愧!十分的惭愧!"

"住持何出此言,何愧之有?"梦窗道,"昨夜住持虽不曾让贫僧在此留宿,却指引我去那村庄投宿,村民热情款待。此番我是特地来道谢的。"

"老衲不能让任何人在此留宿。"老僧答道,"惭愧的也并非不让大师在此留宿。老衲惭愧的是大师法力深湛,福泽深厚,竟看出了我的原形。不错,昨夜在大师眼前吞食死尸和供品的正是老衲······大师,实不相瞒,老衲其实是个专吃人肉的食尸鬼。[31]还请大师慈悲为怀,容老衲将沦为食尸鬼的罪孽一一道来。"

"很久以前,老衲乃这片穷乡僻壤的僧人。此地山高林密,方圆十数里就只有我一个僧人。那时此地的山民死后,便会将尸体送到这庵室来,让老衲诵经超度。有些人为此不惜远道跋涉而来。只是对老衲而言,诵经超度不过是例行公事。老衲心中所思所想,都是做法事所获的衣食。老衲心中逐渐只存一己之私,一心借法事谋取私利,从山民那里榨取供奉的财

货。年长日久,这贪念根深蒂固,让我死后便转生成了食尸鬼。从此以后,这山区只要有人死去,我便只得在夜间现出原形去吞食尸骸,正如大师昨夜所见的那般······大师,老衲有一事相求,还请大师为我做一场施饿鬼的法事!请求大师祈祷相助,我便可早日摆脱这恶因秽果,重新投胎转生。"

老僧求恳己毕,便身形飘散,消失无踪,庵室也一并化为烟云。梦窗国师发觉自己正孤身一人跪在长草之间,一旁是看似埋葬某位僧人的孤坟,还有一座长满青苔的五轮古塔。[32]

### 獾精

在东京赤坂,有一条名叫纪国坂的上坡道。顾名思义,就是纪伊国的坡道[33]。至于这坡道因何得名,我真不知道。[34]坡道一侧有条古代留下的壕沟,又深又宽。壕沟两侧是长满青草的土堤,高高的土堤两旁已经建成了几座园地。坡道另一侧的公路直通一座府邸的围墙,围墙又长又高。以前还没有路灯和人力车,纪国坂一带在天黑后十分冷清。日落之后,晚归的行人宁可多绕几里路,也不愿登上纪国坂走近道。

为何众人都不愿在天黑后走纪国坂?一切都是因为传说中有只獾精在那里出没。[35]

最后一个见过獾精的,是住在京桥的一位老商人,大约在三十年前去世了。以下便是他所说的故事:

这一夜时候不早了,商人一路匆匆登上纪国坂,正巧看到一个女人独自蹲在壕沟边,哭得好生伤心。他怕那女子要投水寻短见,便停下脚步,想要尽力相助,哪怕安慰几句也好。看那女子体态苗条秀丽,衣着华贵,发髻打理得十分整齐,像是良家女子。商人走上前去,高声招呼:"喂,姑娘!姑娘啊,不要哭得这般伤心!你先告诉我出了什么事,若是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忙,我乐于相助。"他性情非常友善,这番话都是肺腑之言。

那女子却不理会商人,只顾继续垂泪哭泣,面容用一只长 袖掩了,不让他看。 "姑娘。"商人尽力柔声好言再度劝道,"还请你听我一句话!你这样的年轻淑女,深更半夜最好不要在此地久留!唉,你还是别哭了!只管告诉我可有什么办法能帮你!"那女子缓缓站起身来,却背对着他,以袖掩面,自顾呻吟啜泣。商人心中不忍,将手轻放在她肩上,又开解道:"姑娘……姑娘啊……姑娘!听我一句话吧,哪怕听上片刻也好!姑娘……姑娘啊!"那女子转过身来,落下衣袖,用手一抹脸。商人顿时看到她脸上光秃秃一片,没有眼睛,没有鼻子,也没有嘴巴,不由失声惊叫,转身就跑了。[36].

商人在纪国坂上没命般奔跑,只觉得眼前漆黑一片,好似一大片空洞。他在坡道上一路向上跑,都不敢回头看一眼。不知跑了多久,他看见前面隐约有一点萤火微光,光芒渐渐变亮,原来是一盏灯笼,便一路奔了过去。灯笼就放在路边,原来有个摊主在卖荞麦面。<sup>[37]</sup>鉴于方才的一番经历,商人乍见光亮和活人真是喜不自禁。他一口气跑到摊主脚边,俯下身子大口喘气,又叫道:"啊!啊……啊——"

- "干什么!干什么!"荞麦面摊主粗声道,颇不耐烦,"你这是怎么了?有人要伤你吗?"
- "没·····没有人要伤我,"商人气息稍缓,说道,"只是·····啊!啊!"
  - "只是吓到你了?"摊主冷冷地问道,"是强盗吗?"

"不是强盗······不是强盗。"惊魂未定的商人仍在不住地喘气, "我······我在那壕沟边见到一个女人······她让我看见······啊!我真不能说她让我看到什么!"

"呵呵!她可是让你看到了这般模样?"那荞麦面摊主冷笑之间,在自己脸上一抹——这张脸变得如同鸡蛋一样滑溜……灯光也就此熄灭……

## 辘轳首

大约五百年前,九州的大名菊池氏有一位家臣,名叫矶贝平太左卫门武连。矶贝家世代都是侍奉菊池氏的武士,武连继承了历代尚武先祖之风,武艺高强,膂力过人。在他少年之时,剑道、射术和使枪的本事便胜过诸位授业教师,更兼胆大心细,智勇双全,乃不可多得的将才。之后,武连在"永享之乱" [38] 中立下赫赫战功,成为菊池家的名将。谁知菊池氏盛极而衰,一夜之间,矶贝武连成了无主浪人。 [39] 以武连的威名和才干,即便菊池氏宗家容不下他,在别的大名家出仕也并非难事,不过他并非贪图名利之人,且一心忠于不幸战死的旧主,宁可了却尘缘,也不愿再侍奉其他主公。于是他剃度出家,做了游方僧人,四海为家,法号回龙。

然而,在僧袍之下,回龙的内心深处,仍藏着一颗武士的赤诚之心。他昔日能在刀山剑林之中谈笑自若,今日也能不惧险阻。一年四季,无论严寒酷暑,回龙都不会停下弘扬佛法的脚步。哪怕是别的僧人不敢踏足的穷山恶水,他也无所畏惧。其时应仁<sup>[40]</sup>乱起,天下扰攘,法禁松弛,即使身为僧侣,孤身出行,在大道上都难保平安无事。

回龙首次远行,来到甲斐国。<sup>[41]</sup>这一日暮间,回龙在甲斐 群山之间独行,察觉自己来到一片荒无人烟的深山之中,离最 近的村庄只怕都有数里。天色已晚,他只得以星空为被,以道 旁的草地为褥,在野外过上一夜。回龙躺在地上,打算枕草而 眠。他一向耐得劳苦,野外露宿也算不得什么,若是寻不到更 好的物事,哪怕一方秃岩于他而言都是一张好床,一段松根也是一枚佳枕。那久经历练的身躯强壮如铁,雨雪风霜都不在话下。

回龙躺下不过片刻,便有人沿着道路走来。那人手提利斧,背着好大一捆柴火,看来是个采樵人。这樵夫来到回龙身旁,默默打量他片刻,还是难掩惊奇,说道:"这位大师当真是奇人,竟敢独自躺在这荒郊野外!这一带有妖怪,好多妖怪。您就不怕那些凶狠的妖怪吗?"

回龙欣然答道:"这位朋友,我不过是个云游四方的僧人,居无定所的云水旅客。您说的那些凶狠妖怪,若是指狐妖獾精,或是此类兽妖,我自是丝毫不惧。至于荒郊野外,我时常在外修行,倒是乐在其中。风餐露宿于我本属寻常,我一心礼佛,早已不在意生死,又有什么可怕的?"

"这位大师,您真是胆识过人。"樵夫感慨道,"敢躺在这里真不是一般的胆大!此地素有凶险之名,十分险恶。有句古话说得好: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您听我这采樵人一句话,睡在这里实在太过凶险。寒舍离此不远,虽说只是一间简陋茅屋,却也可以栖身,还请大师随我回家吧。虽说我家没有什么像样的斋饭供大师享用,好歹还有屋顶遮头,能让您安睡一晚。"

樵夫说得诚恳。回龙见此人亲切和蔼,盛情相邀,自无不允。樵夫头前带路,领他走过一条狭窄小道,从大路穿过山林。这小道好生崎岖险峻,不时要绕过悬崖峭壁,有时还要跨

过蛛网般的滑溜树根,还要在崚嶒山岩之间取道。赶了小半个时辰的山路,回龙随樵夫来到一座山顶的空地,空中已有一轮明月朗照。不远处便是一间茅屋,窗内灯影婆娑。樵夫带他先去屋后的一座草棚,里面有竹管从附近小溪引水。两人就在棚中将脚洗净。棚外有个菜园,远处是杉树林和竹林,苍翠欲滴,林间有道瀑布从高处倾泻而下,月色之下波光粼粼,仿佛一匹洁白的长绫在空中摇曳。

回龙随樵夫走进屋子。这茅屋果真狭小,只有一个火塘 [42]。男女四人正围坐在火塘周围烤火取暖,见有僧人到家,纷纷躬身施礼,十分恭敬。回龙好生奇怪,看这几个人十分贫寒,住得如此偏僻,礼数却怎会这般周全。他暗忖道:"这些人出身应当不错,定是经过熟悉礼节之人的教导。"回龙听那四人都称樵夫为主人,便对他说道:"看您谈吐不俗,家人礼数也十分周全,想必不是寻常樵夫,难道曾是富贵之人?"

樵夫微笑答道: "大师说得不错。如您所见,在下如今只能靠采樵度日,不过也曾略有薄名。说来话长,我落到这步田地,也是自作自受。昔日我曾侍奉过一位大名,俸禄着实不低。偏偏我一向贪杯好色,行为乖张,坏了法度。我铸成大错,弄得家破人亡,还连累许多人丢了性命。也是报应不爽,我一路流亡,来到这山间做了樵夫。如今我诚心悔过,时常祈求佛祖能让我弥补犯下的罪孽,重振家名。可惜我罪孽深重,如今年纪渐长,这番心愿看来是无法达成了。不过我已真心悔悟,尽我所能去扶助孤弱,希望能洗清这一身业障。"

回龙听罢樵夫一席话,大感欣慰,便对他说道:"朋友, 人人都难免年少轻狂,只要幡然悔悟,日后定有福报。佛经有 云:恶行昭彰之辈,但凡诚心改过,定会大力行善。贫僧相信 你心地良善,但愿福报能早日来临。今夜我便为你诵经礼佛, 祈求我佛慈悲,让你能早日消除昔日业障。"

说罢,回龙见天色已晚,便向樵夫道过晚安。那樵夫带他进了一间小厢房,里面已备好一张卧榻。随后樵夫一家都先行入睡,回龙却在一盏纸灯之下独自诵经。直到深夜,他诵经祈福方毕。随后他打开卧房中的一扇小窗,在就寝之前再看一眼这里的景色。夜空晴朗无云,没有一丝风,月色皎洁,在地上勾勒出树荫的清晰黑影,园中的露珠倒映月华,闪闪发光。蟋蟀和铃虫[43]不住鸣叫,好似奏乐,夜色越发幽深,附近的瀑布流水声也越发清晰。

耳听流水潺潺,回龙不禁有些口渴,记起屋后有竹槽引水,便想自行去取一杯来饮,也不用打搅睡熟的主人一家。他轻轻推开分隔厢房和正屋的障子,借着昏暗灯光,一眼看见,躺卧的那五人居然都没了头颅!

回龙乍见这等骇人光景,愕然而立,暗想可是有歹人行凶?他到底曾久经沙场,下一瞬间便发觉有异,这室内竟不见血迹,那五具无头躯干的断颈处看来也不像被人斩过。

回龙暗忖:"这定是妖精制造的幻象,不然我便是被诱入辘轳首<sup>[44]</sup>的巢穴了······古书《搜神记》<sup>[45]</sup>写着,若是见到辘轳首的无头躯干,可将其移至他处,其头便不能再度自行安到

颈上。书中还说,待头回来,见躯干已被移走,就会像球一样落地三下,惊恐喘气,少顷便气绝身亡。倘若这些人真是辘轳首,对我便不怀好意······那么我按照《搜神记》记载的方法去做便无不可。"

回龙一把抓住这家主人,也就是那樵夫的脚,拖到窗口,推了出去。然后他走到后门,见上了门闩,便猜到那五颗头颅应当是从屋顶敞开的烟囱里飞出去了。他悄声取下门闩,走向菜园,小心翼翼地来到菜园外的小树林里。他听见林子里有人说话,便循声而去,悄悄在树荫下摸索,最后找到一个极佳的藏身之处。回龙就藏在一棵树干后面,能看到那五个辘轳首的头颅在飞舞盘旋,有说有笑,时而在地上和树上找到虫子,便一口吞了。不多时,那樵夫的头颅停止咀嚼虫类,开口说道:

"唉,今晚来的那个行脚僧真是膘肥体壮!若是我们将他吃掉,肚子便彻底填饱了······怪我说了那一番蠢话,倒让他为我的灵魂去诵经祈福!在他诵经之时,却不好近身,只要他还在祈祷,便触碰不得。不过现在已是凌晨,他或许已经睡了······你们有谁回去看看这厮现在在做什么。"

一颗年轻女子的头颅立即飞上半空,如同蝙蝠一般振耳轻轻飞向茅屋。片刻工夫,这颗头颅便回来了,一脸惊诧,气急败坏道:"那行脚僧不在屋里,他跑了!这还不是大事。那臭和尚将主人的身体给拖走了,不知藏到哪里去了!"

听罢这一番话,那樵夫的头颅立即现出一副狰狞神色,在 月光下清晰可见,好生可怕。但见他怒目圆睁,须发倒竖,牙 关咬得咯咯作响。随后他双唇之间迸出一声哀号,怒目之中涌 出热泪,咆哮道:

"我的身躯已被移动,身首便不能再复合了!那么我便必死无疑······都是那臭和尚捣的鬼!在我死前,定要捉住那臭和尚,将他碎尸万段!我要将他生吞了······他·····他就在那里,在那棵树后面!就藏在那棵树后面!你们看!这肥胖鼠辈!"

话音未落,樵夫的头颅便向回龙扑来,另外四颗头颅紧随而上。回龙身强体壮,岂会轻易就范,当即倒拔起身旁的一株小树,以树为棒,舞得虎虎生风,护住周身上下。那五颗头颅无论怎样腾挪翻飞,都被他迭出狠招,大力击飞。四颗头颅吃了好一顿打,见他如此神勇,不由胆怯,纷纷落荒而逃。唯独樵夫的头颅,虽说也被打得皮开肉绽,却是一心要拖回龙共赴黄泉,一直在拼命缠斗,最后他终于一口咬住僧袍的左袖。回龙眼明手快,左手一把抓住头颅的发髻,右拳狠命不停地击打。樵夫的头颅死死咬住衣袖,绝不松口,但终究吃不住连环重击,更何况大限已到,终于呜呼哀哉,不再缠斗。这颗头颅死了,牙齿却仍死死咬住僧袍左袖。任凭回龙力气再大,也掰不开这颗头颅的牙关。

没奈何,回龙只得任这颗头颅挂在袖上,回到那座茅屋。他一进屋,便见另外四颗辘轳首鼻青脸肿,满头血污,却已与身躯合体,恢复人形,蹲坐一处,瑟瑟发抖。他们见回龙从后门进屋,顿时失声尖叫:"是那和尚!那和尚!"吓得屁滚尿流,一溜烟儿奔出前门,逃进树林去了。

东方已经发白,天就要亮了。回龙知道妖精只有在黑夜才有妖力可恃。他看看紧咬左袖的那颗头颅,脸上满是鲜血、唾液和泥土,血肉模糊,极为可怖。回龙却是不世出的豪杰,放声大笑,暗忖:"这妖精的头颅,便全当此地的土产了!"于是将自己的行李收拾妥当,悠然下山,继续云游。

回龙一路云游,来到信浓国<sup>[46]</sup>的诹访。他昂首阔步,在诹访町的大街上行走,一颗头颅却悬在左肘袖间晃荡。妇人见之晕厥,孩童失声惊叫逃走。这等骇人场面引发人群大骚动,自然惊动了町里的捕快。一众捕快不由分说,先将回龙擒住,送进大牢。捕快们以为定是回龙在行凶杀人之时,惨死之人在断头瞬间反用牙齿死死咬住他的衣袖。捕快盘问之时,回龙只是笑而不答。他在牢里过了一夜,便被送去町奉行所<sup>[47]</sup>受审。

"你身为僧人,竟犯下杀人重罪,还胆敢将人头挂在衣袖上,光天化日之下招摇过市,真是无耻之尤。还不快将你的罪行从实招来!"一位町奉行厉声怒喝道。

回龙放声大笑多时,这才说道: "列位大人,贫僧并未将这颗人头挂在袖上,是他自己咬上去的,倒让贫僧好生烦恼。贫僧并未犯罪。这并非一颗凡人的首级,而是一颗妖精的头颅。况且贫僧打死妖精,非为嗜血好杀,而纯属防身自卫。"随后他便讲述了在甲斐山间的一番奇遇,待说到遇上五个辘轳首时,再度由衷大笑不止。

几位奉行却没有笑。他们据常理断定这僧人是个穷凶极恶的罪犯,编的这套故事乃存心戏弄他们。他们商定不用再多问,打算立即将这凶徒处决。几位奉行各抒己见,只有一位年迈的老奉行在审问之时不置一词,待听过众位同僚的意见,他才站起身来,说道:

"列位少安毋躁,还是先仔细检验一下那颗人头再判决不迟。若是这僧人所言不虚,这人头上自然能看出端倪,证明他的清白·····那僧人,将人头送上来!"

回龙将僧袍脱下,差役将那颗死不松口的人头和僧袍送到几位奉行面前。老奉行手擎人头,翻来覆去,仔细查验,见脖颈上有一些奇怪红痕。他提醒同僚留意此节,还向众人指出,脖颈边缘没有任何被利器砍切的痕迹,却像树叶从茎干脱落一般平滑·······老奉行这才发话道:

"这僧人果然所言不虚。老夫已经明白,这是妖精辘轳首的人头。古书《南方异物志》 [48] 写道:飞头蛮,项有赤痕。这颗人头上就有红痕,虽好似文字,却并非人为涂写。此外,众所周知,甲斐国山间自古便有辘轳首之类的妖精出没……只不过,这位大师——"他转向回龙,扬声道,"你刚勇豪迈,真不是一般的僧人。世上的僧人少有如你这般胆大心壮的。你虽是僧人打扮,气度却更像武人。老夫冒昧地请问一句,大师可是武门出身?"

"大人好眼力。"回龙应道,十分爽朗, "贫僧出家之前,长年兵器不离身。无论对手是人是魔,我从未惧怕。我曾

是九州菊池氏的家臣,俗名唤作矶贝平太左卫门武连。诸位之中或许有人听闻过我旧日的一点薄名。"

听到回龙报上旧日俗名,大堂之上便响起一片低声赞叹。 在场的多位奉行和其他武士都听过矶贝武连昔日的勇名。回龙顿时从受审的犯人变成自远方而来的朋友。众位奉行纷纷上前施礼问候,表达钦佩之情。他们兴高采烈,护送回龙前往诹访大名的宅邸。诹访家的现任家主闻报大喜,好生设宴款待,临别之时还赠了一份厚礼。回龙以僧人之身,在这浮世之中享受众人善待,也不失分寸,离开诹访之时,倒也颇为高兴。至于那颗人头,自然继续附在僧袍之上,他逢人便笑称这是从甲斐山间带回的土产。

接下来便只要交代那颗辘轳首的结局了。

回龙离开诹访一两日后,在一处荒僻之地遇上一个盗贼拦路抢劫。那盗贼见他是个游方僧人,料定没什么油水,便要取他的僧袍。回龙当即脱下僧袍,交给盗贼。盗贼这才看到左袖上居然挂着一颗人头。这盗贼固然凶悍,却还是吃惊不小,赶紧丢下僧袍,跳将起来,大呼道:

"你……你到底是什么和尚啊?看来你比我更凶恶!我确实杀过不少人,却从未将人头挂在袖子上到处招摇……罢了,这位和尚大王,看来我们是一条道上的,我对您真是好生钦佩!这颗人头我会用得着,可以用来吓人。这件僧袍卖吗?我就用这身袍子和您换,再加五两金子买这颗人头。"

回龙答道: "若是你一心想要这颗人头,便舍给你也无妨,不过我要提醒你,这其实并非一颗人的头颅,而是一颗妖精的头颅。若是你买了去,惹上任何祸事,休要怪贫僧没有对你讲明啊。"

"你这和尚大王倒真有意思!"盗贼根本不信,大呼道,"杀了人,还能这般说笑!不过我也是真心诚意要这颗人头的。我的袍子给你,这里是五两金子,现在这僧袍和人头都是我的了……真不知开这玩笑却图什么?"

"拿去吧。"回龙道, "我没有说笑。要说有什么可笑, 只是因为你蠢到为一颗妖精的脑袋出这么一个好价钱。"回龙 放声大笑而去,继续赶路。

盗贼得了人头和僧袍,好生得意,有段日子就假扮"妖僧"在路上打劫,倒也无往而不利。只是,他路过诹访一带,听说了那辘轳首的故事,才明白回龙不曾诓他,不由害怕这辘轳首的鬼魂来寻他晦气。于是他打定主意将这颗人头送回原地,将辘轳首的人头和身躯一并安葬。

盗贼一路来到甲斐深山中的那座偏僻小屋,那里却已空无一人,那身躯也没能找到。于是他便在屋后的树林中将辘轳首的人头埋葬了。为了超度辘轳首的灵魂,他还念诵了一遍《施饿鬼食咒》。

据对我讲述这个故事的日本人说,那辘轳首的墓碑,至今都在甲斐的深山中竖立。

## 死者的秘密

很久以前,在丹波国<sup>[49]</sup>住着一位富商,名叫稻村屋源介。 他有个女儿叫阿园。这少女聪明伶俐,源介觉得让她在乡间跟 着私塾先生学习实在可惜,便托几个可靠的帮工将她送去京 都,好让她跟随名门淑女学习礼仪。阿园学成之后,被婚配给 家中的一位世交,名叫长良屋的商人。夫妇二人情投意合,生 了一个儿子。只是好景不长,阿园在婚后第四年一病不起,不 久就撒手西去。

阿园下葬的夜晚,她的小儿子说妈妈回来了,就在楼上的房间里。妈妈还对着他微笑,却没有说话,于是他害怕,便跑下楼来。随后家里人到楼上阿园生前居住的房间去看,顿时目瞪口呆。原来借着房里神龛前的微弱灯光,确实能看到死去阿园的身影。她仿佛就站在衣柜前,柜子的抽屉里还放着她的首饰和衣物。人影的头部和肩部清晰可见,不过腰部以下的影像便模模糊糊,几不可见。这身影像是阿园不完全的倒影,如水影一般。

一家人害怕起来,赶紧走出房门。众人到楼下商议,阿园的婆婆说道:"女人都偏爱自己的随身小物件,阿园十分喜爱那些首饰和衣物,或许就是回来看看这些东西。听说若不将这些物事送去本地的寺庙,死人的鬼魂还是会回来的。我们要是将阿园的袍带首饰都送去寺院,她的灵魂或许便会安息了。"

众人都颔首赞同,觉得此事应当尽快办妥。第二天上午,阿园衣柜的抽屉都被掏空了,阿园的所有衣物首饰都被送进寺庙了。可是她的鬼魂次日晚上又来了,仍像前一夜那样望着衣柜。从此她夜复一夜地回到这间卧室,每夜必到,长良屋一家惊恐不已。

阿园的婆婆只得去了寺院,将事情一五一十地告知住持,寻求让鬼魂安息的办法。这座寺院乃禅宗寺院,住持是一位得道老僧,法号大玄。这大玄和尚说道:"定是有什么物事让她焦虑不安,应当就在那衣柜之内,或是附近。"

老妇人答道:"可是我们一家将所有抽屉都收拾干净了, 里面什么都没有了。"

大玄道: "好吧,今夜老衲会去一趟贵宅,就在那间卧房 里好生观察,见机行事。还请您吩咐下去,在老衲观察之时, 除非经我召唤,任何人不得入内。"

日落之后,大玄赶去长良屋家,见那间卧房已一切就绪。 他便独自留在房中诵经,直到子时,一切风平浪静。阿园的身 影突然之间在衣柜前现形。她一脸渴望神色,直勾勾盯着那柜 子。

大玄照例念过经文,随后呼过阿园的戒名,说道:"老衲来到此地是为相助于你。或许这衣柜之内,有什么物事让你为之焦虑。可须老衲为你找出来?"那魅影似乎微微一颔首,以示答允。大玄站起身来,打开第一格抽屉。里面是空的。他相

继打开第二格、第三格和第四格抽屉, 仔仔细细在抽屉上下搜寻, 柜子里都仔细翻过, 还是一无所获。阿园的魅影却依然满怀渴望, 凝视衣柜。

大玄暗忖: "她到底想要什么呢?"此时他脑海中突然灵光一闪,难道抽屉里铺的衬纸下面藏着什么玄机。他揭开第一格抽屉的衬纸,什么都没有!又掀去第二格和第三格抽屉里的衬纸,还是空空如也。不过大玄在最底下一格抽屉的衬纸下面,总算找到了一件物事。原来是一封信。

他问道: "这便是你一心为之烦扰的物事吗?"

阿园的魅影转向大玄, 迷离的目光却在注视那封信。

大玄问道: "我为你将这书信焚化如何?"

阿园立即躬身施礼。

大玄郑重承诺道:"明日一早,这封信就会在寺内焚毁,除老衲之外,没有任何人会看到。"魅影微微一笑,就此消失无踪。

大玄走下楼梯,天已亮了。长良屋一家都在楼下等候,人 人一脸忧色。大玄说道:"诸位勿忧,她不会再来了。"从此 阿园的魅影果然没有再度出现。

那封信也被烧成灰烬。原来那是阿园在京都求学之时,收到的一封情书。除了大玄和尚,没有人知道此事,在他圆寂之

后,这个秘密也随着他一同在世间消失了。

## 雪女

从前,在武藏国<sup>[50]</sup>的一个村庄里,住着两名樵夫,分别叫茂作和巳之吉。茂作上了年纪,他的徒弟巳之吉还是个十八岁的少年。两人每日都结伴去村外五里远的一片森林采樵,半路上有一条宽阔的河流,河边有一只渡船供人渡河。渡口一带曾数度建过桥梁,只是每次都被洪水冲垮了。河水暴涨之时,寻常桥梁根本抵挡不住洪流的冲击。

在一个十分寒冷的冬夜,茂作和巳之吉采樵回家的路上遇上了一场大暴雪。两人来到渡口,那摆渡的船夫却早已不见踪影,渡船孤零零地停靠在彼岸。天气寒冷,不能游水过河,两个樵夫便找到渡口船夫的小木屋,钻进去避寒,暗自庆幸大雪天还能找到容身之所。屋里没有火盆,也没有能生火取暖的火塘。小屋只有两张榻榻米大小[51],开着一扇门,却没有窗户。茂作和巳之吉将门关严,连身上的蓑衣也不解,便躺下歇息。起初他们并不觉得很冷,以为暴雪不久便会过去。

茂作年老,刚躺下便已入睡,不过少年已之吉却一直干躺着睡不着。耳听狂风呼啸,飞雪打在门上噼啪作响,他实在难以入眠。外面河水汹涌,小屋在风雪中摇摇晃晃,如同海上的一叶孤舟。这场暴雪好生骇人,天气每时每刻都在变得更冷,裹着蓑衣的已之吉还是冻得瑟瑟发抖。不过这严寒将他折腾得筋疲力尽,已之吉最终还是沉沉睡去。

不知睡了多久,已之吉突然惊醒,发现有雪打到他脸上。原来小屋的门已被大风吹开,在雪光照射下,屋子里已多了一个一身白衣的女子。她向睡着的茂作俯下身子,对着他吹了一口气,那口气在空中恍如一道明亮白烟。她随即转向已之吉,弯下腰看着他。已之吉想要喊叫,嗓子里却半点声音也发不出。白衣女子的一张脸越发逼近,一张俏脸几乎碰到他了。已之吉见这女子的相貌竟是极美,只是那双眼睛真让他胆战心惊。这女子凝望他片刻,竟露出微笑,低声道: "我本想对你也吹一口寒气,就像对那老人一样。偏偏我对你心生怜惜,难以抑制,你实在太年少了……已之吉,你真是个美少年。我现在不会害你。只不过呢,若让我知道你将今夜的事情告诉任何人,哪怕你的母亲,我便会将你杀掉……记住我说的话!"

女子将话说完,转过身去,走向门外。随后已之吉发觉自己能动了,他站起身来,向外望去。那女子却不见了,只有雪从门口向小屋里猛吹。已之吉将门关上,用几根柴棒将门顶住。他心中疑惑是否真是大风将门吹开的,暗忖可能只是做了一个梦,可能将门口的雪光误认作一个白衣女子的身影,心下不能肯定。已之吉呼唤茂作,老人却没有应答,这令他十分害怕。他在黑暗中伸出了手,去摸茂作的脸,发觉一片冰凉!茂作全身僵硬,已经死了……

天一亮,暴雪就停了。日出不多时,船夫便回到渡口,走进小屋,见到巳之吉躺在茂作冻僵的尸体一旁,昏迷不醒。船夫赶紧施救,巳之吉不久便苏醒过来,只是他冻了一夜,大病了一场。茂作死于非命,让他好生害怕,但见到白衣女子之

事,他还是只字未提。已之吉康复之后,便照样去采樵,每日一早独自去那片森林,日落时带回整捆柴火,母亲会帮他卖掉。

次年冬天的一个傍晚,已之吉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一个同路的少女。这女子身材颀长,相貌甚美。已之吉与她搭讪,这女子答话的声音极为悦耳,就像黄鹂歌唱一般。两人便结伴而行,攀谈起来。这女子说她名叫小雪,最近父母双亡,正要赶去江户投奔亲戚。江户的穷亲戚或许会帮她在富户家找个婢女的差事过活。言谈之间,已之吉很快便被这陌生女子迷住了,越看越是觉得她明艳不可方物。他小心翼翼问小雪是否婚配,或是已经定亲。小雪爽朗笑道,自己还是孤身一人。少顷小雪问起已之吉是否已成亲,或是打算婚娶。已之吉答道,家中有寡母要奉养,他年纪尚轻,还不曾想过迎娶娇妻……

两人互诉衷肠之后,走了好长一段路,再也不曾说过一字半句,不过有句俗话说得好:"心有所愿之时,双眼便如口一般能说话。"二人来到巳之吉居住的村庄,已是彼此倾心。巳之吉请小雪到家中歇息片刻。小雪固然有些害羞,迟疑片刻,还是随他回家了。巳之吉的母亲见儿子带回这么一个如花似玉的佳人,十分欢迎,当即为小雪准备好一顿热饭。小雪言谈举止温顺优雅,巳之吉的母亲甚是喜爱,劝她在家中住些时日再去江户。小雪便答应留下,日子一久,自然而然便再也不提去江户之事。她在这里长住下去,成了巳之吉的娇妻爱侣。

小雪是一位孝顺儿媳。五年之后, 巳之吉的母亲病逝, 临 终遗言都是对儿媳的感激和赞赏。小雪先后为巳之吉生下十个 儿女, 孩子们相貌都十分俊美, 尤其是皮肤, 个个细腻洁白。

同村的左邻右舍也都夸赞小雪的美貌和人品,都说她天生便与乡间田舍人不同。大多数农妇生儿育女之后便显出早衰迹象,小雪生养了十个儿女,样貌却依然青春年少,从她初次到这个村子以来,岁月仿佛不曾在她身上留下任何痕迹。

这一夜,孩子们都睡熟之后,小雪在纸灯下缝补衣物。巳 之吉望着妻子的灯下倩影,悠然道:"看你在做针线活儿,灯 光打在脸上的模样,让我想起十八岁那年发生的一件奇事。当 年我曾见过一个女子,就像你现在这般美丽白皙……其实,她 真的非常像你。"

小雪自顾低头缝补,口中应道: "你便对我说吧······是在何处见过她的?"

巴之吉便将当年在渡口船夫小屋的那晚可怕经历都对妻子说了。他躺在地上,那白衣女子俯下身子,对他微笑之后低声告诫,一旁的老樵夫茂作却在睡梦中丢了性命。然后他又说道:

"那时我半梦半醒,却只有这一次见过有人与你一样美丽。当然,她不是人类,我怕她,非常怕她……她真的好白! 老实说,我一直不能肯定当初究竟是在做梦,还是真看到那传说中的雪女……" 小雪猛然丢下手中的针线衣物,站起身来,俯身逼近坐在 一旁的巳之吉,声音凄厉,像要刺入丈夫的脸面一般。

"那是我……是我……就是我!雪女就是小雪!我曾对你说过,此事你一旦提起一字半句,我就会杀了你……若不是为了熟睡的那些儿女,此刻我便将你杀了!从今往后,你定要好生善待这些孩子,悉心照料他们。只要他们埋怨你待他们不好,我定会让你为今日背信弃义得到应有的惩罚!"

雪女声色俱厉,声音却变得越发微弱,如同随风飘荡。随后小雪便化作一团明亮的白雾,沿着房梁颤了几颤,从烟筒里飘了出去······

从此以后, 雪女再也没有露面。

## 青柳的故事

文明年间(1469—1486),能登国守护[52] 畠山义统手下有一位青年武士,名叫友忠。友忠是越前国[53] 人,不过幼年就到畠山家的官邸奉公,位列小姓[54],就在主公监督之下勤修文才武艺。成年之后,他文武双全,深受主公义统宠爱。友忠性情和蔼,待人接物周到,相貌十分英俊,深受同侪敬爱。

到二十上下的年纪,义统以友忠为密使,去见京都的大大名细川政元。政元与义统是亲谊。友忠奉命取道越前上洛<sup>[55]</sup>,便请求顺道去看望孀居的母亲,获得准许。

友忠启程之时,正是最严寒的季节,虽然骑着一匹骏马,还是只得缓缓而行。他策马路过的是一条山路,山间人烟稀少,寥寥几座村落相距甚远。就在他出行的次日,骑马赶路几个时辰之后,已颇为疲惫,却愕然察觉要到深夜才能赶到驻马的驿站。看天色暴雪将至,寒风凛冽,马儿也已筋疲力尽,一时好生烦恼。正在为难之际,友忠却意外瞅见附近山顶上有几株柳树,树荫下有座茅屋。他催促疲惫的坐骑上山,一路辗转来到那座屋前。为抵挡风雪,主人家早已将防风大门闭合。友忠顾不得礼数,使劲叩门。一个老妇将门打开,见外面是个俊朗的陌生人,心生怜惜,大声道:"唉,大雪天一个年少君子孤身外出,真是可怜!这位公子,请进来吧。"

友忠滚鞍下马,将马先牵进屋后的马厩里安顿,再走进小屋见礼,见屋内还有一老翁和一个少女在劈竹生火。主人家礼

数周全,请他一同在火塘边取暖。随后那对老夫妇动手为这路客温些米酒,准备饭食。入席之后,主人家又问起友忠出行沿途的情形。那少女却自去一道障子后忙活。友忠一瞥之间,心中一动,这少女极为美貌,虽说衣着寒酸、长发蓬乱,却也难掩丽质天生,不由暗自好奇:这等俊俏佳人,却为何在这荒僻凄凉之所居住?

老翁对友忠说道:"这位公子,离下一个村子路途遥远,外面雪大,寒风刺骨,道路也十分难走。今晚公子要是继续赶路,只怕会有危险。寒舍简陋,也没什么像样的东西招待,真是委屈您了,不过今夜您还是在寒舍将就一晚的好。哦,我们会好生照顾您的坐骑的。"

老翁诚意相邀,友忠自然答应,暗自庆幸有此机会能多些时候与那美貌少女相处。少顷,主人家摆上饭食,虽说都是粗茶淡饭,却也经过精心烹制。那少女从障子后面出来,侍奉酒水。她换了一身干净素朴的粗布袍子,蓬松长发已梳理整齐。少女俯身斟酒之时,友忠心醉神迷,她的美貌着实前所未见,无与伦比,一举一动都天然优雅,令人心动。

一旁那对老夫妇却开口说道: "公子,小女青柳在这山间长大,不曾见过世面,自然不懂什么待人接物之道。还请公子原谅小女粗鄙无知。"

友忠赶紧摇头道: "不,不,有这等佳人在侧,是晚生之福。"他望着青柳,难掩倾慕之情,看得佳人娇靥晕红,仍难将目光移开,连满桌酒食都无心品尝。

老妇道: "公子,您方才在寒风里冻了半晌,定是又冷又饿,虽说农家饭食粗陋,还请您勉为其难,吃上一些,喝上一点。"

友忠自然不愿辜负老夫妇一番心意,吃喝起来倒也津津有味,只是少女青柳脸红之后更是娇艳无比,让这少年武士的一颗心全放在伊人身上。他与青柳攀谈起来,伊人的谈吐和娇容一样甜美。这美貌少女或许是在山中长大,但看她言谈举止不俗,宛如名门闺秀,这户人家昔日一定颇为体面。友忠心中灵光一闪,即兴咏唱和歌一首,正好也一探少女的心意:

何处可寻芳?漫漫路遥长。

唯叹天不明, 奈何花未放。

少女青柳竟未有丝毫迟疑, 当即作了一首和歌相应:

黎明朝色亮,长袖映霞光。

留得君心在, 相思自难忘。

友忠听音察意,知道青柳已接受他的一片爱慕之心。青柳有大家风范,在唱和的和歌之中融入心意的才华几乎不足为奇,让友忠欣喜的是这首和歌传达的绵绵情意。他现在已断定,当今世上几乎再难遇到比眼前这山野少女更美丽、更机智的女子,自己也更难赢得胜过这少女的佳人芳心。在他心中似乎有个声音极力敦促:"一定要抓住这天赐良缘!"简而言之,他心动如此,再也不愿虚礼客套,当即郑重恳请老夫妇将

女儿许配给他。随后友忠便将自己的姓名出身,还有在能登畠山家的职司俸禄如实相告。

老夫妇对友忠连连作揖,诚惶诚恐,连声感激。那老翁踌躇半晌,终于答道:

"这位公子,您乃名门武士,身居高位,前程似锦。如此屈尊俯就,诚意求娶小女,我们一家的感激之情真是难以言表。只是小女出身寒门,不过是个粗鄙的乡野女子,不懂礼仪,高攀您这等尊贵武士为妻,实在是折煞人了。即便谈论这等事也是不妥……不过,既然公子对小女一番情意,也不计较她是个粗鄙的农家女子,举止粗鲁,我夫妇二人自是愿意让她侍奉左右,做个婢女。今后小女便随侍公子左右,听候差遣。"

次日天色未明,风雪便停了。日出之时,东方已不见云朵。即便青柳用长袖为心上人遮挡冬日的炫目晨光,他也不能久留了。不过他自然也不能与爱侣分离。一切准备停当,他郑重对青柳的双亲说道:

"承蒙关照,晚生无以为报。这里还有个不情之请,我诚心诚意娶令爱为妻,万望二老答允。我与青柳乃是前世宿缘,此刻与她分别,自是万般不舍。既然青柳愿意与我相伴,若是二老答应,我便带她同行。只要二老答应将她许配给我,我必

定待二老如生身父母一般······哦,二老盛情款待,这里有些小小心意,还请笑纳。"

友忠取出一锭黄金,放在二老面前。老翁连连作揖,还是 婉拒了这份谢礼,说道:

"公子宅心仁厚,好意老夫心领。我夫妇二人在这深山居住,自耕自食,平日也不用购买什么物事,即便真要置办些东西,也用不着这么大一锭黄金。公子此行路途遥远,冬天寒冷,金子还是留在身边能有些用处。至于小女之事,老夫已经说过,就此将她托付公子,并非为求回报。公子要带她同行,也不必再问我夫妇二人。小女已对我们表明心迹,只要公子不弃,她便甘心为婢为奴,侍奉左右。公子不惜纡尊降贵,收容小女,我们夫妇已是大喜过望,还请不用为我二人挂怀。家中贫寒,不能为小女置办得体衣物,有心准备嫁妆也是无力。我们都老了,迟早都要与小女分离,只希望她能有个好归宿。如今公子愿意让小女随侍左右,对我一家而言,已是莫大福分。"

友忠再三请老夫妇收下金锭也是无用,可见二老并非贪财之人。友忠敬佩二老,也看出他们确实满怀诚意将女儿托付,便决心带青柳同行。他扶青柳上马,满怀感激,与二老依依惜别,再三致谢。

"公子。"老翁还礼道,"该道谢的不是你,而是我们才对。我们相信以公子的人品,定会善待小女,我们从此也不用为她的归宿操心了。"

(从这里开始,日文原版故事的叙事出现了一段奇怪的空白,使得后段故事与前段相当不连贯。后段再也没有提及友忠的母亲、青柳的双亲、能登的大名畠山。显然作者写到这个阶段对这则故事心生厌倦,十分马虎地匆匆写到令人吃惊的结局。我在这里无法填补他的疏漏,也不能大幅修补这些结构性缺陷,不过必须大胆增补一些解释性的细节,没有这些细节的话,故事的其余部分就站不住脚了……看来友忠贸然带青柳上洛,因此惹上了麻烦,但是原文没有提到这对情侣后来住在何处。)

……当时一个武士未经主公允许,是不能结婚成家的,友忠在完成主命之前,更加不可能指望获准成婚。既然如此,他就会担心青柳的美貌可能会惹人觊觎,或许有人会设法将她夺走。于是在京都逗留之时,友忠想方设法避开那些猎奇的目光。谁知一日管领[56]细川政元的一名亲随看到青柳,察觉她与友忠是恋人,便将此事禀告政元。于是年少风流、喜爱美貌女子的政元,下令将青柳带到细川家的大宅。青柳无从推辞,便立即被细川的亲随带走了。

友忠伤心不已,难以言表,却明白自己无能为力。他不过是边远大名派来的一个卑微使者,眼下自己的性命都在高高在上的管领细川政元掌握之中,管领的意愿常人不得质疑。此外,友忠明白,按照武家法度,与乡野民女私订终身是为人不齿的,正是自己的愚行造成了今日的不幸。如今他只能寄望青柳设法逃出细川家,与他一同逃走,不过这唯一的希望与绝望无异。

友忠前思后想,别无他法,只得修书一封,设法交给青柳。这样做当然十分危险,写给青柳的只言片语都可能会落入政元手中,更何况给管领家中的任何在押人犯递送情书都罪无可恕。不过友忠还是决心冒险。他写了一首唐诗[57],相信这首诗能将自己的心意传达给心上人。这首诗一共只有二十八个字,却饱含友忠的一片深情,暗示他失去所爱的痛苦:

公子王孙逐后尘,绿珠垂泪滴罗巾。 侯门一入深如海,从此萧郎是路人。

就在送信的当天傍晚,有人来传友忠去细川宅邸面见管领。友忠暗叫不好,只怕事情已经败露,一旦这封信被管领政元看到,他肯定会惨遭极刑。友忠暗想:"去了细川大宅,政元便会下令让我切腹。若是青柳不能回到身边,我也不想活了。也罢,一旦被勒令切腹,我至少也要先结果了政元。"他带上佩刀,匆匆赶去细川家宅邸。

进入正厅谒见之时,管领细川政元在主位正襟危坐,一众京都名门武士穿戴整齐,就在四周环坐。众人一言不发,宛如泥塑木雕一般。友忠上前施礼,只觉得气氛凝重,山雨欲来风满楼。政元突然起身,上前挽住友忠的手臂,开始吟诵那首唐诗:"公子王孙逐后尘·····"友忠抬头一看,管领眼中竟满含热泪,一脸友善之色。

政元感慨道: "既然你二人如此情深,我便在这里代表我那远亲、你家主公能登守护义统公,准许你们成婚。你们即刻就在这细川宅邸正堂举行婚礼。宾客已齐聚一堂,彩礼都已备妥了。"

政元使个眼色,邻间厢房的障子便拉开了。友忠见里面聚集了细川氏的不少显要家臣,他们如众星捧月一般,等候婚礼开始。青柳身穿新娘的白无垢礼服,正在等待吉时到来······友忠和青柳这对爱侣就此重聚。婚礼之上高朋满座,喜气洋洋。政元和细川家的一门众[58]向新夫妇献上不少贵重贺礼。有情人终成眷属。

婚后,友忠和青柳夫妇一同度过五年岁月,如胶似漆,十分恩爱。不料这一日上午,灾厄悄然降临。青柳正在与夫君商谈家事,突然一声惨叫,十分痛苦,随后面白如纸,晕厥过去。片刻之后,她醒了过来,说话却是有气无力:"还请夫君恕我无礼,只是方才突然疼痛难忍!夫君啊,你我今生能结为连理,定是前世有缘。夫妻情深,想必你我来世还会再续前缘,只是今生的缘分怕已尽了。我不行了,只求夫君为我诵经超度。"

"你这是说哪里话来!"友忠大惊失色,不由高呼道,"青柳,你只是突染微恙······躺下休息片刻,很快就会好的。"

"不,不是!"青柳难掩哀怨,应道,"我真的不行了!这并非胡思乱想……我自知大限已到……夫君,如今已无须再向你隐瞒事实……其实我并非凡人。我的魂乃树之魂,我的心也是树之心……那株柳树的元气,便是我的性命。此刻你我注定离别,有人正在砍伐我的树身……我是必死无疑了!如今我甚至连哭泣的力气都没有了!快……快些为我诵经……快……啊……"

青柳又是一声惨叫,将头扭到一边,想用衣袖遮住娇容。 须臾,她的身形宛如沙子一般诡异崩散,随后便渐渐下沉,终 于消失得无影无踪。友忠伸出双臂想要抱住她,却什么都抱不 住!榻榻米上只剩下伊人的衣裳和头饰,身躯已不复存在,无 影无踪……

友忠悲痛万分,就此剃度出家,成了云游四方的行脚僧人。他走遍天下诸国,每到一处佛门圣地,便为爱妻青柳的亡灵祈福。来到越前之时,他特地前往岳父岳母的故居探望。就在他来到那片山间的僻静所在之时,茅屋已不见了。茅屋的旧址仅剩三棵柳树的树桩,能够看出两棵是粗壮老树,另一棵树龄却还不长。三棵树在他到来之前数年就都被砍伐了。

友忠在三个树桩旁边立了一座碑,上面刻了经文。他在这 里停留了多日,为青柳和她父母的在天之灵祈福超度。

#### 十六樱

在伊予国和气郡,有一株古老的著名樱树,名唤"十六樱",此树因每年正月十六开花且只盛放这一日而得名。按照自然之理,樱树应当在春暖之后开花,唯独这株十六樱偏在大寒之时盛放。原来这株十六樱的樱花并非是靠自己原有的生命力开放的。据说这棵树上附着一个男子的灵魂。

此人是伊予的一位武士。这株樱树就在他家的庭院里生长,原先在三月末和四月初开花,与寻常的樱树并无差异。这位武士童年时曾在树下玩耍嬉戏。他的父母双亲、祖父母和历代祖先都曾在树下赏花,将书写祈福和歌的明亮彩色纸条悬挂在樱树开花的枝头。这个习俗季复一季,传承了一百多年。武士本人得享高寿,他的几个孩子反而都先他而去了,除了这棵樱树,他在尘世再也没有其他留恋。谁曾想到,到了这一年夏天,这棵樱树眼看就要枯死了!

老人为这棵树极度悲伤。几位善心的邻居觅得一株新的樱树苗,就种在他家的后花园里,希望能够让他得到宽慰。他谢过友邻,佯装高兴,其实内心依然痛惜,那棵老樱树寄托着他家几代人的情怀,让他情牵一生,如今就此枯死,任何其他事物都无法抚慰。

老人苦思多时,终于想到一个妙计,能够将那棵枯树救活。那一天正是正月十六。他走进家中的后花园,在枯死的老

树前深施一礼,随后说道:"此时此刻,我恳求你再度开花,我愿以身相抵[59],为你重生献上我的性命。"他当即在樱树下铺开一块白布,再铺上席子,就在席子上,按照武士的礼仪切腹自尽。这老武士的灵魂便附在老樱树上。这一日虽有风雪,老樱树却在老武士献身的那一刻凌寒盛放。

以后,这株十六樱每年正月十六,都会在风雪季节里如期 开放。

## 安艺介之梦

话说多年以前,在大和国十市村,有一位名叫宫田安艺介 [60]的乡士[61]。

在安艺介家的后花园,有一株巨大的古老杉树。盛夏天气炎热,他时常在这棵杉树下纳凉。这一日下午颇为闷热,他就在树下与两位同为乡士的朋友饮酒聊天。饮了数杯,安艺介突然觉得极为疲倦,只得向两位朋友告罪,让他先在树下小睡片刻。不多时,安艺介便在树下酣然入梦。

迷糊之际,安艺介感到花园外面有动静,抬头一看,不知何处的大大名带领的队伍,走下附近的山路,敲锣打鼓,好生气派。安艺介起身望着这支队伍。这队人马当真十分壮观,比他此前见过的任何一支队伍都更为庞大,正在向安艺介家中一路走来。他看到队伍前头是几个衣衫华丽的年轻人,他们拉着一辆漆色华丽的官车,车上悬挂明蓝锦缎。队伍来到家宅近前,暂时止步,一人身着华服,显然是一位品级颇高的官员,昂首出列,向安艺介走来,深施一礼,然后说道:

"宫田安艺介大人,请恕在下冒昧。我乃常世国[62]国王的家臣。吾王有旨,在下奉旨前来贵地寻访,听候大人差遣。吾王请大人入宫,有要事相商。外面已为大人备好官车,万望大人立即登车,随在下入宫面圣。"

乍听这一番话,安艺介如坠五里云雾,搜肠刮肚地想要应 对得体,却因太过惊讶而拙于言辞。与此同时,他如同迷失心 智一般,身不由己便照那位常世国国王的家臣所说的去做。他登上马车,那家臣就在他身旁坐下,打了个手势,几名车夫就抓住绢丝绳子,拉着大车向南走去。旅程便就此开始。

大出安艺介意料的是,不消片刻,官车便在一座巨大的汉式两层门楼前停下。这等气派门楼,安艺介前所未见。那家臣下了车,说道:"安艺介大人驾到,特此禀告。"说罢,便先走进门楼去了。

稍候了片刻,安艺介见两名身着紫丝袍,头戴高帽的三品以上大臣[63],从门楼里出来。这二人来到近前,毕恭毕敬,向安艺介施礼后,便请他下车,再引领他穿过大门,进入一个大花园,来到一座宏大的宫殿正门,这座宫殿东西足有数里之长。随后两名大臣带领安艺介进入一间宽敞华丽的客厅。两名大臣请安艺介上座,然后依然毕恭毕敬,就在远处落座等候。几位盛装宫女端来点心。安艺介有些饥饿,便吃了一些。那两名紫袍大臣来到他面前,作揖之后,按照宫廷礼仪,轮流向他讲述了事情的原委:

"今番请安艺大人进宫,有一事相告······我主国王陛下,有意招大人为婿·····特降旨即日与公主完婚······封大人为驸马·····我二人即刻便带大人前往礼堂······陛下已等候多时······不过在此之前······还请大人先行更衣。" [64]

说罢,这两位司礼大臣一同起身,来到一个壁龛前,打开 里面的金漆大箱,取出一套华丽的袍带衣帽,帮助安艺介打扮 一新,果然有一副驸马气派。然后二人将他带到大殿,觐见常 世国国王陛下。国王头戴黑色冲天冠,身着黄缎袍,就在大座 [65]上端坐。大座之下,文武百官不计其数,依品级而立,四色 朝服分外华丽,却一动不动,宛如寺院里的神像一般。安艺介 小心翼翼地走到众大臣之间,向国王行三跪九叩之礼。国王好 言请安艺介平身,然后说道:

"今日将你请来的原因,已让二卿告知了。寡人膝下只有一女,决议招你为婿。婚礼即刻举行。"

国王话音刚落,喜乐便已奏响。一众美丽宫女从帷帘中缓 步娉婷走出,排成长列,引领安艺介前往礼堂,待嫁公主便在 那里等候。

礼堂轩敞明亮,但今日来观礼的宾客实在太多,几乎容纳不下。安艺介入席,与公主夫妻对拜,众宾客纷纷向新驸马作揖施礼。新妇美若天仙,袍服宛如夏日晴空,明艳照人。佳偶天成,众人其乐融融。

礼成之后,新婚夫妇被带到专为二人准备的寝宫。那里又有许多贵宾道贺,献上的礼品不计其数。

成婚数日之后,安艺介再度奉召来到大殿。这一次,礼遇更为隆重。国王对他说道:"我常世国西南有座大岛,名叫莱州。今日寡人封你为莱州刺史。这个岛上的百姓忠顺淳朴,只是律令不行,尚未尊奉王道,一应旧俗也有待整顿。你上任之

后,肩负重任,务必移风易俗,敦教化,开民智。前往莱州之 事已安排妥当,即刻便可启程。"

于是安艺介和公主离开常世国的王宫,大队勋贵和官员护送二人前往海滨。两人来到港口,登上国王钦命修建的宝船。 一路上顺风顺水,夫妇二人平安到达莱州岛。岛民听说新驸马来出任刺史,争相前往海滩迎接。

安艺介登岛之后,立即上任,履行新职。他才智过人,刺史的公务于他而言并非难事。在刺史任上的前三年,主要忙于订立各种典章律令,好在有多位贤良僚佐辅助,倒也并非难事。待多条律令制定实施后,除了主持岛上自古传承的各种典礼之外,没有什么大事需要亲力亲为。莱州民丰物茂,疾疫不兴,从来不虞匮乏,百姓淳朴良善,从无作奸犯科之事。安艺介此后治理莱州又达二十年之久,亦即算上最初制定典章律令的三年,合计在莱州二十三年,一直春风得意,与公主夫妇琴瑟和谐,从未经历过哀怨之事。

在莱州任上的第二十四年,安艺介遭逢巨大不幸。为他养育五子二女的公主一病不起,终于撒手归西。全岛致哀,安艺介为公主以礼发丧,就在一座名为盘龙冈的美丽山峰顶上安葬,在坟前立起巨碑。丧妻之痛令安艺介终日愁眉不展,几乎了无生趣。

守丧期毕,常世王宫派使者来到莱州。使者转达国王的吊唁之词,便对安艺介说道:"常世国王敕令,命莱州刺史宫田安艺介即刻返还故里。其子女七人皆为王孙,自会好生抚养,足下不必为子女之事烦扰。"

接旨之后,安艺介自无不从,准备启程还乡。一切都安排妥当,他与僚佐和亲信官员行礼道别,便被护送到港口。安艺介登上送他远行的宝船,启程出海。碧水蓝天之间,宝船渐行渐远,莱州岛也被一片蓝色包围,渐渐变成一个灰点,然后就此在海上消失无踪……突然,安艺介醒了过来,发觉身处自家花园的杉树之下。

猛然梦醒,安艺介一时头昏脑涨,茫然无措。他定睛一看,两个朋友仍坐在近旁,饮酒聊天,好不快活。他盯着二人,一脸困惑,大叫一声:"怪哉!"

"安艺介定是做梦了。"一个朋友大笑道,"你在梦中究竟见到什么了,有何怪异之处?"

安艺介便将梦中之事——在常世国莱州岛寄居二十三年有余的经过,全部讲述了一遍。两个朋友都吃惊不小,其实他方才只小睡了片刻而已。

他的一个乡士朋友说道: "原来如此,看来你确实见过许 多怪事。说来你打盹儿的时候,我二人也目睹了一些怪事。一 只黄色小蝴蝶在你脸上盘旋过片刻。然后它落到你身旁的地 上,靠近那棵杉树。几乎就在它落地的一瞬,一只好大的蚂蚁 从树洞里出来,将它抓住,拉进洞去。就在你醒来之前,我们 见那只黄蝶又从洞里飞出,像之前那样在你脸上盘旋,然后便 突然无影无踪。我们都不知那蝴蝶去了哪里。"

另一乡士接话道:"或许那蝴蝶就是安艺介的魂魄所化。 我断定方才看见那蝴蝶飞入了你的口中······不过即便那蝴蝶真 是安艺介的魂魄所化,这梦境还是无法解释。"

先前说话的乡士又道:"文章或许就在那些蚂蚁身上。蚂蚁是奇异的生灵,或许成精了······说来那杉树下就有个大蚁巢。"

"这便去看看!"安艺介心中大动,高声道。然后他去取了一柄铁锹。

三人掘开蚁巢,着实大吃一惊。杉树下盘根错节,住着一个巨大蚁群,筑了多个巢穴。蚁穴经络纵横交错,里面如同筑起房舍一般。群蚁还用稻草、黏土和草茎建成了宛如缩微城镇般的怪异物事。在最大的一个蚁穴之中,有大群小蚂蚁环绕一只身形硕大的蚂蚁。这只大蚁有几对黄翅和一个又长又黑的脑袋。

"这便是我梦中见的那国王!"安艺介失声惊叫,"这大蚁穴就是常世国的王宫!实在不可思议!莱州岛应当就在这大蚁穴西南,那条大树根左边……对!就在那里!好生奇怪!现在我定能找到那座盘龙冈和公主的陵墓。"

安艺介在掘开的蚁巢之中左寻右找,最后找到一个小小土墩,顶上有块卵石,早被滴水磨得十分光滑,形似石塔。就在这块卵石下面,安艺介果然找到一只埋在泥土里的雌蚁遗骸。

### 傻阿力

从前有个男孩名叫阿力,因为他力气大:不过旁人都叫 他"傻阿力",只因他无论长到多大,心智都停留在孩童时 期。却也正因如此, 左邻右舍都善待于他, 哪怕他曾在蚊帐里 划火柴玩,将自家屋子烧个精光,看着火光还拍手称快。十六 岁时,他已长成一个高大健壮的少年,心智却一直停留在无忧 无虑的两岁年纪, 仍爱与一群小童玩耍。邻家大些的四到七岁 的孩子,都不爱和他玩,因为他不懂他们唱的歌谣,也学不会 他们玩的游戏。阿力钟爱的玩具是一把扫帚,他用来当马骑。 他一次能在扫帚上骑几个小时, 就在我家门前的斜坡上来回疯 跑, 傻笑声简直要将人震聋。我终于受不了阿力的笑闹声, 只 得对他说,他必须另外找个地方嬉戏。他顺从地鞠了一躬,然 后悲伤地拖着扫帚走了。他一直很听话,只要不让他玩火,很 少会惹人抱怨。阿力与我们街上的生活并没有多少关系,就和 一只狗或一只猫差不多。当他终于销声匿迹的时候, 我并没有 想他。过了不知多少个月,我才想起有过这么一个叫阿力的孩 子。

我遇到在这一带卖柴的老樵夫,记得阿力时常帮他扛柴担,便问道: "阿力那孩子怎样了?"

"你说傻阿力啊?"老樵夫答道,"阿力已经死了,这可怜的孩子!大概一年前,他就死了,走得很突然。听医生说,是脑子患了病。说起来现在倒有件和阿力有关的怪事——"

就在阿力死时,他妈妈将他的名字"傻力"写在他的左手掌上——"力"写的是汉字,"傻"写的是假名<sup>[66]</sup>。他妈妈一次次为他祈福,希望他能投胎到一户好人家。

没想到大概三个月前,麴町[67]的一户富贵人家生了个男孩,左手掌上天生带着字迹,是非常清晰的"傻力"字样!

这家人马上就明白这孩子的降生,一定是因为有人祈福的缘故,于是就派人到处打听。有个卖菜的告诉他们,牛込曾经有个名叫傻阿力的少年,就在去年秋天死了。这家人就派了两个男仆寻找阿力的妈妈。

这两个男仆设法找到阿力的妈妈,将事情的经过都告诉她。她可真是乐坏了,阿力转世在富贵名门投胎,能享福了。不过两个男仆说孩子手上带着个"傻"字,让家里人非常恼火。这两个男仆又问起:"阿力葬在什么地方?"

"就葬在善道寺的墓地里。"

阿力的妈妈刚答完,这两个男仆又提出: "还请让我们取 走一点阿力坟头上的土。"

阿力的妈妈就带着两人去了善道寺,找到阿力的坟。两个男仆就取了一些坟上的土,用风吕敷<sup>[68]</sup>裹了······他们还给了阿力的妈妈十元钱<sup>[69]</sup>——

"那富户人家为什么要坟头土呢?"我不解问道。

"问得好,"老樵夫答道,"您想啊,谁家愿意自家孩子的手掌上带着'傻力'这么个名字长大啊?要消掉孩子手上的字,只能从埋葬前世尸体的坟头上取土来擦,没别的法子……"

### 向日葵

在老家屋后的山上,罗伯特和我正在寻找仙人圈<sup>[70]</sup>。那年罗伯特八岁,长相可爱,聪明伶俐。我刚过七岁,将罗伯特视为偶像。那是八月里阳光灿烂的一天,闷热的空气中弥漫着树脂的芳香。

我们没有找到仙人圈,却在长草丛里找到许多松果……我 给罗伯特讲了一个古老的威尔士故事,有个人在仙人圈里面不 知不觉睡着了,就这样消失了七年,待他的朋友将他从魔法中 解救出来以后,他就再也不吃东西,也不说话了。

- "那些家伙除了针尖之外,什么都不吃。"罗伯特说道。
- "你说谁啊?"我问道。
- "就是那些精灵。"罗伯特答道。

我第一次听到这种事情,又惊又怕,一时目瞪口呆·····罗伯特却突然叫道:"那里有个弹竖琴的乐师!他正朝我们家走来呢!"

我们冲下山坡,去听那个乐师演奏竖琴······可是眼前这个竖琴师真不知该如何形容!他一点都不像连环画里那些白发苍苍的吟游乐师。这就是个黝黑结实、蓬头垢面的流浪汉,一双黑眉毛带着愁苦神色,眉下却长着一双倔强的黑亮眼睛。他穿着一套灯芯绒衣服,看着不像吟游乐师,倒像是个泥瓦匠!

"这个人会用威尔士语唱歌吗?"罗伯特喃喃道。

我失望透顶,根本不想说一句话。那位乐师将硕大的竖琴 摆在我家门前的台阶上,用他肮脏的手指拨弄琴弦调音,再用 带着愤怒的一声咆哮清了清嗓子,然后开始唱了起来:

相信我,哪怕你的青春魅力令所有人陶醉,

令我今日深情注视……

那唱腔、那姿势、那嗓音,一切都令我感到难以言表的厌恶,一种全新的可怕的庸俗感令我难受。我简直想大声喊出:"你这都不能算唱歌!"因为在我的小小世界里,曾有一位最可爱、最美丽的人唱过这首歌。现在,这个粗野无礼的莽汉竟敢唱这首歌,就好像在故意嘲弄我、侮辱我一样,实在令我抓狂,让我生气。可是这恼怒只是片刻的事!

当他唱出"注视"一词的瞬间,令人不快的深沉浊音猛然 化成难以言喻的颤音,饱含柔情。然后这歌声紧接着又是大 变,嗓音如同管风琴的低音一般雄浑饱满。这动听的歌声让我 心中涌起一种前所未有的情感······难道他学过什么巫术?这个 愁眉苦脸的流浪汉到底发现了什么秘诀?啊!这世上还有人能 像他这样歌唱吗?我眼前的歌者身影若隐若现,家宅、草坪和 所有可见的物体形象,都在我眼前颤动起来。然而我本能地害 怕起这个乐师来;我几乎是在憎恨他;他竟能将我打动至斯, 令我羞愤难当······ "你都听哭了。"罗伯特同情地对我说道。我更加不好意思了。这时那乐师收了一枚六便士硬币,没道谢就大步走开了……

"我看他一定是个吉卜赛人,吉卜赛人都是坏人,他们都会要巫术·····我们回树林里玩吧。"

我们再度登上山坡,回到松林里。阳光从树荫间照在草地上,树影斑驳,我们蹲下身去,眺望远处的城镇和大海。可是我们不像刚才那样玩耍了,或许那个吉卜赛巫师对我们施了咒,魔力强大,一时解不开······

我大着胆子先开了口:"也许他是个妖怪,或者是个精灵?"

"不,"罗伯特答道,"就是一个吉卜赛人,不过差不多和妖怪一样坏。你知道的,他们会拐骗孩子。"

"如果他上山来到这片林子,我们该怎么办?"我倒吸一口冷气,突然对我们两个小孩孤零零地在户外玩耍感到恐怖。

"哦,他不敢的。"罗伯特答道,"吉卜赛人不会在大白 天拐孩子的。"

就在昨天,我在高田村附近注意到一株向日葵,日本人为这种植物取的名字和欧洲人差不多。那个吟游竖琴乐师的歌声

穿越四十年的时空,在我脑海中回荡:

太阳神睡去之时,向日葵依然向往着他,

就像旭日升起时追随他一样。

我仿佛再度回到那威尔士的山丘上,阳光透过树荫洒下斑驳树影的日子,罗伯特又站在我身旁,面容如女孩子般秀气,一头金色的鬈发。我们正在一起寻找那仙人圈······

其实很久以前,罗伯特就因为一场海难丧生,与我天人永隔,去了另一个富饶奇异的世界······一个人若为朋友舍弃性命,那就实在没有比这更伟大的爱了······

### 蓬莱

水天之间,辽阔无限,天水之际,云蒸霞蔚。时为春日,旭日方升。放眼望,唯见海天一色。群青之中,浪潮翻涌,波光粼粼,千回百转。由岸及海,波澜不兴,一片青蓝之色。碧水蒸蒸日上,青空浩渺如烟。远眺处横无际涯,唯苍穹万里难测,深壑千丈无常,天高处色愈见深。独飞檐若新月钩悬,楼台宫阙,广厦万千,隐现太虚幻境之间。曙光初现,魂牵梦萦,几多前尘往事入心田。

以上这段文字,是我在描述一幅卷轴上的画面。这幅日式 绢丝卷轴就挂在我家壁龛的墙面上,此画名为"海市蜃楼", 意思就是"幻象"。可是这幅画中的楼台宫阙却清晰可辨。画 中能看见蓬莱仙境的闪亮门户,再向内望,是龙宫屋顶的新月 状飞檐。画风尽管遵守今日日本画法的规范,但传承两千一百 年的中国画画风依然清晰可辨······

在当年的中国古书之中,对蓬莱仙境如此写道:无死无苦,亦不见寒冬。仙境之花永不凋零,果实永不坠落,凡人得尝仙果一次,永不再觉饥渴。相传在蓬莱有名为"相邻子""六合葵""万根藤"等仙草灵药,可治百病,还有一种神奇仙草"养神子",能让死者还魂,需用一种饮了便能长生不老的仙水浇灌。蓬莱仙人用极小的碗吃米饭,无论吃饭之人吃得多饱,碗里的饭都不会减少。蓬莱仙人用极小的酒杯饮酒,无论饮酒之人醉成何种程度,杯中的琼浆玉液也不会空。

自秦代以来的传说之中,除了上述内容,还有许多故事。 不过令人无法相信的是,那些写下这些传说的人,即便在幻象 之中,真的见过蓬莱仙境吗?毕竟这世上不可能真有让人永远 饱腹的仙果、起死回生的仙草、长生不老的神泉,也没有米不 会吃光的碗和酒不会饮干的杯盏。蓬莱也不可能无苦无死,从 不见寒冬也不是真的。蓬莱的冬天也是寒冷的,寒风彻骨,龙 宫屋顶的飞檐上也会有积雪。

传说不可尽信,不过蓬莱仍有许多奇妙事物,最为奇妙之事,没有任何中国作家提过。我指的是蓬莱的大气。只有蓬莱才有这样的大气,正因如此,蓬莱的阳光比任何地方的阳光都更白——是一种不会让人目眩的乳白色,令人惊讶的清澈,却十分柔和。这样的大气并非我们人类世纪的产物,它极为古老,我在冥想它究竟有多古老时感到害怕。蓬莱的大气不是氮氧混合物,根本就不是自然气体构成的,而是精气——一代又一代太古时代人类灵魂的精华,融合成的一个巨大半透明气团。这些太古先民的思维方式与我们完全不同。今日的凡人,无论是谁,只要在这种大气中呼吸,就会将太古先民的精气汇入自己的血液,感受精气的灵动。这些精气会让他内心的感受发生变化,重塑他的时空概念,从而让他只能按照先民灵魂之所见而见,灵魂之所觉而觉,灵魂之所思而思。这种感觉上的变化是潜移默化,轻柔如睡梦一般。经历过这些变化后,或许可以重新描绘蓬莱仙境:

居蓬莱者不知大恶,故人心不老。其心恒如赤子,则蓬莱之人唯神降不测之时,才会掩面神伤,直至不测消散。除此之外,蓬莱之人自生至死,皆面带微笑。蓬莱之人不分老幼,互信互爱,亲如一家。蓬莱女子话语宛若莺歌,皆因女子之灵若黄莺般轻盈,少女玩耍之时长袖摆动,恍若生出双翼,宽广柔顺,凌空飞翔。居蓬莱者,除悲伤之外,无事隐瞒,因此便无羞愧之意。因无人偷盗,自可不必上锁,既无可担忧,自夜不闭户。居蓬莱者,虽非不死之身,亦乃神仙之躯,国中一切事物,除龙宫宏大,皆玲珑奇巧,神仙辈皆用极小之碗用饭,以极小杯盏饮酒……

诸般珍奇见闻,若说皆因呼吸灵妙大气而生,亦非尽然。 太古逝者留在世间的唯一神力,便是理想的魅力和世代相传的 古老希望之光。正因心存希望,这些珍奇见闻才会在蓬莱之人 无私生活的质朴瑰丽之间,女子的温柔甜美之中呈现……

西方邪风肆虐蓬莱。唉,当年的奇妙灵气正在消散。现在 这灵气只有在日本画家笔下的景物之中还能找到些许残影,如 同那些光亮细长的云缕,丝丝缕缕,条条片片,在世间飘浮无 常。如今蓬莱只有在这些残云之下略见影踪,此外,便再无痕 迹……须记得,蓬莱的别称便是海市蜃楼,也就是无形幻境。 这幻境正在消散,除了在画中、诗中和梦中之外,都已不复存 在。

#### 注解:

[1] 日本平安时代末期,两大武士集团平氏家族和源氏家族长期对立。1180年,源赖朝举兵讨伐平氏,从此双方在全国展开一系列大战,史称源平合战。1185年,源氏大将源义经在坛浦决战中消灭平氏,源平合战就此告终。坛浦之役极为惨烈,平氏落败后,妇孺都投水身亡。需

要指出的是,平家固然在战败后遭到毁灭性打击,但平氏宗家的血脉并未完全断绝。——译者注

- [2] 我的《骨董》有一篇《平家蟹》详细讲述过这种奇怪的螃蟹。 ——作者注
  - [3] 即今下关赤间神宫,下关也被称为马关。——作者注
- [4] 琵琶是一种四弦弹奏乐器,在日本主要用于说唱伴奏。从前说唱《平家物语》和其他历史悲剧的职业吟游艺人被称为"琵琶法师"。这个称呼的由来尚不清楚,不过有可能是因为这类琵琶法师与盲人按摩师一样,照佛教僧人的模样将头发剃光的缘故而得名的。日式琵琶通常用一种牛羊角制成的拨子弹奏。——作者注
- [5] 旧式日本木结构房屋,为了保护纸糊的障子窗户免受风雨侵蚀,在靠外墙的户袋里备有木板,制成和障子一样可水平滑动的"雨户",在风雨天气备用。百姓家平时晚上多会拉上雨户防盗。——译者注
- [6] 日本列岛(除北海道)古代按照律令制划为六十六分国,武家政权时代,地方大名(诸侯)与幕府将军形成契约关系,在各国有自家领地。大名家的领地与分国往往并不完全一致,但是领有相当于一分国面积的大大名往往根据习惯称自己的领地为领国。——译者注
  - [7] 平清盛的正妻,叙从二位,出家后被称为二位尼。——译者注
- [8]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的精要短篇。精要篇和全篇都被称为《般若波罗蜜经》(般若波罗蜜即"无上智慧"的意思)。年代更早的马克斯·穆勒教授翻译的东方宗教典籍第四十九卷(《佛教大乘经》)中可以找到这两篇佛经。关于本故事中所述的这篇经文的法力,值得一提的是,经文的主旨就是佛家的空色之说,亦即所有现象或本体的非真实性……经文概要: "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

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作者注

- [9] 旧时的日本六十六分国之一,位于本州岛东北地区,大致相当于今福岛县、宫城县、岩手县、青森县和秋田县东北部。——译者注
  - [10] 田村乡位于今福岛县郡山市境内。——译者注
- [<u>11</u>] 在远东地区,自古以来鸳鸯就被视为夫妻感情的象征。—— 作者注
- [12] 真菰是一种水生草本植物,生在浅水区,可用于编筐,嫩茎 经菰黑粉菌寄生后膨大,即是茭白。——译者注
- [13] 原文写作"Echizen",直译应为越前,但新潟属于越后,且下文提到长尾长生是"Echigo"人,译者便就此更正。越后、越前和越中在上古时代的日本都属于越国,7世纪日本大化改新后建立律令制朝廷,将日本本土(不含北海道)分为六十六分国,越国就此一分为三。——译者注
- [14] 佛教术语俗名指的是一个人在世时用的名字,与死后的戒名或法名不同,后者是刻在墓碑或者菩提寺供奉的牌位上的身后之名。我的《异国风物及回想》一书的《死亡文学》一篇记录了一些日本人所用的戒名和法名。——作者注
  - [15] 日本旧分国名,大致相当于今爱媛县。——译者注
  - [16] 日文原文应为"屋敷",指富贵人家的宅院。——作者注
  - [17] 家老为幕府将军或大名家的重臣,一般有数位。——译者注
  - [18] 日本旧分国之一,大致在今静冈县西部。——译者注

- [19] 许多铜镜背面都刻着汉字"魂",正是这个神秘说法的体现。——作者注
- [<u>20</u>] 悬挂在铜钟一旁,用来敲钟的粗重横木,又称钟杵。——译 者注
- [21] 传说中敲响无间之钟的人现世有福,死后却会堕入无间地狱。——译者注
  - [22] なぞらえる。――作者注
  - [23] 模仿。——译者注
  - [24] 比较。——译者注
  - [25] 比作。——译者注
- [<u>26</u>] 在英国诗人罗塞蒂(1828—1882)创作的诗篇《海伦修女》中,海伦修女制作蜡人来诅咒别人。——译者注
- [27] 梶原景季(1162—1200),日本平安时代末期和镰仓初期的武将,梶原一族在血脉上属于平氏。1180年,源赖朝起兵讨伐平氏,同年在石桥山合战中大败,景季之父景时在追捕过程中放了赖朝一条生路,后来梶原一族才凭这层关系投靠源氏,为赖朝重用。景季以骁勇善战闻名,被平家军称为"鬼景季"。——译者注
- [28] 日本镰仓后期和室町初期的禅宗名僧,俗姓源氏,著述甚丰,有《梦中问答集》和《语录》等传世。
  - [29] 日本旧分国之一,大致在今岐阜县南部。
  - [30] 小型的简陋僧房。

- [31] 日本叙述者也称食尸鬼为"罗刹",无论食尸鬼和罗刹其实都有许多种。这里的食尸鬼是古佛经所载的饿鬼道的第二十六等饿鬼。——作者注
- [32] 一种由五个轮状部分组成的塔,每个部分的具体形状各不相同,象征着空、风、火、水、地五大神秘元素。——作者注
- [33] 纪伊国是日本旧分国名,简称纪国,别称纪州。江户时代,德川本家之外,有尾张德川家、纪州德川家和水户德川家三个获准使用德川苗字的分家,拥有继承征夷大将军名号的资格,被称为"御三家"。纪州德川家的封地就在纪伊国。纪伊国大致相当于今三重县南部和歌山县。——译者注
- [34] 这条上坡道得名纪国坂,是因为在德川幕府统治时期,赤坂御用地是纪州德川藩在江户的藩邸所在地。明治时代,政府接收此地,献给皇室,1873年至1888年这里曾一度成为皇宫。——译者注
- [<u>35</u>] 人们认为某些动物成精后有变化的本领,给人类带来灾祸。——译者注
- [36] 长着一张光滑的没有眼口鼻的脸的妖精,被称为"野箆坊",是日本传说中的妖精鬼怪中的一种。——作者注
  - [37] 日式荞麦面用荞麦粉制成,有点像粉丝。——作者注
- [38] 永享是后花园天皇使用的年号,自1429年至1441年。永享十年,镰仓(关东)公方足利持氏反叛室町幕府将军足利义教,挑起战争,史称"永享之乱"。——译者注
- [39] 15世纪60年代,随着大友氏的兴起,菊池氏的势力开始衰落。但是正统菊池氏嫡系的血脉在永正元年(1504年)菊池武运战死之后才绝嗣,而菊池氏的家名一直到天文二十三年(1554年)菊池义武被侄子大友义镇逼迫切腹才断绝。故事中的矶贝武连显然不可能在永享之

乱六十多年后成为无主浪人,那么他应当不是菊池氏嫡流宗家的直属家臣,而是某庶流的家臣。——译者注

- [40] 1467年,幕府管领细川胜元和守护大名山名持丰,为将军家和三管领家之一畠山家的继承人问题长期争斗不休后,终于引发大战。这场逐步波及全国的大战持续了十年,史称"应仁之乱"。"应仁之乱"严重动摇了幕府统治的基础,被视为室町幕府衰落和广义上的日本战国乱世的开端。——译者注
  - [41] 日本旧分国之一,即今山梨县。——作者注
- [42] 一种专在土质地面上挖掘出来的生火之所,通常是在地面上挖出一个方形浅坑,边上衬有金属条,半填着灰烬,木炭就在灰烬上燃烧生火,可以取暖,也可烧水煮饭。——译者注
- [43] 其实是一种蟋蟀,叫声非常独特,就像小铃铛在响,因此得名。——作者注
- [44] 到了近代,日本人传说的辘轳首通常是一种脖子能伸得非常长的妖精,不再是断首的形象。——作者注
- [45] 中国晋代人干宝所著的志怪小说,辘轳首的原型是《搜神记》卷十二所述的"落头民"。三国时的吴国将军朱桓,得一婢,每夜卧后,头辄飞去。或从狗窦,或从天窗中出入,以耳为翼,将晓,复还。书中所述的方法与本篇不同,是用被子蒙住躯干,或者同铜盆覆住断颈,让头不能与躯干复合。——译者注
  - [46] 日本旧分国名,即今长野县。——作者注
- [47] 奉行所相当于中国古代的衙门,町奉行即负责维护当地政务的行政官员,一般有数人。——译者注

- [48] 中国唐代人房千里编著的志怪笔记,原书已散佚。《本草纲目》引该书内容: "岭南溪峒中,有飞头蛮,项有赤痕。至夜以耳为翼,飞去食虫物,将晓复还如故也。《搜神记》载吴将军朱桓一婢,头能夜飞,即此种也。"日本江户时代的画家鸟山石燕所绘的《画图百鬼夜行》中,"辘轳首"画像标注的汉字为"飞头蛮",日文平假名用"ろくろくび",即辘轳首的读音。由此可知,鸟山石燕和小泉八云理解的日本妖精"辘轳首",源出于中国古书上的"飞头蛮"。——译者注
- [49] 日本旧分国之一,大致相当于今日本京都府中部、兵库县一部和大阪府一部。——译者注
- [<u>50</u>] 日本旧分国之一,相当于今东京都全境,埼玉县和神奈川县各一部。——作者注
  - [51] 大约六英尺见方。——作者注
- [<u>52</u>] 日本旧分国之一,相当于今石川县北部能登半岛。守护是室 町幕府在地方分国设置的最高职务。——作者注
  - [53] 日本旧分国之一,相当于今福井县东部。——作者注
  - [<u>54</u>] 即侍童。——译者注
- [55] 洛阳自中国东周起便时常是建都之地,日本"大化改新"之后,深受中国文化影响,京都的别称就称为"洛阳",进京也就被称为"上洛"。——译者注
- [56] 室町幕府的高级幕职,在将军之下负责管辖多个幕府机构,处理各项政务,由细川、畠山、斯波三家有力大大名本家的家督轮流出任,应仁之乱以后,管领权势大增,俨然可与将军分庭抗礼。——译者注

- [57] 即崔郊的《赠婢》。——译者注
- [58] 即同姓同宗的近亲。——译者注
- [59] 人们相信得众神护佑,一个人可以舍弃自己的性命献给他人,甚至献给动物或草木,在日本称为"以身相抵"。——作者注
- [60] 安艺介即安艺国介,是日本律令制下安艺国的次官,不过在名字中加上"安艺介"三字的人未必都实际出任安艺国介,往往是代表家里祖上曾有人出任过这一官职。——译者注
- [61] 乡士是日本幕府统治时期的一个亦兵亦农的特权阶级,拥有私人土地,大致相当于英国的自耕农(yeoman)。——作者注
- [62] 这里的"常世国"是一个不确定的地方。根据具体情况,可以指任何未知国度,或者没有任何旅人从该国地界返回的未知国家,或是东方寓言故事里的蓬莱仙境。常世国国王在这里可以指蓬莱仙境的统治者,或者说"仙境之王"。——作者注
- [63] 这是中国唐代的服饰打扮,身着紫袍的是三品以上高官。——译者注
- [64] 按照古代习俗,这最后一句话必须由两位大臣异口同声说出。所有的这些礼仪,都可在今日的日本舞台上看到,加以研究。——作者注
- [65] 在日本让封建诸侯或统治者端坐的高台称为"大座"。—— 作者注
  - [66] 日文拼音。——作者注
  - [67] 一个地名,位于东京千代田区西部。——作者注

- [68] 日本人传统上用来包裹物件的包袱皮。"风吕"在日语中就是洗澡的意思。相传室町幕府的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建造了一座豪华浴室,要求来洗澡的宾客自备一块布,将各自的衣物包裹起来,以免弄乱。后来此法在民间流传,百姓一开始也用澡堂提供的布来包裹衣物,后来这种包袱皮就被广泛用于包裹其他各种物品了。——译者注
- [69] 现在的10日元购买力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是明治时代的10日元对寻常百姓而言不是个小数目。——译者注
- [70] 指草甸上生长成环形的蘑菇群落,欧洲人曾经以为那是精灵跳舞留下的痕迹,故此得名。——译者注

# 虫类研究

日本文学作品之中描绘过一个中国书生,被称为"卢生",我真希望能有此人的好运!卢生得到两名仙子垂青。这对仙子姐妹每隔十天就会来见他,给他讲述许多蝴蝶的故事。如今还有许多关于蝴蝶的中文志怪故事,我很想去了解。可是我一直不懂中文,甚至也无法娴熟掌握日文。最近我在翻译一些日文诗歌,这些诗歌里包含许多中国的蝴蝶故事典故,实在是大费周折,让我承受坦塔罗斯的磨难[1]......当然,不会有哪个仙女会屈尊来为我这样愚钝之人解惑。

例如,古时候,有一个中国姑娘,身怀异香,极为美丽,总是会吸引成群的蝴蝶,我想知道完整的故事。我还想知道唐玄宗,又称唐明皇,用蝴蝶选妃的一些故事……他总是在华美的花园里大摆酒宴,有许多美貌佳人赴宴。在宴席上,唐玄宗会放出笼子里的蝴蝶,让它们飞到最美的佳人身旁,随后这位佳丽就会得到宠幸。不过在玄宗皇帝见到杨贵妃之后,便不再用蝴蝶来选美人,但二人的结局却不甚幸福……

我在日本还听说了中国学者庄周的故事,他梦到自己化成一只蝴蝶,还清晰地记得在梦中化蝶时的所有感觉。他的经历我也想了解更多。庄周的灵魂确实化作蝴蝶飘荡,当他醒来的时候,化蝶时的记忆和感觉在他心中依然栩栩如生,乃至他的

行为表现得都不像人类······最后,我还想知道一些记载一位皇帝和他的廷臣的魂魄化作各种蝴蝶的中国官方史料。

大多数有关蝴蝶的日本文学作品,除了一些诗歌之外,看来都有中国原型。即使在日本的美术、歌曲和习俗之中找到的这种令人愉快的关于蝴蝶的古老民族审美情怀,也有可能最早是根据中国人的教诲发展出来的。日本的诗人和画家非常频繁地选择诸如"蝶梦""一蝶"等雅号或艺名等,这都有中国人的先例可循。时至今日,"蝶花""蝶吉"或"蝶之助"之类的艺名,也深受舞姬青睐。除了上述与蝴蝶有关的艺名之外,在日本人的真名之中,"小蝶"或"蝶"这样的名字也在使用。一般来说,只有女性用"蝶"字入真名,不过也有少数奇怪的例外……我在这里要提及的是,在陆奥地区,仍有一种奇异的古老习俗,将家里排行最小的女儿称为"手儿奈(Tekona)"。这个古雅的词汇在其他地方已弃之不用,在陆奥方言里的意思正是蝴蝶。在古典时代,这个词也用于形容美女……

日本人对蝴蝶的一些怪异信仰,也有可能来自中国,不过 这些信仰的年代可能比中国本身还要古老。我认为,最有趣的 一个信仰就是,一个活人的灵魂可能会化成蝴蝶四处游荡。一 些美丽的幻想故事就是从这种信念演变而来的,比如说,如果 有一只蝴蝶进入你家的客厅,在竹帘后面栖息,那么你最爱的 人就会来看你。蝴蝶可能是某个人的灵魂,这并不是人们去害 怕它的理由。尽管如此,有时蝴蝶成群结队大量出现时,也会 引起人们的恐惧,在日本的史料中就有这样的记载。当平将门 [2]正在秘密准备发动他那次著名的叛乱时,在京都出现了大群蝴蝶,百姓为之震恐,认为这是恶事行将来临的前兆……或许那些蝴蝶被视为注定会在战场上死去的成千武者的灵魂,它们在战争前期因某些神秘的死亡预感激发而成群出现。

然而,根据日本人的信仰,一只蝴蝶可以是生者的灵魂, 也可以是死者的灵魂。事实上,人的灵魂最终从身躯脱离而化 为蝴蝶,是一种传说习俗,因此应善待任何进入居舍的蝴蝶。

通俗戏剧之中,有许多体现这种信仰,或者与之相关的奇思妙想的典故。例如,有一出著名的戏剧,叫作"飞来的蝴蝶簪"。剧中有一位叫蝴蝶的美貌女子,因被人诬告,备受屈辱,含冤自尽。一个想要为她报仇的男子,长期寻找陷害她的元凶未果。最后,死去女子的发簪化作一只蝴蝶,在大反派藏身之所盘旋,才让那男子找到仇人雪恨。

在日本的婚礼上会出现很大的纸蝴蝶(有雄蝶和雌蝶), 这当然不会代表亡灵幻化的意思。那是吉祥的象征,表达了夫 妇二人共结连理的喜悦,希望新婚夫妇能像一对蝴蝶振翅轻轻 飞过某座宜人花园那样,无论向上盘旋,还是向下飞落,都永 不分离,幸福地共度一生。

我选编了一些咏蝶的俳句[3],有助于说明日本人对这一主题美学方面的兴趣。有些俳句仅仅描绘了画面——就像用十七个音节组成的微小的彩色草图;有些只是美丽的幻想,或者优雅的提示;读者会从中发现多种多样的审美情趣。读者或许对这些俳句本身不会太在意。日本俳句的韵味必须要慢慢细品才能了解其中妙趣,只有经过逐步地耐心研究,才能妥善地评估这些俳句的多种可能性。一些草率的批评宣称,对这种十七音诗歌提出任何严肃的主张都是"荒谬的"。可是克拉肖[4]为迦拿婚礼上的神迹[5]所作的著名诗句是怎样的?

谦逊的水仙看见耶稣,脸变红了。[6]

只有十四个音节而已,却成为不朽之作。十七个音节的日本俳句同样美妙——不,甚至更为美妙,达到这种境界的不是一首或两首,可能有上千首。不过,我下面选出的俳句不见得有多美妙,这些俳句被选中是文学以外的原因:

脱ぎかくる [7] 羽織すがたの 胡蝶かな ——乙州 羽织被解下, 那一刻的风情, 像是蝴蝶吗? ——乙州

鳥さしの 竿の邪魔する 胡蝶かな ――一茶

在捕鸟竿上,舞动不休的,是蝴蝶吗?———茶[8]

釣鐘に とまりて眠る 胡蝶かな ――蕪村 栖在吊钟上,静静睡去的,是蝴蝶吗? ――芜村

寝るうちも 遊ぶ夢をや 草の蝶 ――護物 哪怕已经入睡,还会梦见在玩乐,这草中的蝴蝶。――护物<sup>[9]</sup>

起きよ起きよ 我が友にせん 寝る胡蝶 ――芭蕉 醒来吧醒来吧,我的朋友,那正在安睡的蝴蝶。――芭蕉<sup>[10]</sup>

籠の鳥 蝶を羨む目 つきかな ――一茶 那是笼中鸟,羡慕蝴蝶的,目光吧。――一茶

蝶とんで 風なき日とも 見えざりき ――暁台 蝴蝶飞舞,在无风之日, [11] 看来就像有风吹一般。――晓台

落花枝に かへると見れば 胡蝶かな ――守武 在落花的枝头, 重现的华彩, 就是蝴蝶吧! ――守武[12] 散る花に 軽さ争ふ 胡蝶かな ——春海 与散落的花朵, 一同轻舞的, 是蝴蝶吧。——春海<sup>[13]</sup>

蝶々や 女の足の 後や先 ――素園

蝴蝶啊蝴蝶,紧随着女子的足迹,时后时先起舞。——素园

蝶々や 花ぬすびとを つけて行く ――丁壽 蝴蝶啊蝴蝶, 跟随在盗花人的身后, 飞走了。――丁寿

秋の蝶 友なければや 人につく ――可都里 秋之蝶,没有友伴,就跟随在人的身后。――可都里

追はれても 急がぬふりの 胡蝶かな ――我樂 哪怕被追赶,也不会匆匆飞走的,就是蝴蝶吧。――我乐

蝶は皆 十七八の 姿かな ――三津人

群蝶啊,都是芳龄十七八的,身姿吧。——三津人[14]

蝶とぶや この世うらみ なきょうに 蝶舞的风姿, 仿佛在这世间, 没有恨意一般。——不详

蝶とぶや この世に望み ないように ――一茶 蝶舞的风姿, 仿佛在这世间, 无可再期盼一般。——一茶

波の花にとまり かぬたる 胡蝶かな ――文晁 无法在浪花上、停留的、是蝴蝶啊。――文晁

睦まじや 生れかはらば 野辺の蝶 [15] ———茶 若有来生, 我们化作田边蝶, 和睦相处。———茶

無子に 蝶々白し 誰の魂 ——子规 粉色花上, 几只白蝶, 不知是何人之魂? ——子规 一日の 妻と見えけり 蝶二つ ――蓼太

只限一日,能与妻子相见,便是蝴蝶成双。——蓼太

来ては舞ふ 二人静の 胡蝶かな ――月化

来时起舞,相会悄然,如同蝴蝶。——月化

蝶を追ふ 心持ちたし いつまでも ――杉長

追蝶之心,无论何时,惟愿恒久。——杉长[16]

除了上述这些咏蝶俳句之外,在日本文学之中还有一些较为罕见的关于蝴蝶的例子,我就在这里为读者试举一例。这篇我设法意译的散文,选自一本叫作《虫谏》的志怪旧书。文章以与蝴蝶对话的形式写成,其实是一个颇有教益的寓言故事,暗喻在人世间浮沉的道德意义:

春日之下,清风拂面,百花盛放,绿草如茵,人心欢悦。 四处蝴蝶欣然展翅飞舞:古往今来,众多文人骚客,作中华诗词,咏日本俳歌,咏唱蝴蝶。

当此美好季节,蝴蝶啊,正是你光耀繁荣之时,你美丽如斯,举世无双。其他虫类都会羡慕你的美,嫉妒你的美。何止虫类嫉妒你,人也对你又羡又妒。中国的庄子入梦之时,化为蝶形,日本的佐国死后,也化作蝶形,将魂魄融入。你不只惹

虫类和人类嫉妒,便是并无灵气的事物,也会化为你的形状——看那大麦的麦穗,都好像蝴蝶一样。[17]

于是你为之自傲,心中暗想:"世间万物没有什么比我更为出色的!"啊,你内心的想法都被我猜中了,你实在过于自满了!所以无论吹来怎样的风,你都始终在空中飘荡,你从不静止,一直在,一直都在想:"世间万物都没有谁能像我这般幸运。"

不过你该想想你自己的过往。此事值得回忆,因为有粗俗的一面。是怎样粗俗的一面?告诉你吧,在你出生后的好长时间,你实在无法对自己的身姿陶醉。彼时你不过是一条菜青虫,一条毛茸茸的幼虫。你如此寒酸,衣不蔽体,外表实在令人厌恶。那时的你人见人厌。你实在理当自觉羞耻。你羞耻至极,就收集枯树枝和垃圾,在树枝上造了个窝藏身——每个人都叫你"蓑虫"! [18]在你生命的幼虫期,你罪孽深重。你和你的伙伴们聚集在美丽樱花树的柔软绿叶之间,使叶子变得丑陋无比,那些远道而来观赏樱花之人,满怀期待的双眼因目睹你而扫兴。你还犯下比这更可恨的罪孽。你明知贫苦男女生活艰辛,顶着烈日在田里耕种萝卜 [19],你却呼朋唤友去萝卜叶子上大快朵颐,连那些穷苦人栽种的其他蔬菜叶子也不放过。你为了贪欲啃食那些叶子,咬成各种丑陋形状,对那些穷人的疾苦漠不关心……不错,你正是这样一种生物,这就是你干的好事!

等你有了美丽的躯体,便鄙夷昔日的老友,那些虫类。你碰巧遇上其中任何一位,都佯装不认识。除了富贵之人,你不要任何朋友……啊!你将旧日之事都忘了,是吗?

许多人确实忘了你的过去,为你如今优雅的身姿和纯洁的 双翼陶醉,用中文和日文写下歌咏你的诗句。闺阁千金都不愿

看你的前身哪怕一眼,现在却满心欢喜地凝望着你,想让你在她们的发钗上停留,盼望你落在她们的小巧扇子上,为其增辉。不过此举倒是让我想起了一则关于你的古代中国故事,这故事并不美好。

唐玄宗年间,后宫粉黛三千,佳丽如此之多,谁都不知究 竟谁才是皇帝的最爱。于是众多佳丽云集一处,让你在她们之 间自由飞翔, 你落在谁的发钗之上, 这位佳人便会应召进入后 宫侍奉皇帝。彼时皇后只设一人——这实在是良法,偏偏因为 你的缘故, 唐玄宗为这片大地带来了巨大灾厄。你内心轻浮, 虽说众多佳丽之中, 定有一些心灵纯洁之人, 你却只会寻找外 表美丽之人,于是就只停在外表最美的佳人之发钗上。如此一 来,众多嫔妃女官都不再花心思在女子的正道之上,开始一心 钻营如何让自己在男人眼中光彩夺目。结果唐玄宗落得一个郁 郁而终的凄惨下场,这都是因为你内心轻浮。其实,你在其他 事情上的行为很容易让人看穿你的真实性情。例如,有一些树 木, 例如常绿的栎树和松柏, 绿叶从不凋落, 这些树木的树心 坚实,乃秉性坚实的树种。你偏偏说这些树木拘谨刻板,你厌 恶它们的外表,从不在它们身上停留。只有樱树、海棠、牡丹 和黄蔷薇, 那些有艳丽花朵的树木, 你才会垂青, 你也只会向 它们百般讨好。我可以向你担保,这等行径极不妥当。那些花 朵艳丽的树木固然可爱, 却没有能让人充饥的果实, 只有喜爱 奢华之人才会为之迷醉。这也是你那舞动的翅膀和优美的身姿 让那些人钟爱的原因——正因如此,他们才会善待于你。

就在这春光大好的时节,你在富贵人家的园林里飞舞,在樱花盛开的树巷中徘徊,自言自语道:"世上没有什么像我这般快活,也没有人有我那样出色的朋友。虽说众人都会议论,说我最爱牡丹,还有那金色的黄蔷薇也是我的宝贝,无论再小的要求,我都会满足她,那正是我的骄傲和乐趣所在。"你就是这样说的。可是鲜花的花期甚短,不久就会凋谢。此后就是

炎炎夏日,不见花朵,只留下绿叶。待秋风起时,枯叶都会像雨滴般洒落,"啪啦啪啦"作响。"避雨的大树也会漏雨。"你的命运就像这句谚语所说的那样不幸。你会设法去寻找你的老朋友,根切虫和蛴螬之间,请求它们让你回到旧时的洞穴栖身,可是你现在有了翅膀,钻不进那些旧洞了。天地之间都没有你的容身之地,彼时所有的野草都会枯萎,甚至都没有一滴露水来为你润舌,你除了倒下殒命之外,别无选择。一切都是因为你的心灵轻浮——

啊! 多么可悲的结局!

 $\equiv$ 

如上文所述,日本的蝴蝶故事大多数源自中国。不过下文 讲述的这个故事可能是日本原生的。在我看来,讲述这个故 事,会让那些认为远东地区没有"浪漫爱情"故事的人得到启 发。

在东京郊区有一座宗参寺,寺院的墓地后面,有座孤零零的老旧小屋,里面住着一位名叫高浜的老人。这老人言谈举止和蔼可亲,左邻右舍都喜欢他,不过几乎每个人都觉得他有些疯癫。因为一个男人除非出家为僧,就要娶妻生子,养家糊口。而高浜老人不是僧人,别人为他做媒他却总是不理。人们也不曾听说他与某个女子相恋。这老人独自生活已有五十多年了。

这一年夏天,高浜老人一病不起,自知大限将至。他派人给最挂念的两个亲戚捎信,一个是他的弟媳——是个寡妇,还有弟媳的独子——一个二十岁上下的青年。两人都立即赶来,在老人的最后一段时光,竭尽所能给予抚慰。

一个闷热的下午,寡妇和她儿子就在高浜的病榻边守候,老人沉沉睡去。就在此刻,一只巨大的白蝴蝶飞入房中,在病人的枕上栖息。老人的侄子想用扇子将白蝶赶走,那白蝶飞了一圈又回到枕上,再赶它,又第三度回到枕上。而后侄子心急了,为追赶白蝶,穿过家中的小庭院,又越过一道敞开的大门,进入邻近寺院的墓地。这只白蝶自顾在外甥面前飞舞,仿佛不愿继续向前飞,举动极为古怪,倒让侄子开始疑心它到底真是蝴蝶,还是邪魔所化。侄子也不信邪,再度追逐起来,一路跟随白蝶深入墓地。最后他看见这白蝶落到一座坟上,那是一座女人的坟墓。白蝶飞到坟上,便莫名消失了,侄子竭力寻找也是枉然。随后他去查看墓碑。碑上刻有墓主的名字"秋子"和一个少见的姓氏,碑文说明这位秋子享年十八岁。这座坟墓看来很老,应当是大约五十年前建成的,上面已长满了青苔。不过有人精心照料这座坟墓,坟前有鲜花供奉,水槽也是最近才灌满的。

这个年轻人回到病房,得知叔叔已停止呼吸,还是十分悲痛。高浜老人在睡梦中迎来了死亡,没有任何痛苦,脸上带着 笑容。

年轻人向母亲讲述了他在墓地里看到的情景。

"啊!"他的母亲感慨道,"那肯定是秋子的墓!"

"妈妈, 秋子是谁?"侄子问道。

寡妇答道: "你那好叔叔年轻的时候,就和邻家的可爱女儿秋子定了亲。偏偏秋子得了肺痨,就在约定举行婚礼的日子前不久去世了。你叔叔悲痛欲绝。秋子落葬后,他就发誓终身不娶。后来他就在墓地附近建了这座小屋,便能永远守在心爱的人身边。事情都过了五十多年了。这五十年来,无论寒暑,你叔叔都会去那寺院里的墓地,在坟前献祭。可是他不愿提起这事,也从来不说……到了他离开人世的这一天,秋子终于来找他了,那只白蝴蝶就是秋子的魂魄。"

## 四

我险些忘了提一种古老的日本舞蹈"蝴蝶舞",舞者会扮演蝴蝶进行表演,过去曾在日本皇宫献艺。我不清楚现在是否还有人偶尔表演这种舞蹈。据说这种舞蹈非常难学。正式表演需要六名舞者同台,每一个舞步、每一个姿势或每一种神态都要遵守传统规范,每个人都要非常缓慢地回旋转圈和着羯鼓、大鼓、笛、箫、筚篥,还有连那西方的潘神[20]都不知道的多管乐器笙奏出的舞曲。

为了自我保护,我曾拜读过霍华德博士的著作《蚁》。<sup>[21]</sup> 我经常被蚊子叮咬。在我家附近有好几种蚊子,但是只有一种让我十分痛苦,那是一种有银色斑点和纹路的蚊子,叮起人来就像细针。如果被这种细针一般的蚊子刺到,疼痛感就像被电击灼伤一样激烈。只要听见它"嗡嗡"飞来的尖锐音调,就会明白即将被叮咬后会承受怎样的痛苦,那就和根据一种特定的气味能分辨品尝起来的味道一个道理。我最近发现,这种蚊子和霍华德博士所说的白纹伊蚊,或者致倦库蚊很像,其习性和白纹伊蚊酷肖。例如,比起夜间,它们更爱在昼间活动,在下午最为烦人。我发现这种蚊子是从我家花园附近的一座古老的寺庙墓地里飞来的。

霍华德博士的书中提到,要想把家里附近的蚊子铲除,就要找出它们滋生的水源,然后只需向里面倒一点石油或煤油。每周倒一次油,"按照每十五平方英尺一盎司的量,更小面积的水面的话,可以按照比例减少"。我顺便乐于介绍一下我家附近的情况!

我说过折磨我的蚊子是从佛寺的墓地飞来的。在那个老墓地的几乎每一座坟墓前面,都有一个用来积水的水槽。大多数坟墓的水槽是在支撑墓碑的宽大底座上凿出一个长方形空腔。 不过较为奢华的坟墓用的不是这种墓碑底座附带的水槽,而是 会放置用一整块石头凿出的一个较大的独立水槽,上面有家纹或者象征性的雕刻装饰。在最为卑微之人的墓前,没有水槽,水就盛在杯子或其他容器里,死者都必须有水供奉。同样必须供奉给死者的还有鲜花,在每一座坟前,你会发现一对竹花瓶或其他花钵,这些容器里当然也有水。墓地里还有一口井为那些坟墓供水。每当死者的亲朋好友来扫墓时,都会向水槽和杯筒里倒清水。可是在这种古老的墓地里,有成千个水槽和上万个花瓶,所以这些容器里的水不可能每天换新水。墓地里的水变得污浊起来。较深的水槽都很少变干——东京的降雨量很大,每年的十二个月里,这些水槽有九个月都多少有些积水。

正是这些水槽和花钵让我的大敌孳息。数以百万计的蚊子大军从这些逝者之水中涌现。按照佛教的教义,有些蚊子体内有墓地死者的灵魂转生,那是由于前世的恶业转世成了吸血恶鬼……总之恶毒的致倦库蚊或许正是某些邪恶的人类灵魂被压缩进一个布满可怕斑点的躯体变成的……

现在回到刚才在水中倒入煤油的话题,你可以在任何地方用煤油膜覆盖所有的死水表面来消灭蚊子。幼虫在水中浮起来呼吸时会死亡;成年雌性蚊子在接近水面产卵的时候,也会死去。我在霍华德博士的书中看到,一个有五万居民的美国城镇灭蚊的实际成本不会超过三百美元!

我在这里非常想知道,如果东京市政厅——在科学和进步问题上观念激进的东京市政厅,突然下令,每隔一段时间,在佛寺墓地的所有水面上都撒上一层煤油的话,会造成什么后果?明令戒杀,甚至连肉眼看不见的生命都禁止夺取的佛教,

怎么服从这样的命令呢?尊奉孝道的人能服从这样的命令吗?再想想,每隔七天,在整个东京的墓地里,要将煤油洒入数百万个水槽和数千万花钵花瓶里,在劳力和时间上要付出多大代价!不可能这样做的!为了让东京免遭蚊子侵袭,需要拆除大批古老的坟场墓地——这意味着拆除与这些墓地紧邻的佛寺,那么寺庙里的迷人庭院,庭院里的荷塘、镌刻梵文的石碑,还有小桥和圣林,以及面带古怪微笑的佛像都无法幸免!消灭致倦库蚊将会毁灭祖先崇拜的诗意建筑和一切——这代价太大,肯定承担不起……

再者说,时候一到,我也要去另一个世界,也会躺在某个古风佛寺的坟场里。埋在坟场里的我,与那些逝者相伴,这些人对明治时代的流行风尚、各种变迁和旧俗的解体都毫不关心。我家花园后面的旧式墓地是我死后合适的葬身之所。那里的一切都是美丽的,有着一种超然的令人惊诧的奇异之美。那里的一木一石都凝聚着某种古老的——如今在任何生者的大脑里都已不存在的古老理想。哪怕墓地里的阴影都不是现世的产物,不是现世阳光投下的影像,而是一个被遗忘的世界的产物。那个世界并不知道蒸汽、电力、磁力或者煤油这类现代化产物!

那佛寺大钟敲响之际,发出一种奇特的音调,唤醒了我内心深处的感情,与身处19世纪的我相距如此遥远,好生奇怪,乃至这种感情的微弱波动都让我害怕,非常害怕!我从未真正听见什么震耳欲聋的巨响,但是我意识到自己的灵魂深处有一

种挣扎和飘荡的感觉,一种仿佛记忆在挣扎着越过千百万世的生死轮回的阴影,到达光明的感觉。我希望今后能在听得见钟声的地方继续住下去……想到有朝一日我也可能会转生成吸血恶鬼,希望自己能在某个竹花钵里,或者墓前的水槽里重生,到时我从那里可以唱着微弱的如针刺般的歌声,去叮咬自己认识的某些人。

昨夜的暴风雨停歇之后,今晨的天空晴朗纯蓝,阳光夺目。空气宜人,昨夜烈风吹落无数松枝,甜美的树脂香气袭人。邻近的竹林里传来鸟儿的鸣叫,犹如在念诵《妙法莲华经》般婉转动听。南风吹拂的季节里,大地是如此幽静。如今这迟迟未至的夏日,果真来临了:日本特产的色彩奇异的蝴蝶在迎风飞舞;蝉鸣不绝于耳;黄蜂嗡嗡乱叫;蚊蚋在阳光下翩翩起舞;蚂蚁忙着修复风雨破坏的蚁巢······我想起了一则日本俳句:

无处可去啊, 蚂蚁的栖身之所, 在那五月雨中。

——晓台

不过我家后花园里的大黑蚁,看来却无须同情。不知多少大树被连根拔起,巢穴被风吹雨打弄个粉碎,道路被雨水冲毁,它们仍以某种难以想象的方式经受住了暴雨侵袭。在台风来临之前,它们除了关闭地下"町"的大门之外,没有采取其他特别的戒备措施。风停雨歇之后,它们在今日又豪情满怀地忙碌着,倒让我想要写一篇关于蚂蚁的文章。

我本想引用一些日本古代文学的内容当作文章的开篇—— 某些抒情的或玄奥的内容。可是我的日本朋友能够为我找到的 所有关于蚂蚁的内容,除了一些价值不大的诗句之外,都是中 国人写的。这些中国资料主要是一些志怪故事,在我看来,其中一个故事还是值得引述的,也没有比这个更好的故事了。

在中国一个名叫台州[22]的地方,有一个虔诚的男子,多年以来,一直狂热地崇拜某位女神。一天早上,他正在祷告祈福,一个黄袍丽人走进他家的客厅,就站在他面前。他大吃一惊,询问她有何贵干,为何不请自来。

丽人答道: "我不是凡间女子。我是神仙,正是你长久虔诚尊奉的女神,今日特来显灵······你可懂和蚂蚁说话吗?"

这男子犯了难,答道:"我只是一个出身低微的无知穷 汉,不是秀才,就算贵人的言谈,我也懂不了多少啊。"

女神听罢,微微一笑,从怀中取出一个小盒子,看形状像是个熏香盒子。她打开盒子,用一根玉指蘸一蘸,抹了一些油膏,涂在那人的耳朵上,对他说道:"现在,你出去找一些蚂蚁,待找到了,便弯腰仔细听它们说话。你会明白它们说些什么,会听到对你有利的事情……你切记,不要惊吓或激怒蚂蚁。"随后女神便消失无踪。

这男子立即出去寻找蚂蚁。他刚刚跨过门槛,就看见柱础 [23]上爬着两只蚂蚁。他低头侧耳倾听,发觉他真能听见它们在 说话,也能明白它们说什么,不由暗自惊喜。

"我们去找个暖和些的地方吧。"一只蚂蚁提议道。

"为何要找更暖和的地方?"另一只蚂蚁问道,"这地方有什么不好?"

"下面又湿又冷。"第一只蚂蚁说道,"这里埋了份宝物,阳光便不能让宝物周围的地面暖和。"

然后两只蚂蚁便一同离开了,男子匆匆跑去取铁锹。他就 在柱础旁挖掘,不久就掘出许多装满金锭的大坛子。发现这份 宝藏,让他成为巨富。

后来他时常还想去听蚂蚁谈话,却再也听不见它们说话。 原来女神赐予的药膏只有一天的药力,这男子便也只有一天时 间能听懂蚂蚁的神秘语言。

如今的我,就像故事中的那位中国神仙信徒一样,必须承认自己非常无知,自然也无法听见蚂蚁的谈话。不过一位名叫"科学"的仙女有时会用魔杖触碰我的耳朵和眼睛,然后有那么一小段时间,我能听到原本听不见的东西,也能感知原本无法感知的东西。

如果有人说起一个非基督教民族创造了一种在伦理道德上 比我们优越的文明,在某些社会环境里,会被视为悖德言论。 出于相同的理由,某些人也会对我将要说起蚂蚁的事情感到不 悦。但是在世上存在一些人,拥有我永远无望企及的智慧,他 们在基督教的祝福之外思考虫类和文明。最新出版的《剑桥博物史》一书给我很大的鼓励。书中有一段大卫•夏普教授对蚂蚁的点评:

根据观察,会发现在这些昆虫的生活中呈现了一种极为显著的现象。其实我们几乎无法回避这样的结论:它们在许多方面掌握的在社会中共同生活的艺术,完全超出了我们人类;它们在一些对社会生活大有裨益的产业和艺术达到的成就领先于人类。

我认为有一些通晓相关知识的人,会对一位专家的这种直白说法提出异议。当代的科学人不易对蚂蚁或蜜蜂感情用事,不过他会毫不犹豫地承认,在社会化的进化方面,这些虫类取得的进步"超过了人类"。赫伯特·斯宾塞先生[24],没有人会指责他有浪漫主义倾向,他要比夏普教授走得更远。他向我们说明,从一个非常现实的意义上来讲,蚂蚁在伦理和经济上都领先于人类——蚂蚁的生活完全致力于利他性目的。事实上,夏普教授有些不必要地使用下列谨慎的评论来让他对蚂蚁的赞美显得较为适当:

"蚂蚁的能力与人类有别。蚂蚁致力于整个物种的福祉,而不是个体的福利,可以说,蚂蚁的个体利益是为了群体的利益被牺牲和专业化了。"

从现实的人类角度来看,这段文字明显包含的意义——无 论在任何社会环境下,个人的进步为共同的福祉而被牺牲掉, 都是不尽如人意,有很大改善余地的——或许是正确的。因为 人类的进化还不完善,人类社会从人的进一步个体化中获益匪 浅。可是对于社会化的昆虫蚂蚁而言,这种隐含的批评意义是 值得怀疑的。赫伯特•斯宾塞说:"个人的进步在于让他更好 地适应社会合作,这有利于社会的繁荣,有利于种族的维 系。"换言之,个人价值只有在社会关系中才能存在。理所当 然的是,个人为社会做出的牺牲是有益还是有害,必然取决于 社会成员的进一步个体化带来的得失……可是正如我们目前看 到的那样, 在蚂蚁的社会条件之中, 我们最应当关注的是它们 的伦理条件。蚂蚁的伦理条件是人类无法批评的,因为它们实 现了斯宾塞先生描述的那种道德进化的理想。即"一个利己主 义和利他主义十分协调的国家, 乃至两者完全融合"。亦即在 这个国家里, 唯一可能的快乐就是无私行动的快乐。或者我再 次引用斯宾塞先生的话,昆虫社会的各种活动是"将个体幸福 完全彻底地抛在一边, 完全以集体的幸福为重, 乃至个体生活 看来只是为了关注社会生活而在必要的范围之内得到适度关 注,个体只需要摄入维持体力所需的食物,进行必要的休 息"。

 $\equiv$ 

我希望读者了解蚂蚁的园艺和农业活动,它们对于栽培蘑菇十分熟练;根据现有的知识,它们驯养了584种不同的动物;它们在坚硬的岩石上打通隧道;它们知道如何抵御可能危及自己孩子的大气变化;就虫类而言,蚂蚁的寿命之长极为特殊,是一个经过漫长的岁月生存至今的进化程度较高的物种。

不过我特意想谈的不是这些问题。我想说的是蚂蚁令人瞠目的礼节,还有叹为观止的道德观。[25]我们人类最崇高的行为

理想,与蚂蚁的伦理道德相比,还有很大差距——用时间来计算的话,不下几百万年……我在这里说的"蚂蚁",指的是这个物种之中最高等的那种,当然不是指所有蚂蚁。已知的蚂蚁种类大约有两千种。种类不同的蚂蚁的社会组织进化程度千差万别。要了解某些生物学上最为重要的社会化现象,以及同等重要的这些现象与伦理学的奇异关系,只有对进化程度最高的蚂蚁的社会形态进行研究才有意义。

关于蚂蚁长寿带来的相关经验的可能性价值,近年已有许多文章论述,我想在看过这些文章后很少有人会大胆否认蚂蚁具有个性。这种小动物拥有智慧,可以应对和克服一种全新的困难,让自己适应就其经验而言完全陌生的各种条件,这可以证明其拥有可观的独立思考能力。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蚂蚁没有在纯粹的利己方向上展现自己的个性。我在这里是从普通意义上使用"利己"这个词的。一只贪婪的蚂蚁、一只淫欲的蚂蚁、一只会犯下七宗罪[26]中的任何一罪的蚂蚁,甚至犯下任何一种微小罪过的蚂蚁,都是无法想象的。当然,同样难以想象会有一只浪漫的蚂蚁、一只理想主义的蚂蚁、一只诗意的蚂蚁,或者一只沉醉于哲思的蚂蚁。人类的任何一种精神都不可能在蚂蚁身上出现,蚂蚁的精神是一种绝对务实的精神。现在人类构建了社会体制,但是不可能养成蚂蚁那样完全实用的务实习惯。可是这种最为务实的精神是不会犯道德错误的。或许很难证明蚂蚁没有宗教观念。不过能肯定的是,宗教观念

对它毫无用处。蚂蚁不会产生道德上的软弱,也就无须宗教这样的"精神引导"。

我们只能模糊地想象蚂蚁社会的性质,了解蚂蚁道德的本质,哪怕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都必须设法去想象某种在人类社会,按照人类道德规范不可能存在的国家。就让我们想象一个人们全都在不停地狂热工作的世界,在工作的所有人看来都是女人。那些女人,无论任何一位,面对说服或欺骗都不为所动,只吃维持自己体力所需的少量食物即可。她们都属于一个特殊的神经系统,每个人的睡眠时间只需让这个系统维持较好工作状态即可,不会多睡一秒。所有人都是这个特殊社会的一分子,在这个社会里最低限度的放纵都会导致一些机能紊乱。

那些女性劳工的日常工作包括筑路、造桥、伐木、难以计数的建筑施工、园艺和农业、上百种不同家畜的饲养和保护、制造各种化工产品、储藏和保存无数食品,以及对族群儿童的保育。所有这些劳动都是为共同体而完成的,任何一位共同体的成员都只知道公共财产,没有"私有财产"的概念。共同体的唯一目标是培养和训练年青一代——几乎都是女性。她们的婴儿期很长:幼儿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仅无法自理,而且还不成形状,十分娇弱,必须非常小心地守护,应对哪怕最小的温度变化。幸运的,这些幼儿的保育员了解健康生活的规则,每个人都完全了解她应当知道的通风、消毒、排水、保湿和防止病菌危害的知识——或许病菌在她的视野之中,就像在我们人类用肉眼在显微镜下观察一样,是可见的。事实上,保育员都

完整地了解所有的卫生事务,甚至都不会有一位保育员在自己负责区域的卫生问题上犯错。

尽管面临这样无休止的长期劳动,每一个劳工也都不会邋遢肮脏,每个人都一丝不苟地打扫卫生,每天要上好几次卫生间处理个人卫生。每个工人的手腕上天生都带有最漂亮的梳子和刷子,那么在卫生间就不会无谓浪费时间。工人们除了要严格保持清洁之外,为了下一代,还必须让自己的房舍和庭院井然有序。除非地震、火山爆发、洪水或者残酷的战争,任何事情都不能让日常的除尘、清扫、擦洗和消毒工作中断。

四

现在就说那些更为怪异的事实:

这个辛劳不绝的世界,就如同维斯塔[27]的世界,却又更高一筹。诚然,有时这个世界会出现男性,但是他们只会在特定的季节出现,与工人或工作都没有任何关系。除了可能面临共同危险的特殊情况,他们之中没有人会冒昧和工人说话。也没有一个工人会想到和男人说话,因为在这个怪异的世界里,男人是低等生物,既不能战斗,也不能工作,只是一种必须为社会容忍的必要之恶。在女性之中,有一个特殊阶层,会被选为一族的主母,在特定的季节里,会有一段很短的时间屈尊与男人交往。主母无须工作,她们必须接受配偶。没有任何一个工人会梦想和一个男人为伴,这不仅仅因为这样的交往就是在最无谓地浪费时间,也不是因为工人必然都对所有男人怀有难以言喻的轻蔑,而是因为工人都没有婚配的能力。事实上,有些

工人能够单性繁衍,生育没有父亲的孩子。然而,通常来说,工人仅仅是出于其道德本能而身为女性,她拥有我们称之为"母性"的一切温柔、耐心和远见,可是就像佛教传说中的龙女[28]一样,她的真正性别已经消失了。

在防御食肉动物,也就是国家的敌人时,这些工人会得到武器,还有一支庞大的军队保护她们。战士们的个头比工人大得多(至少在某些团体里),乍一看,很难相信她们是同一族群。战士的块头大过她们守卫的工人百倍的情况并不少见。不过所有战士都是魁梧健壮的女战士,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半女性。她们能够承担繁重的工作,不过主要是为了战斗和牵引重物而生的,她们的用处限于那些需要力量而并非技巧的方面。

(为何是雌性,而不是雄性分化出了兵蚁和工蚁呢?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我非常肯定自己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不过决定因素可能是自然经济模式。在自然界,多个物种的雌性在体型和活力上要大大超过雄性。或许,在蚂蚁的世界里,完整雌性拥有更强大的生命力源初储备量,可以更迅速和有效地用于发展出一个特殊的战斗种姓。拥有生育能力的雌性应当在赋予生命的过程中消耗的全部能量,看来都被转移到侵略性力量或者工作能力的进化上而去了。)

真正意义上的女性——主母(其实极为稀少),会得到女王般的待遇。她们终日都得到毕恭毕敬的侍奉,乃至几乎不用表达自己的意愿。除了生育后代的职责之外,她们被免除了一切生存义务。她们日夜都得到精心照料,光是饮食就无比丰富奢华,为了生育后代,她们必须吃好喝好休息好。她们的生理特性也允许这样任意享受。主母们很少外出,除非有强大的护卫队跟从,是绝不会外出的,同时族群也不允许她们承受不必要的疲劳或危险。或许她们也没有什么强烈的外出意愿。整个种群的活动都围绕她们运转,所有的智慧、辛劳和节俭都是为了这些母亲和她们孩子的幸福。

最末尾,也是最不重要的种群,是那些主母的配偶——必要之恶,即男人。正如我在前文已叙的那样,他们只会在一个特定的季节出现,生命也非常短暂。虽说他们注定要与女王成婚,但其中一些却无从吹嘘高贵出身,因为他们不是女王生下的,而是处女工人生下的后代,也就是孤雌生育的孩子。由于这个特殊原因,他们只是某种神秘返祖现象的偶然结果,被视为低等生物。共同体容忍的任何种类的男性成员都很少,几乎都不足以为主母提供配偶,少数男性成员几乎在他们完成使命之后就死去了。在这个非同寻常的世界里,自然法则与罗斯金「29」的教导是一致的,即生活不努力就是犯罪。由于男性充当工人或战士都是无用的,他们存在就只有短暂的重要意义。他们其实并不像阿兹特克人为祭祀泰兹卡特里波卡「30」选出的献祭者那样被牺牲掉,后者好歹可以度过为期二十天的蜜月期,才最

终被掏出心脏献祭给神明。不过这些男性成员最终的命运几乎和阿兹特克的人祭同样悲惨。试想一下年轻的男性从小就知道,他们注定有一夜去侍奉女王,新婚之后他们在道德上就没有了生存的权利,婚姻对他们每一个人而言,都意味着注定要死亡,为了今后多代子孙的延续,甚至都不能指望年轻的寡妇为他们惋惜……

五

如果真要写一部《虫类世界罗曼史》的话,以上内容最多 不过是一个序。

到目前为止,与令人震惊的蚂蚁文明有关的最不可思议的发现,就是性抑制。在一些较为先进的蚂蚁生活方式之中,大多数个体的性生活都完全消失了——在几乎所有较高级的蚂蚁社会中,性生活似乎只维持在为了物种的延续所必需的程度。不过这个生物学事实的本身,却不如其赋予的伦理学意义那样令人吃惊。因为这种对性能力的实际抑制或调节,似乎是自发性的!至少就物种层面而言是自发性的。

现在人们相信这些奇妙的蚂蚁已经懂得在自己的幼年时期如何发展或者抑制性机能。它们成功地完美控制住了这种人们普遍认为最强大和最难管理的本能。性生活被严格限制在防止灭绝所必需的限度之内,这不过是受种群影响的许多重要经济行为中的一种(虽然是最惊人的一种)。利己性快乐(普通意义上的"利己")的能力,都通过生理上的改变受到同等抑制。食欲也直接或间接与种群利益联系起来,任何食欲上的放

纵都不可能,除非会直接或间接对种群有利。即使对食物和睡眠的不可或缺的需求,也只能在维持健康活动必需的程度上得到满足。个体只是为了公共利益而存在、行动和思考。在世间万物的法则允许的范围之内,这种公共利益完全拒绝让自己被爱或饥饿统治。

我们人类的大多数从小就相信,没有某种宗教信仰——对未来福报的某种希望或对未来惩罚的某种恐惧——就没有任何文明能够存在。我们接受的教育,是认为没有基于道德观念的法律法规,没有有效的警察力量来执行这些法律法规的话,几乎每个人都只会谋求个人利益,而对他人的利益不利。这样的话,强者会毁灭弱者;怜悯和同情会消失,整个社会结构会瓦解……这些教义承认了人性存在不完美的一面,包含了显而易见的真理。可是那些在数千年前最先宣告这些真理的人,从来没有想象过存在这样一种社会形式,在这个社会里,利己性是天然不可能存在的。仍没有宗教信仰的大自然为我们提供了确凿的证据,证明可以存在这样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积极行善的乐趣让义务的观念成为不必要。在这个社会中,和极行善的乐趣让义务的观念成为不必要。在这个社会中,本能的道德可以排除任何形式的伦理道德规范。在这个社会中,每个成员生来就绝对无私,精力十分充沛,乃至道德培养,即便对于最小的孩子来说,都只是在浪费宝贵的时间。

对于进化论者而言,上述这些事实必然说明,我们人类的道德理想主义的价值只是暂时性的,现代人类社会所说的美德、亲切和克己之类的品格,将来在某些条件下,最终会被更好的品格取代。进化论者发现自己必须去面对这样一个问题,一个没有道德观念的世界,是否会比一个运作受到上述道德观念约束的世界在道德方面更优越。他甚至必须扪心自问,在我们人类社会存在的宗教戒律、道德法规和伦理标准,是否正好证明我们仍然处于社会进化的一个非常原始的阶段。这些问题很自然地会引出另一个疑问:在这个星球上,人类是否能够达到一种超越其所有理想的伦理状态——一种我们现在称之为"恶"的一切都将消失,我们称之为"善"的一切都已转化为本能的状态。现在较高等的蚂蚁的社会已经到达伦理观念和准则都无用的利他主义阶段,我们人类社会能否达到呢?

现代思想界的巨擘们对这个问题给予了一些关注,其中最伟大的一位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部分是肯定的。赫伯特·斯宾塞曾表示,他相信人类将会到达一种在伦理上能与蚂蚁相比较的文明状态:

如果说在低等生物之中,我们发现存在这样的情况,即生物本性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乃至利他主义行为能够与利己主义行为相一致,那么必然存在一种不可抗拒的暗示,即在类似的条件下,类似的利他与利己行为的一致性会在人类之间发生。群居的社会化昆虫为我们提供了多个极其生动的实例。这些例子让我们明白,个体的生活实际上能在多大的程度上为满足其他个体生活的需求而牺牲······蚂蚁和蜜蜂都不会了解我们

人类理解的"责任"这个词的意义,也不能认为它们能明白人类理解的"牺牲"这个词的意义,但实际上它们一直在这样做……(各种事实)向我们展示了在组织内部的各种可能性之中,可以产生一种天性,让一个组织成员(蚂蚁)在追求利他主义目标时,就像其他组织(人类)追求利己主义目标时一样充满活力。这些事实也向我们表明,在蚂蚁的组织里,追求这些利他主义目标的另一方面,就是在追求利己主义目的。为了满足组织的各种需求,这些有利于他人福祉的行动必须实施……

上述情况是真实存在的,将来必然会出现的情况就是,利己主义将会一直受到利他主义的支配,但这不是终极状态,最终利他主义思维会成为一种巨大的快乐源泉,乃至比起自我满足的愉悦来,这种快乐的境界会更高……最终会达到这样一种状态: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水乳交融,两者完全融为一体。

## 六

当然,上述预测是认为类似于昆虫社会的各种分工,将会在人类社会实现社会结构专门化有所体现的基础上做出的,并不意味着人类的本性将会在未来经历昆虫那样的生理性变化。在未来的人类社会,活跃的大多数人群由半女性的工人和勇猛妇女战士组成,为极少数懒惰的主母辛勤劳动,我们根本就无法想象这种社会状态。即便在《未来的人群》这一章节,斯宾塞先生也没有对生理变化对产生更高级的道德类型是不可避免的这一观点,进行详细阐述——虽说他在一篇关于完善的神经系统和人类出生率大幅降低的综述文章中,暗示这种道德进化会意味着极大幅度的生理变化。如果我们相信对未来的人类而言,互惠互利的欢乐将代表生活的全部愉悦,那么根据昆虫生

物学上事实已经证明了在进化可能性的范围之内已经发生的变化,去想象其他生理上和道德上的变化,是否也是合理的呢?我不知道。我极其敬重赫伯特·斯宾塞,认为他是在世的最伟大的哲学家。接下来我写下的任何内容违背了他的教诲,我会觉得非常遗憾。明智的读者可以想象到,我写下这篇文章是受综合哲学[31]的启发。不过接下来我经过思考写下的内容,由我个人负责,如果我犯了错,罪责也会归于自己头上。

依我看,斯宾塞先生预言的那种道德转变,只能借助生理变化才能实现,而且代价是巨大的。昆虫社会表现出的这些伦理条件,只有经过数百万年为对抗最为强烈的各种需求进行拼死努力,才能够实现。人类必须同样无情地去对付和控制各种需求,最终才能够实现类似的伦理条件。斯宾塞先生已经表明,人类可能要承受最艰巨考验的时代尚未到来,在那个时代还要面临人口不断增长可能带来的最大压力。在那样的长时间压力下,我认为人类的智力和同情心将大幅增长,而智力的增长将会以抛弃高生育率为代价。可是我们被告知,生育率的下降不足以保证人类社会达到最高状态,只会减轻人口压力,而人口压力是造成人类痛苦的主要原因。人类一直在不断追求社会均衡的状态,但是永远无法真正达到——除非人类能找到解决经济问题的某种办法,正如社会性昆虫通过抑制性生活来解决问题那样。

假设人类发现了这种更好的办法,然后人类会决定抑制大多数年轻人的性发育,以便将现在性生活要求的那些精力转移到发展更高级的活动中去,结果人类会像蚂蚁一样,进入一种同种异形状态吗?那么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将来的人种会不会真的是女性比男性在进化上取得更大发展,使得无明显性别特征的大多数个体占据人类的高级阶层呢?

考虑到即便今天,还有许多人完全是出于无私(更不用说宗教)动机,而宣誓终身独身,那么在人类进化到一个更高级阶段后,为了共同的福祉,特别是从为了获得各种共同利益的角度出发,欣然牺牲掉自己的大部分性生活,看来不是完全不可能的。在这样的利益之中,一项较明显的利益——仍然假设人类能够仿效蚂蚁的方式来控制性生活——使人类的寿命大大延长。突破性别限制的更高级的人类或许能够实现一千年的长寿梦想。

我们已经发现,就我们必须去做的工作而言,生命太短暂了;随着不断加速的新发现,知识在永不停止地扩张,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一定会找到越来越多的理由,去惋惜生命的短暂。科学永远不会发现炼金术士希望的长生不老药。宇宙的力量不允许我们去戏弄它。它赐给我们的每一项利益,都必须全价付款:不付代价便一无所获,是一条永恒的法则。或许长寿的价格就是蚂蚁已经付出的代价。或许,在某个古老的星球上,已经有某个物种付出了这种代价,生育后代的能力仅赋予

一个特殊阶层,而这个阶层与同一物种的其他阶层,在形态上 有着某种难以想象的差异······

七

然而,虽然昆虫生物学的各种事实对人类未来的进化过程 提供了许多暗示,可是就伦理与宇宙普遍法则的关系而言,这 些事实是否也意味着某些最为重大的意义呢?显而易见的是, 我们不会承认,在所有领域都受到人类道德经验谴责的生物, 能够实现最高层次的进化。显而易见的是,至高的力量就是无 私的力量,这种至高的力量永远不会赋予残忍或荒淫。这世上 或许没有神,但是塑造和分解一切生命形式的力量似乎要比神 更为严格。生命的形态如恒星的运行轨迹一样纷繁复杂,要证 明其中有一种共同的"戏剧性倾向"是不可能的;不过在宇宙 的演化过程中,每一种从根本上反对人类利己主义倾向的伦理 体系的价值,看来都是得到肯定的。

## 注解:

- [1] 坦塔罗斯是希腊神话中的人物,原本是宙斯在人间最受宠爱的儿子,获得了许多荣誉,但因为虚荣和狂妄作恶多端,被打入冥界受苦。后来在西方,人们就将巨大的苦难称为"坦塔罗斯的苦难"。——译者注
- [2] 日本平安时代中期的关东豪族和武将,939年起兵对抗朝廷,自称"新皇",关东扰攘,震动京都。940年,平将门被平贞盛和藤原秀乡率兵讨伐,中箭身亡。——译者注

- [3] 日本的一种古典短诗,以三句十七音为一首,格式为五七五。 ——译者注
  - [4] 理查德·克拉肖,17世纪的英国诗人。——译者注
- [5] 《圣经》中提及,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在迦拿参加了一场犹太人的婚礼。耶稣在婚礼上显圣,让人们看到清水变酒的神迹。——译者注
- [6] 原文为"Nympha pudica Deum vidit, et erubuit."在这一诗句中,古典诗人所用的"水仙"(nympha)一词是双关语,既是指源泉,也是指源泉的神性,或者春天——令人联想到日本诗人运用自居所作的优美俳句之一。——作者注
- [7] 更常见的写法是"脱ぎかける",意思是"脱下和挂起"或"开始脱下",这则俳句要表达的完整意思应当是:"一个女人轻轻脱下的那件羽织,看上去真像一只蝴蝶。"一个人肯定在见过羽织这种服装后,才会领会这种比拟。羽织是一种丝绸上装——男女都可穿的一种有袖外套。不过这则俳句暗示的是一件女式羽织。女式羽织的色彩更为丰富,材质也更为讲究,衣袖宽大,衬里通常用的是鲜艳的丝绸,色彩丰富。在女性脱下羽织的时候,亮丽的衬里显露出来,这一时刻衣袂飘动的华丽完全可以比作一只正在飞舞的蝴蝶。——作者注
- [8] 捕鸟竿上会涂抹粘鸟胶,这一则俳句说的是有一只蝴蝶被捕鸟竿粘住时不停地在上面舞动,会让鸟儿警惕,从而妨碍人用竿子捕鸟。——作者注
- [9] 即使蝴蝶在草丛中栖息的时候,也能看见双翼不时会振动,仿佛在梦中飞行。——作者注
- [10] 这是日本最伟大的俳句作者芭蕉留下的一则俳句。俳句表达的是对美好春日的喜悦之情。——作者注

- [11] 字面上的意思就是"无风之日",不过原日文诗歌中使用的双重否定句式,不一定像英语或者现代汉语那样代表肯定的意思。这则俳句的意思是即便当天没有起风,蝴蝶飞舞在眼中看来就像是有一阵清风在吹一样。——作者注
- [12] 暗合佛谚: "落花不返枝,破镜难重圆。"这则俳句其实就是在以另一种方式讲述这则佛谚——虽说在我看来落花重返枝头……可是不对, (枝头上)只是一只蝴蝶。——作者注
- [<u>13</u>] 这则俳句或许在描绘樱花落下枝头时轻盈飘动的姿态。—— 作者注
- [14] 这是在说,群蝶优雅飞舞的动作令人想起芳龄少女衣着考究、身穿长袍、长袖飘飘的优雅风姿……日本有句老话称:"哪怕魔鬼,在十八岁时都如蓟花般美丽。"——作者注
- [15] 或许对这则俳句可以进行更加明确的解读: "你说和睦相处? 是的,如果我们来世能重生成田边的蝴蝶,那么我们就可以和好了!"这是著名诗人一茶在与妻子离异时写的。——作者注
- [16] 字面意义就是: "我希望永远拥有追逐蝴蝶的恒心。"亦即我希望自己像一个快乐的儿童那样,一直能够在简单的事情之中寻找到乐趣。——作者注
  - [17] 这是日本民间的一种误解,或许源自中国。——作者注
- [18] 因蝴蝶幼虫的外表与日本农民雨天穿的蓑衣相似而得名。 ——作者注
  - [19] 日语非常形象地称这种大白萝卜为"大根"。——作者注
  - [20] 希腊神话传说中的牧神,擅长吹笛子。——译者注

- [<u>21</u>] 利兰·霍华德(1857—1950),美国昆虫学家,1901年出版了《蚊》一书。——译者注
- [22] 原文为"Taishu",音译为台州、泰州或者其他音同字不同的地名都可以。——译者注
- [23] 又称柱础石,中国传统木结构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垫在屋柱下承受压力。——译者注
- [24] 赫伯特·斯宾塞(1820—1903),英国哲学家,提出了一整套学说,将进化论的"适者生存"说应用在社会学领域,被称为"社会达尔文主义之父",他在宗教、政治、修辞、生物和心理学领域也著作颇丰,有所贡献。——译者注
- [25] 这方面的一个有趣事实是,日文沿用的汉字"蚁"字是一个会意字,由"虫(昆虫)"和"义(义理,即道德正直)"二字组成。所以汉字"蚁"字实际上就是"礼仪端正的虫类"的意思。——作者注
- [26] 天主教教义规定的七项原罪,按照严重程度依次为傲慢、嫉妒、暴怒、懒惰、贪婪、暴食和淫欲。——译者注
- [27] 罗马神话中的住家女灶神。维斯塔神庙燃烧的圣火永远不能熄灭,由六位女祭司轮值守卫,除非生病,一般都不准女祭司离开神庙。——译者注
  - [28] 《妙法莲华经》有龙女化为男性成佛的故事。——译者注
- [29] 约翰·罗斯金(1819—1900),英国作家和美术评论家。罗斯金同情劳动者,他写下的社评让他被视为道德指引者。——译者注
  - [30] 阿兹特克神话中的主神之一。——译者注

[31] 斯宾塞将自己的哲学体系称为"综合哲学",即从力学、生物学、社会学等多个方面系统地综合论述实证主义哲学观点。——译者注

## 灵之日本

## 碎片

日落时分,两人来到山脚下。山上全无生气——了无水痕,不见草木,也不见飞鸟踪影——除了荒芜和更高处的荒芜之外,别无其他。山顶没入天际,不知究竟多高。

此时菩萨对年少的同伴说道: "你想要看的将会看个真切。不过灵境路途遥远,道路艰险。随我来,休要害怕,天会赐你力量。"

二人登上山去,暮色已将他们罩住。山间并无踩实的路径,也没有前人巡山的任何踪迹,山路上尽是大堆碎片,无休无止,就在脚下来回翻滚。有时一件被踢开的东西撞击之间会发出空洞回音;有时被踩踏的东西便如贝壳受力后那般爆裂。点点繁星指明方位,令人欣悦;夜色却越发深沉。

"我的孩儿,莫要害怕。"菩萨开口指点道,"虽说道路险峻,却没有危难。"

繁星之下,二人一路攀登,得灵力之助,脚步越发快捷。他们越过高处的薄雾,回首向下望去,只见一片全无声息的云雾,如同一片乳色海洋的潮水一般,在二人高攀之时后浪推前浪,越发汹涌。

他们攀登了几个时辰,不可见的东西被踩在脚下,发出沉闷的柔和破裂声响。

登山朝圣的后生将手放在一块颇为光滑、却并非石头的物事上,举了起来,隐约看到死亡肆无忌惮的嘲笑。

"我那孩儿,休要这般流连!"菩萨师尊开口敦促道,"你我定要登上顶峰,那里还十分遥远!"

黑暗之中,二人一路攀登,一直能察觉到脚下柔软怪异的碎片,还能看到冷火蠕动之后复又消逝,直到夜空的天际变成灰色,繁星开始落下,东方现出朝气。

二人仍在攀登,得灵力之助,越来越快捷。如今他们四周都是死亡的阴寒和无边的幽静······东方已燃起金色火焰。

随后映入朝圣后生眼帘的是山阶露出的本来面目,他顿时战栗不已,毛骨悚然,无比惊恐。这山上没有实地,在他下方、四周和上方都没有,只有一堆难以估量的骇人的颅骨和颅骨碎片,还有骨灰。就在骨灰缓缓漂移之际,有颗脱落牙齿的微光掠过,仿佛浪潮余波之中贝壳碎片闪出的微光。

"我那孩儿,莫要害怕!"菩萨厉声点化道,"唯有心坚如铁,方能到得灵境!"

他们身后的世界消失不见。除了下面的云朵,上面的青天,还有那青天白云之间连绵不绝、斜斜上升的颅骨之外,眼中再无他物。

随后太阳升到与两名登山之人一般高的位置,阳光竟无一 丝暖意,只是冷冽如刀。朝圣的后生只觉得无比惊恐、梦魇深

沉、幽冥可怖,一切都在不断膨胀,重重压在他身上,让他双脚动弹不得——他猛然全身脱力,如同沉睡之人般梦呓起来。

"快些,快些,我那孩儿!"菩萨高声道,"白日短暂, 峰顶还十分遥远。"

那朝圣后生却尖声惊叫:"我怕!怕得难以名状!我已全身脱力!"

"我那孩儿,你会恢复力量。"菩萨答道,"现在看看你的上下四周,且对我说你看到什么。"

"我做不到。"朝圣后生哭道,战栗如筛糠一般,紧紧抓住菩萨,"我不敢向下看!在我面前和四周,除了人的颅骨之外,别无其他。"

"只不过嘛,我那孩儿。"菩萨柔声笑道,"只不过你还不知道这座山是何物所建。"

朝圣后生战战兢兢,只是又说道:"我怕!怕得难以名状!除了人的颅骨之外,别无其他!"

"这是一座颅骨堆成的高山。"菩萨回应道,"不过我的孩儿,你要知道,这所有的颅骨都是你自己的!每一枚颅骨彼时都曾是你的梦幻、妄念和欲望的巢穴。其中甚至没有一个是他人他物的颅骨。一切——所有一切无一例外——在你的亿万前世往生之中,都是你的。"

# 振袖

近日,在经过一条多是旧货商人租赁经营的小街之时,我 发觉一家店铺门前高悬着一领深紫色振袖(日式长袖袍)。这 是一领德川幕府时代的贵妇人穿着的长袍。我驻足打量袍上绣 缀的五纹<sup>[1]</sup>;就在这一刻,我记起一个传说,据说曾一度让江 户城毁灭的一领类似长袍的传奇故事。

大约二百五十年前,幕府将军居城江户城有一位富商。在一次庙会上,他的女儿在人群中看到一位俊逸非凡的青年武士,一见倾心。不幸的是,在她向随从打听这位武士是何许人也、哪里人氏之前,此人便在人潮推挤之间不知去向。不过他的身影在姑娘的脑海中依然清晰可辨,甚至连衣装的细节也不例外。当时青年武士穿着的节日盛装华丽得不亚于年轻女子;在这痴心少女眼中,那位英俊陌生武士的上衣看来极为华美。她一心以为,穿上一领质地和颜色相似、绣缀同样家纹的长袍,或许在将来的某个时刻,能够让那心上人留意。

于是她按照当时的式样,做了一领长袖袍,视之如珠如宝。每次外出,她都会穿上这领长袍;在家之时,她会将长袍悬挂在卧房里,想象她那不知其名的爱人身穿长袍的风姿。有时她会在这领长袍前流连几个时辰,反复梦想和哭泣。她还会向众神和佛陀祷告,希望能赢得那后生的爱慕——时常反复念诵日莲宗的七字真言:南无妙法莲华经!

偏偏她再也没见过那年轻武士;她思慕其人,弄得形容憔悴,一病不起,撒手西去,入土下葬。在她落葬后,她极其珍视的振袖长袍被送入家族时常参拜的佛寺。如此处置死者衣物是一种古老习俗。

住持能够将这领长袍卖个好价钱;这是一领造价昂贵的绢丝长袍,袍上也没有任何撕扯痕迹。一个与死者年龄相仿的少女将袍子买下。她只穿了一天。然后她便病倒了,行止开始变得怪异起来——哭诉有个俊朗后生的幻象在她心头萦绕,只因对此人倾心爱慕,她就要死去了。片刻之后,她便撒手西去;这领振袖长袍再度被送进寺院。

住持又将袍子卖了;这袍子再度为一个年轻姑娘所有。这姑娘仅仅穿了一次。随后她也病入膏肓,谈起一个俊美的后生身影,同样死去,而后落葬。长袍三度被送入寺庙;住持满腹狐疑,踌躇不决。

尽管如此,他还是冒险再度将这件不祥的袍服出售。袍子再度为一位女郎所购,又只穿着一次,再度憔悴病倒,撒手人寰。这领长袍便四度被送入寺院。

这下住持断定有邪灵作祟,他吩咐几名寺僧就在寺院庭院 中生火,要将这领长袍烧了。

于是众人生起火来,那领振袖长袍被掷入火中。偏偏就在绢丝开始燃烧之时,袍上陡然现出眼花缭乱的火焰字迹

——"南无妙法莲华经"七字真言——随后这些火字接连如同 巨大火花一般蹿上寺庙屋顶,这间寺庙燃起大火。

霎时火苗从燃烧的寺庙落到邻近房舍的屋顶上;不多时整条街都燃起大火。少顷一阵海风吹过,将火势带向多条更远的街道,大火逐街蔓延,波及各町[2],几乎整座江户城都被烧毁了。这场浩劫就在明历三年[3]元月十八日发生,东京人依然记得这场"振袖大火"。

根据名为"纪文大尽"的故事书所述,制作这领振袖的少女名叫阿鲛,是麻布区百姓町的酒商彦右卫门的女儿。她因美貌也被称为麻布小町。一本书称那座传统寺庙是本乡区日莲宗的寺庙本妙寺,绣在袍服上的家纹是桔梗。不过这个故事有许多不同版本,我不信《纪文大尽》的说法,因为此书断言那俊美武士其实不是男子,而是一条化作人形的蛟龙,此蛟曾在上野的不忍池中栖息。

透过阴暗,我看到花瓶之中有一株莲花。这尊花瓶的大半目不可见,不过我知道花瓶是青铜制成,两只闪光的把手雕成龙身。只有莲花全被照亮:三枚洁白花朵,五片金绿相间的叶子——上叶面是金色,卷曲的下叶面是绿色——是一朵人造莲花。一缕斜阳正让这莲花沐浴享受——向下一片阴暗,向外是暮色之间的一座寺院。我看不见阳光倾泻的入口,却知道那是一扇形如寺钟的小窗。

我看见莲花的原因是我嗅到一股燃香的味道,这是我初次 走访一个佛教圣地的记忆。通常我嗅到燃香味之时,这一景象 就会勾勒出来,此后,我在日本第一天的其他感受会以几乎痛 苦的敏锐程度迅速相继复苏。

这种燃香的馨香几乎无处不在。燃香味成为远东微妙复杂、令人永远难以忘怀的气味的一部分。燃香气味在寺庙,也同样在民居萦绕;在大名的屋敷(宅院),也同样在农舍里萦绕。神道教的神龛里的确没有燃香——这是日本古老神灵的憎恶之物。不过在佛门信众的生活之所,燃香随处可见。每一座供奉佛龛或佛碑的房舍之内,在特定的几个时候就会焚香;甚至在最原始的乡野孤舍,你都会发现那些路边佛像——不动明王、地藏菩萨和观音菩萨的小石像前,都有香烟缭绕。旅途的许多经历——视听的怪异印象——在我的记忆之中仍与那种馨

香相关——通往古怪旧神殿的,极为寂静的阴影下的大道;通往云端腐朽寺庙的布满青苔的腐朽阶梯;节庆夜晚的欢乐骚动;闪烁灯笼在前引路的大队灵车;遥远荒凉的海岸上,渔家小屋里传来的家族祷告的低语;还有那只有升起的青烟标识的小小荒冢——在向阿弥陀佛祝祷之时,朴素的心灵记得的宠物鸟兽的坟墓的幻影。

不过我所说的馨香只是廉价燃香的气味——人们普遍使用的燃香。还有许多其他类型的燃香,品质的变化也令人惊诧。一束普通线香——大约与普通的铅笔芯一样粗细,稍长一些,几钱<sup>[5]</sup>就能买到;而一束品质较好的线香,在并无经验的人看来只是颜色上有些差异,便需花费几元,这价格还算便宜的。还有更昂贵的各种燃香——名副其实的奢侈品——制成菱形、薄饼形、含片状;一小包这样的香料就价值四五英镑。只是与日本燃香有关的商业和工业问题是一个非常奇特的话题中最无趣的部分。

说它奇特,是由于传统和细节无穷无尽,这种奇特大到不知从何说起。我甚至不敢去想象全面讲述这个话题所需的篇幅究竟要多长·····用一些日本对香料最早的了解和使用的简要叙述来开始写这类文章应当是恰当的。接下来我会讲述佛教燃香最早从朝鲜传入的各种记载和传说。552年[6],百济圣明王将一套佛经、一尊佛像和一整套佛寺祭器法器送给日本这个海岛帝国。然后必须讲述的一些内容是10世纪,延喜和天历年间创制

的那些燃香分类法,还有在13世纪后半期访问中国时,将中国人关于燃香的智慧传达给用明天皇的古代大臣君隆(Kimitaka)参议。之后应当提及仍在多座日本寺院保存的古代燃香,以及著名的兰奢待香片(明治十年在奈良公开展出),这些名贵香料为日本史上的三俊杰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所用。

在此之后,我们将会简述日本制作混合香料的历史——会提到豪奢的足利尊氏设计的香料分类,以及后来由足利义政确立的命名法则。义政收集了130种香料,还为这些香料中较为珍贵的品种首创了即便到今天人们都能了解的名称——诸如"花之雪""富士之烟"和"法华"。同样还应举例说明的有与几个大名家族保存的历史上的香料有关的传统,以及根据数百年来世代相传,仍以皇室首创者名号命名的香料制作秘方——诸如"日野大纳言制法""仙洞院制法"等方法制成的样本。那些"模仿莲花芳香、夏日微风气息和秋风之味"的奇异燃香的配方也应提供。还应引述一些燃香奢华大时代的传说——诸如陶尾张守的故事,他为自己建造了一座香木精舍,又在他举兵叛乱之夜将精舍付之一炬,当时精舍焚烧的烟雾飘香足足十二里之远……

当然仅仅混合香料史的资料汇编就需要研究大量文献、论文和书籍,尤其是诸如《薰集类钞》或《燃香藏家分类手册》那样的奇异著作。内容包括香道十派的教导;燃香制造最佳季节的指导;用于焚香的"不同种类的火"(一种称为"文

火",另一种称为"武火")的说明;以及根据季节和场合让香炉的灰烬形成各种不同精美图案的法则······

至于悬挂在房舍中用于驱邪的香囊,还有从前人们佩戴保护自己不受邪魔侵害的较小香囊,都理当专辟一个章节。然后这篇文章的很大一部分必须用于描绘燃香的宗教用途和各种传说一一这本身就是个大课题。还不得不去考虑古老"香会"的奇特历史,这些古老"香会"精心举行的仪式只有依靠大量图标的帮助来解释。

讲述日本古代从印度、中国、安南、暹罗、柬埔寨、锡兰、苏门答腊、爪哇、婆罗洲和马来群岛——在关于燃香的极少数书籍提及的所有地方进口香料这个课题至少要用一个章节。最后一章应当讨论燃香的浪漫文学——提到燃香仪式的诗歌、故事和戏剧;尤其是那些将身体比作燃香、将激情比作吞火的情歌:

移り香のうすくなり行く薫物の くゆる思に消えぬべきであらう

正如焚香让你的外袍散发微弱的香气,

将我的生命燃烧,被渴望的痛苦吞噬!

······这个主题仅列提纲就太可怕了!我将只尝试对使用燃香的宗教、奢华和与灵魂有关的用途做一些笔记。

穷苦百姓在佛像前焚烧的随处可见的普通燃香,名为"安息香"。这种燃香非常廉价。香客在名寺古刹门口的铜香炉里,将这种普通燃香大量焚化;你在路边的佛像前也经常会看到成堆的廉价香灰。这些都是虔诚的行路人使用的,他们在旅途经过的每一处佛像前驻足,反复进行简短祈祷,只要可能,就会在佛像脚下摆上一些线香焚烧。不过在富丽堂皇的寺庙里,还有举行大型宗教仪式之时,会使用昂贵许多的香料。佛教仪式一共会使用三种薰香:香,又称正香,有许多种类("香"的字面意义只是"芳香"而已);膏香,一种含香气的药膏;还有末香,一种含香粉末。香用于焚烧;膏香涂抹在僧人的手上,用作洁净膏油;末香就在圣殿四周抛撒。据说这种末香和佛经文献中频繁提及的檀香粉是一回事。不过只有真正的香料才能被称为与宗教仪式有着重要关联。

《僧史略》<sup>[7]</sup>宣称: "香料乃诚意的信使。富有的须达多想邀请佛陀用餐时,就使用了香料。在款待佛陀之日的前夜,他虔诚地登上房顶,整夜站立在那里,手持一座盛放珍贵燃香的香炉。由于他经常这样做,次日佛陀就必定在他所希望的时候准时到来。"

这段文字清楚地表明燃香是一种焚香邀约,象征着虔诚信徒的诚意。不过燃香也象征其他事物,为佛教文学提供了许多非凡的明喻。其中一些并非十分无趣的明喻就在祝祷时出现,摘自《法事赞》[8]一书的下文提供了一个生动的例子:

"愿我身净如香炉,愿我心如智慧火,念念焚烧戒定香, [9]供养十方三世佛!" 有时佛教用德行来化解业力的讲经布道,就好比用纯粹的火焰来焚香——有时又再度将人的生命比作燃香的烟雾。信州僧人明传在他的著作《百通切纸》中引用佛经《九十个条》,说道:

焚香之际,我等看到只要燃香尚存多长,焚香的时候便有多长,香烟直冲天际。如今我等的肉身——这副地水火风一时结合的肉身的呼吸——就好比香烟一般。火焰熄灭之时,燃香即变成冷灰,这就好比我等火葬,用柴堆将自己烧尽之时,肉身化为灰烬一般。

他也告诉我们每一位信徒都应从尘世燃香的香味得到奇香极乐世界的启发。他说:

升上奇香极乐世界的第三十二妙香誓中写道: "皆以无量杂宝,百千种香,而共合成。严饰奇妙,超诸人天。其香普薰,十方世界。菩萨闻者,皆修佛行矣。"古时德智超卓之人,因其誓言可感知这种异香;不过我等在那后来岁月出生,德智略逊一筹之人,却无法感知。然而,我等在阿弥陀佛像前点燃香火,嗅到香气,将其想象成极乐世界的美妙异香,不断诚心念佛,以谢我佛慈悲之时,于我等大善。

### 四

然而,在日本使用香料并不局限于宗教仪式和典礼,其实 较昂贵的各种香料主要是为社交娱乐制造的。早在13世纪,焚 香已是日本贵族的一种娱乐。或许你曾听说过日本人的茶道礼 法,还有他们奇特的佛教史,而我以为每一位外国的日本古董 收藏家都应当了解一些茶道在某一时期达到的奢华程度,这是 一种用茶道在以前使用的华丽茶具的品质充分证明的奢华。只不过嘛,日本的香道在过去和现在,都要比茶道讲究得多,昂贵得多,也有趣得多。除了音乐、刺绣、诗歌创作和其他旧式女性教育的科目之外,人们希望明治时代以前的年轻淑女取得三项特定礼仪——花道、茶会(茶道)和香会方面的成就[10]。香会是足利幕府时代以前就创设的,在德川幕府治下的和平时期最为风行。随着幕府的垮台,香会已不再是时尚;不过最近香会在某种程度上复兴了。然而,香会不太可能再度成为旧意义上的真正时尚,一部分是因为香会代表的是根本无法复兴的罕见的社交风雅形式,另一部分是因为香会代价昂贵。

我将香会译为英语时写作"incense-party"用"会"(party)这个字的意思是这个词就像"牌会""惠斯特纸牌会""棋会"那样是个复合词。这样译是因为香会完全是一种为了玩一个游戏——一种非常奇特的游戏而举行的聚会。熏香游戏有几种;不过所有的游戏竞赛都要依靠记忆力和仅以香气来为不同种类的香料命名的能力。这种被人称为"十炷香"的香会变化多端,通常被认为是最为风雅的香会,我将设法告诉你这样的香会如何进行。

日文中的数字"十",或者更确切地说,这个汉字的变通 用法,不是指的十种,而是指十盒香料;因为十炷香除了最为 风雅之外,也是一种非常简单的香料游戏,只用四种香料来 玩。一种香料必须由应邀赴会的宾客提供;三种由召集香会的 东道主提供。后三种香料通常在多个纸包里准备好,纸包里一 共有一百个薄香片,一百个香片分为四份,每一份被包进一张 纸里,纸上有编号或标记来说明香料的品质。于是为品级为一号的香料备好四个盒子,为二号香料备好四个盒子,为三号香料备好四个盒子,或者说为三个品级的香料一共备好十二个盒子。不过宾客——通常所说的"客香"给予的香料并不分开,只放入一个写有汉字"客"的封套里。于是我们一共有十三个纸包开始玩游戏;但是三个纸包要根据以下方法用于预备抽样体验——或者如日本人所说的那样要"试香"。

我们假设为一个六人香会安排游戏——不过没有规则限定玩家的数量。六人排成一列,如果房间小的话,就排成一个半圈,但是他们不会坐得很近,这是出于行将发生的各种因素所做的考虑。然后东道主,或者被指定焚香之人,会准备一份一品香,在香炉中点燃,将香炉递给第一个座位上的宾客[11],宣告:"这是一号香。"宾客根据香会要求的优雅礼仪接过香炉,吸入香气,再将香炉传给邻座宾客,后者以同样的方式接过,再传给第三位宾客,这位宾客再将香炉交给第四位,以此类推。香炉在香会巡行一周,回到焚香者手中。一个二号香的纸包和一个三号香的纸包同样会准备好,朗声宣告,经过检验。不过"客香"不会试香。玩家应当能够记住试香的香的不同气味,他要做的就是完全根据客香香气的不同品质在适当的时候将其辨别出来。

最初的十三包香在"试香"后便减为十包,每名玩家都会得到一组十个小牌子——通常都刷上金漆,每组牌子都用不同的装饰。这些牌子只背面有装饰,装饰几乎总是某种花卉图案——一组可以用金色菊花点缀,另一组可以用一丛燕子花,还

有一组用梅枝,等等。牌子的正面则贴上数字或标记;每一组有三个牌子上标有数字"一"、三个标有数字"二"、三个标有数字"三",还有一个标有"客"字。分发这些牌子后,一个名为"符箱"的盒子就被放在第一位玩家面前,随后所有人准备好进行真正的游戏。

焚香者退居一面小屏风后方,像洗牌那样将扁平的纸包打散后再整理,再取下最上面的一个纸包,将里面的香放进香炉,再回到众人面前,让香炉在众人手里传上一轮。当然,这一回他没有宣告使用了哪种香。当香炉手递手传送之时,每个人在吸入香烟之时,将一片他认为是他所嗅香的标记或编号的牌子放入牌盒内。例如,如果他认为嗅的香是客香,就会将标有"客"字的一个牌子投入盒子里;如果他相信吸入的是二号香,就将一个标有"二"字的牌子放入盒内。一轮结束后,牌盒和香炉都会回到焚香者手中。他从盒中取出六个牌子,将其卷入包着方才众人猜的香的一张纸中。牌子本身留下每个人各自的记录和全体的记录,因为每位玩家都记得自己那一组牌子上的特定图案。

其余九包香根据整理时摆放的次序,用同样的工艺方法点燃消耗,供玩家判别。当所有香都用过后,牌子就从包裹的纸卷里取出,正式记录成文,宣布当天的胜者。我在这里提供如下记录的译文,这译文几乎可以一目了然地解释那场游戏的所有复杂情形。

根据这一记录,使用"幼松"图案牌子的玩家只错了两次;而持有"白百合"组牌子的玩家只猜对一次。连续十次判

断正确其实堪称壮举。游戏结束之前,嗅觉神经很容易变得有些麻木;因此,香会上的惯例是每隔一段时间用纯醋漱口,这种做法可以部分恢复嗅觉。

#### 一次香会的记录

使用过的十包香的次序按照1、2、3、4、5、6、7、8、9、10顺次排列。根据玩家使用过的牌子背面的图案指代他们六人,竞猜结果就用牌子上的数字或标记依次记录,如"三、一、客、二、一、三、二、一、三、二";在猜对的标记上会用\*标识,最后用(阿拉伯)数字记录各人猜对的数量。

### 竞猜结果

- "黄菊"一、三、一、二\*、客、一、二\*、二、三\*、三 3
- "幼竹"三\*、一\*、一、二\*、一\*、客、三、二、一、 三 4
- "红牡丹"客、一\*、二、二\*、三、一、三、二、三\*、 - 3
- "白百合"一、三、一、三、二、二、一、三、客、二<sup>\*</sup>
- "幼松"三\*、一\*、客\*、三、一\*、二、二\*、一\*、 三\*、二\* 8(胜者)
- "霞之樱"一、三、客\*、二\*、一\*、三\*、一、二、三 \*、二\* 6

### 使用的香名称

- 一号为"彼处是谁?"("黄昏")
- 二号为"梅花"。
- 三号为"幼草"。

四号("客香")为"山路之露"。

上述记录的日文原件附带与会众玩家的姓名、香会的日期和举行场所的名称。有些家庭出于习俗会将所有这类记录编入一本专门为此汇编的书中,还会提供一个索引,让香会玩家能够立即查找往日游戏史上的任何有趣事迹。

读者会注意到,香会上使用的四种香的名称很是优美。例如,上文提到的第一种香是诗人们称呼朦胧暮色("彼处是谁?"或"那是谁?")的说法命名的——这个词提示这种香隐隐向在暮色中等候的爱人透露某种动人的现身场景。或许人们会对这些香的成分感到好奇。我可以提供两种香的日本配方,不过我还不能确定所有香料的名称:

山路之露的配方

配料	用量
沉香 (芦荟木)	4 文 (1/2 盎司)
丁子(丁香)	4文
薫陆 (乳香)	4文
朝雾草	4 文
麝香	1 分 (1/8 盎司)
カフカウ(?)	4 文 (1/2 盎司)
可制 21 片	

梅花的配方

配料	用量
沉香 ( 芦荟木 )	20 文 (2 又 1/2 盎司)
丁子(丁香)	12 文 (1 又 1/2 盎司)
カフカウ(?)	8又1/3文(1又1/40盎司)
白檀(檀香木)	4 文 (1/2 盎司)
甘松	2 分 ( 1/4 盎司 )
藿香	1分2朱(3/16盎司)
薫陆(乳香)	3分3朱(15/22盎司)
シヤウモツカウ(?)	2 分 (1/4 盎司)
麝香	3分2朱(7/16盎司)
龙脑(精制婆罗洲樟脑)	3 朱 (3/8 盎司)
可制 50 片	

一次香会使用的香的价格范围从每包(100片)2.5美元到30美元不等——香片通常直径不超过1/4英寸。有时使用的一种香的价值甚至超过每包30美元。兰奢待就是这类香,它的芳香好比"混合兰花的麝香"。不过有些香从不出售,要比兰奢待更为珍贵,香的价值更多由其历史而非成分来决定,我在这里指的是数百年前佛教僧人从中国或印度带回,献给大名或其他高贵人士的香。一些日本古刹的宝库之中也有这类外国香。这

些无价香料用于香会的例子极其罕见——颇像在欧洲,只有非常特殊的场合,才能在某次宴会上品尝数百年前的美酒佳酿,因而让人倍加赞誉。

与茶会相仿,香会严格遵守一套非常复杂的古老礼仪。不过这一课题鲜有读者感兴趣,下文我只提一些与准备和预防措施有关的规则。首先,应邀参加香会的人士应尽可能在不带气味的状态下赴会。例如,女士不得使用发油,或者身穿在含香抽屉柜里存放的任何衣物。此外,宾客应当洗一次长时间的热水浴为香会比试做好准备,在前往集合地点之前,应当只吃最少量的气味最淡的食物。比试期间禁止离开房间,不能打开门窗,不能进行不必要的交谈。最后我们会看到,在判断香时,一名玩家应当会至少吸入三次,或者多于五次吸入香烟。

在当今的经济节俭时代,香会必然比大大名、王公贵族般的高级僧侣和武装贵族时代设想得低调许多。香会游戏所需的整套用具现在售价大约50美元;且各种材料是最差的品种。古风用具极为昂贵。有些价值数千美元。香案——砚箱、盛纸箱、符箱等——各种架子或台子——都刷过最昂贵的金漆;香炉——无论是贵金属、青铜或瓷质,往往都是著名艺术家设计的杰作。

五

虽说在佛教仪式之中,香的最初含义主要是象征性的,不过还是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比佛教更久远的各种信仰——有些可能是日本特有的;其他可能是从中国或朝鲜传入的——在早期

就开始影响日本人使用香。在停尸之处仍会焚香,人们认为香薰既保护尸身,也能保护刚刚与尸身分离的灵魂不受邪灵伤害;农民也时常烧香,这是为了驱散妖精和控制疾疫的邪祟势力。不过原先烧香既可用来召唤亡灵,也可用于驱散他们。在一些古老的戏剧和野史中可以找到在各种古怪仪式中烧香的隐晦说法。据说一种从中国舶来的特殊香有召唤凡人灵魂的法力。这就是下文那样的古代情歌中提到的巫香:

亡き魂を返すにめしもありときく 待つ夜に炷かんたきものもがな

我听闻召唤逝者亡灵的巫香,

#### 在我独自等候的夜晚,可会有些巫香供我点燃?

在中文书《山海经》中有一处提到这种香,很有意思。书中这种香被称为"还魂香";"还魂香"是在东海之滨的祖州,意即"祖先之地"的地方制造的。为召唤某人的亡灵——按照某些权威的说法,甚至可以召唤生者的灵魂,只需点燃少许还魂香,再念念有词几句话,同时一心思念那个人即可。然后,香烟缭绕之中,记忆中的面容和身形就会出现。

在许多日文和中文旧书中,都会提及还魂香的一个著名故事——汉武帝的故事。汉武帝失去他美丽的宠妃李夫人时,极为悲伤,忧心忡忡。偏偏让他不去思念李夫人的所有办法都是徒劳无功。一日,他吩咐取些还魂香来,如此便可以将李夫人的亡灵唤来相见。他的内臣求他打消这个念头,宣称亡灵的异象只会让他更为悲痛。他却不听这些人的劝告,亲自行祭礼

一一点燃还魂香,一心思念李夫人。不多时,青烟缭绕之间,一个女子的身影依稀可见。这身影渐渐成形,带着生气,缓缓发出光彩,汉武帝认出那是心爱之人的身形。起初幻影朦朦胧胧,不久便好似活人一般,似乎每过一刻就变得更为美丽。汉武帝对这异象低语,却听不见应答。他高声呼唤,幻影也不出声。汉武帝再难自制,靠近香炉。谁知他只一碰香烟,幽灵便颤抖起来,消失无踪。

日本的艺术家也会不时受到还魂香的各种传奇故事启发。 就在去年的东京,一次新挂物(卷轴画)展上,我看见一幅 画,图案是一个年轻的妻子跪在一座壁龛前,壁龛里的还魂香 火的烟雾之中,亡夫的身影正在显形。[12]

据说只有一种香拥有使亡者现形的灵力,不过燃烧任何香都可以召唤许多无形的灵魂。他们会来吞没香烟。这些亡灵被称为"食香鬼",属于日本佛教承认的三十六等饿鬼中的第十四等。食香鬼是人类的鬼魂,生前为了牟利制造或出售劣质香;如今受这种生前恶行的业力所苦,他们发现自己成了饿鬼,被迫在香烟之中寻找唯一能吃下去的食物。

## 占卜的故事

我曾经认识一个算命师,他真的相信他从事的占卜学。他曾是一个学习中国古代哲学的学生,早在考虑从事占卜行业之前很久,就已经学会并且相信占卜。他年轻之时,曾侍奉过一个富有的大名,不过后来,就像其他成千上万的武士一样,他发现明治时代的社会和政治变化让自己陷入绝境。于是他成了一个漂泊不定的算命师——徒步在城镇之间旅行,在旅途之中,几乎一年才能回一次家。身为算命师,他相当成功——我想这主要是因为他十分诚恳,加上他以一种特别温和的方式来赢得人们的信任。他的方法是古老的学者型方法:使用的书籍是英国读者所知的《易经》,还有一套能够排列成任何中国卦符的乌木块,他总是在占卜开始时虔诚地向众神祈祷。

他认为方法本身在一位大师手中会万无一失。他承认他有过一些误算,可是他说这些错误完全归咎于他自己对某些文本或图谱的误解。为了公平地对待他,我必须提到我自己的事情——他四度将我的命数告知,他的预言是如此英明地成为现实,乃至我变得害怕这些预言。你可能不相信算命——从理智上鄙视算命,可是我们大多数人的心中都隐藏着某种遗传的迷信倾向;一些奇怪的经历会对这种遗传极具吸引力,从而引发我们对某个占卜师许诺的好运或厄运具有最无理由的希望或恐惧。真正知晓我们的未来将是一场悲剧。想象一下,你知道在今后两个月之内,自己一定会遭遇一些不可能提前预防的可怕厄运,其结果不言而喻!

我在出云首次见到他时,他已经是个老者了——肯定六十多岁了,不过看上去要年轻得多。后来我在大阪、京都和神户又遇见过他。我不止一次想努力说服他就在我家里度过冬天最寒冷的几个月,因为他对各种传统有着非凡的认识,能够以文字的方式给予我不可估量的帮助。可是部分由于流浪的习惯已经成为他的第二天性,还有部分因为他对独立自主的热爱就像吉卜赛人那样强烈,我一直无法让他和我一次同住超过两天。

他过去每年都来东京,通常都在仲秋以后。后来,他有好几周时间在城中逐地云游,然后再度不见踪影。不过在这些流亡者般的旅行期间,他每每必来看我。他会带来出云人和几个地方的令人高兴的消息,也会带来些怪异的小礼物,一般是宗教类的,来自某个著名的朝圣之所。像这样的时候,我可以和他聊上几个小时。有时谈起他最近旅途中所见所闻的怪事;有时话题会变成古老的传说或信仰;有时谈起算命的话题。上次我们见面时,他告诉我自己对易学的精髓还是没能掌握,他为一直没能学会这门绝学而懊悔。

他说道:"举例而言,任何一个习得这门绝学的人,不仅能告诉你这座房子的任何一根柱子或横梁将会腐烂的准确时间,还能告诉你断裂的方向和所有的后果。我会讲一个相关的故事,把我的意思解释得最清楚——"

这个故事讲的是我们在日本称为邵康节<sup>[13]</sup>的著名中国算命师,他的事迹被写入占卜书《梅花心易》。当年邵康节还非常年轻,就因学识和品行获得高位,可是他辞官不受,潜心独具,从而可以将所有时间都用在治学上。此后多年,他独居于

- 一间山中小屋,冬季无火,夏日缺扇,一心治学。因为缺纸,他将所思所想都写在房中的墙上,只用片瓦为枕。
- 一日正值夏季最热的时候,他发现自己昏昏欲睡,便躺下休息,头枕瓦枕。刚刚睡着,一只老鼠便从他脸上跑过,将他惊醒。他十分气恼,抓起瓦枕就去掷那老鼠,偏偏老鼠毫发无伤地逃开了,瓦枕却打碎了。邵康节看着瓦枕,暗暗叫苦,自责太鲁莽了。随后他陡然发现,瓦枕新露出的断面土上,就在那上下表层之间,有些字迹。他觉得此事十分奇怪,就捡起碎片仔细检查。他发现沿着裂缝的方向,在瓦枕烧制之前,就有人在土中写了十七个字;于是他就念道:"兔年四月十七日时时,此瓦为枕,击鼠枕破。"眼下正是兔年四月十七巳时,预言果然成真。邵康节大惊,再去看碎瓦,发现了制瓦陶匠的印章和姓名。他立即离开小屋,带着瓦枕的碎片,匆匆前往邻镇寻找那陶匠,当天便找到那陶匠,让他看了碎瓦,问起瓦枕之事。

陶匠仔细验过碎瓦之后,说道:"这瓦枕是我家造的;不过这土上的字是位老先生———位算命师写的,在我烧瓦之前,他请我许他在上面写字。"邵康节问道:"你可知此老家住哪里?"陶匠答道:"他从前住得离这儿不远,我能告诉你去他家的路。不过我不知道他老人家的姓名。"

得到陶匠指点,邵康节来到老翁的家宅,在门口自报姓名,请老翁准许见面说话。有个书童彬彬有礼请他进去,将他领进一间厅堂,里面有几个年轻人正在学习。邵康节刚刚落座,所有年轻学生都向他行礼。随后第一个对他说话的人作了个揖,又说道:"我们十分悲伤地告知于你,先师数日之前便已离世。不过我们一直在等你,他老人家预言今日此时您会来这座宅院,足下名叫邵康节。先师让我们将一本书交给你,他相信此书定会对你有用。书就在这里,还请收下。"

邵康节又惊又喜,此书乃极为珍贵的一部手稿,其中全是占卜之学的秘诀。他谢过那几个年轻人,又郑重地表达了他对老先生去世的遗憾之情后,便回到自己的小屋,当即依照书中所载秘法查询自己的运数,来验证此书是否灵验。按书中所示,就在他住所南面,小屋一角附近的一个特定方位,自有大吉之事等候。他按所示方位掘地,找到一个罐子,里面全是黄金,让他顷刻间十分富有。

我这位老相识孤零零离开这世界,便如他孤身在世间生活一样。去年冬天,他越过一道山脉之时,遇上暴风雪,迷失了道路。多日以后,有人发现他在一棵松树下直立,双肩绑着他的小背包,双手交叠,两眼紧闭,变成了好似正在冥想的一尊冰雕。或许,就在等候风雪止歇的时刻,他在严寒之中难敌睡意,在他沉睡之时,雪便将他埋住。听闻他的离奇死状,我想起日本的一句老话: "算命师不知自己的定数如何。"

"蛾眉"这个日本古词,或者更确切地说有一句中国谚语——"妇人蛾眉是削去男子智慧的利斧",让我感到困惑。于是我去找一位养蚕的朋友新美,请他为我释疑解惑。

他大呼道: "难道你从未见过蚕蛾?蚕蛾的眉毛十分美丽。"

"眉毛?"我惊诧不已。

"好吧,随便你怎么称呼。"新美答道,"诗人都称呼那玩意儿为眉毛······稍等片刻,我让你看看。"

他离开客厅,少顷就举着一把白纸扇回来了,上面有只蚕 蛾正在休息,如同睡眠一般。

"为了养蚕,我们总是保留一下蚕蛾。"他说道,"这只刚刚破茧。当然,它不会飞;没有一只会飞······现在你看看眉毛。"

我看了一眼,发现那触角非常短,轻柔似羽毛,天鹅绒般的头上,一双复眼如珠如宝,触角就在眼睛上向后拱成圆弧,看来仿佛一双眉毛,果真十分俊美。

随后新美带我去看他养的蚕。

新美居住的地区有许多桑树,许多人家都养蚕——照料和喂养蚕的工作大多由妇女和儿童来做。蚕会被放置在长方形的大托盘里,托盘在大约三尺高的轻质木架上摆放。眼看着成百上千的毛虫都放在一个托盘里进食,侧耳聆听它们啃食桑叶发出的轻柔如撕纸般的噪声,令人觉得奇妙。当它们快完全长成时,这些小生物需要持续不断的关照。每隔一时半刻,一些专职养蚕人会逐个查看托盘,观察蚕的成熟情况,然后举起准备好的旋转羽虫喂食器,在食指和拇指间轻轻滚动这些蚕。这些蚕会被丢进有盖的盒子里,很快就会被白色的丝茧包住,看不见了。只有少数最上等的品种能从吐丝作茧的睡眠中苏醒——那些精选出的育种蚕蛾。它们有美丽的翅膀,却不能使用。它们有嘴,却不能吃。它们只是配对、产卵,然后死去。数千年来,蚕类一直被人非常妥善地照顾,以至于它们再也无法照顾自己了。

当新美和他的弟弟(养蚕的人)热情地解释养蚕业的各种方法时,我心里想得最多的是蚕类无法再照顾自己的进化教训。他们告诉我蚕的不同品种的种种奇事,也说起一种无法蓄养的野生蚕——它先吐出华丽的蚕丝,然后变成一种能用翅膀去飞的强壮蚕蛾。可是我担心我表现得不像一个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人,因为虽然我努力倾听,却开始沉思起来。

首先,我发觉自己在想阿纳托尔·法朗士先生的一个愉快 幻想,他说在这个幻想之中,如果他成为造物主的话,他会将 青春放在生命的尽头而不是开始,不然的话他就会让一切井井 有条,每个人都应当拥有三个发育阶段,和鳞翅目昆虫的发育 阶段有些对应。然后我突然想起,这种幻想本质上简直就是对 一个最古老教义的微妙修改,这种交易几乎是所有更高级的宗 教形式共有的。

西方的信仰特别教导的是,我们在尘世的生命是贪婪无助的幼体状态,死亡是一次蛹化的睡眠,破蛹而出,我们就会飞入永恒的光明。这些信仰告诉我们,在躯壳的知觉存在的时候,只应被认为是某种毛虫,然后化为一种蛹;它们还断言,根据我们还是幼虫状态的行为,我们将失去或者获得在凡胎包裹下生出双翅的能力。它们也告诉我们不要为自己看不见破茧飞出的心灵意象而自寻烦恼:没有视觉证据的现象不代表什么,因为我们只拥有蛆虫的盲视而已。我们的眼睛不过是半进化物罢了。难道全部色阶在我们的视网膜感知度的界限之上和之下就不能不可视地存在吗?即便如此,蝶化人也是存在的,哪怕我们理所当然地看不见他。

但是在一种极乐状态下,这种人类意象会变成什么呢?从进化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很有意思;而这个问题显而易见的答案在我看来是那些已被驯化数千年的家蚕的历史给出的。思忖一下我们归化天国的结果吧——让我们说——数百万年:我的意思是,对祝福者而言,最终的结果是能够随心所欲,心想事成。

那些蚕拥有它们想要的一切——甚至更多。它们的需求虽然非常简单,不过基本上与人类的各种基本需求——食物、住所、温暖、安全和舒适是一致的。我们无休止的社会斗争主要

就是为了这些基本需求。我们的天堂之梦是免于用痛苦为代价满足这些需求;而那些蚕的情况就是以一种微小的方式来让我们想象中的天堂变成现实。

(我没有考虑大多数蚕命中注定要受折磨和二度死亡这个事实;因为我的主题是天堂,而不是失落的灵魂。我正在说的是被选中的——那些得到拯救和重生的天选之蚕。)

或许它们只有非常微弱的感觉能力。它们当然不能祷告。可是如果它们能够祷告,它们也不会要求已经从喂养和照料它们的年轻人那里得到更多的东西。饲主就是它们的天意——一个它们只能用最含糊的方式感知其存在的神,不过正好是它们所需要的神。我们应当愚蠢地认为自己很幸运,能够得到与我们更复杂的各种愿望相称的同等良好的照顾。我们常用的祈祷方式难道不能证明我们渴望得到类似的关注吗?我们"需要神之爱"的断言,难道不是一种不由自主的忏悔,即我们希望像蚕一样被神对待——在众神的帮助下脱离痛苦生活吗?然而,如果众神像我们期待的那样对待我们,我们现在就应当提供新的证据——以所谓"因退化而得到的证据"这种方式——证明伟大的进化规律远在众神之上。

这种退化的早期阶段表现为我们对帮助自己完全无能为力;然后我们开始不会运用较为高级的感官;再后来,大脑会缩小到一个物质消失的针点;之后,我们会缩小成没有定型的小皮囊,只是盲肠而已。这就是我们如此懒于希望得到的那种神圣之爱的物理结果。对永久和平中的永久幸福的渴望,看来很可能是来自死亡与黑暗之神的恶意灵感。感觉和思维毕生都

已经,也会继续只成为斗争和痛苦的产物而存在,只是与宇宙的各种力量无休止斗争的结果。宇宙法则是不妥协的。任何器官都停止去了解痛苦——任何能力在痛苦的刺激下都会停止被使用——也必定停止存在。让痛苦和痛苦的努力暂停,那么生命必定会收缩回去,首先变成原生质的不成形物,然后化为尘埃。

佛教一一以其本身的大道(是一种进化论)——理性地宣扬佛教的极乐世界,不过那是一个经过痛苦发展的更高阶段,而且教导世人,哪怕在极乐世界,停止努力也会导致退化。佛教以同样的合理性宣布,超凡世界的痛苦能力总是与快乐的能力成正比的。(从科学的角度来分析,这一教诲几乎没有错,因为我们知道更高级的进化必然会增加对痛苦的敏感性。)《正法念处经》有云,在欲望的天堂,即欲界天,死亡的痛苦是如此庞大,乃至所有地狱的痛苦全都集合起来,也只相当于这种痛苦的十六分之一。[14]

前文的比较不见得有多强,不过佛教关于天界的教诲实际上是非常符合逻辑的。在任何可想象的有知觉的状态下,对精神或身体的痛苦的抑制,必然也包含对快乐的抑制;当然,一切过程,无论精神还是物质上的,都取决于满足和控制痛苦的力量。在一个我们平凡的本能引导我们去渴望的蚕的极乐世界里,撒拉弗[15]摆脱了对苦劳的需要,能够随意心想事成,最终失去了他的翅膀,退化到一种幼虫的状态……

我将冥想的主要内容对新美说了。他曾经阅读过大量佛教典籍。

"好吧。"他说道,"你让我解释的那句谚语——妇人蛾眉是削去男子智慧的利斧,倒让我想起一个奇异的佛家故事。 按照我佛的教义,这话对天界和尘世的生灵都不假······"

故事是这样:释迦<sup>[16]</sup>尚在这尘世之时,他的一位弟子名叫难陀,为一妇人的美色所迷。释迦有意让度他破解这虚幻孽障,于是他引领难陀去了一片山间野地,那里有猿类栖息。释迦让难陀看了一只十分丑陋的雌猿,问道:"难陀,你深爱的女子和这只雌猿,何者更美?"

难陀失声道: "啊,尊师!一只丑猿怎能与一位可爱女子相比?"

佛祖答道:"或许你现在会亲自找到比较的理由。"

然后他便以超凡法力与难陀一同飞升至六欲天中的第二天 ——三十三天。就在三十三天,一座珠光宝气的宫殿之内,难 陀见到许多天女奏乐起舞,来庆祝某个节日;诸天女中最不美 的一位,相貌都超出尘世最美丽的女子。

难陀惊呼道: "啊,师尊,这是何等美妙的节庆?"

"去问那些人。"佛祖应道。

于是难陀问了一位天女;那天女对他说道:"这节庆是为庆祝我等得知的好消息的。如今在人界之内,释迦诸弟子之中,那名叫难陀的最为优秀的青年,因天命之数,不久就会在这三十三天重生,成为我们的新郎。我们正满心欢喜,等待着他。"这答复让难陀满心欢悦。

随后佛祖问他:"难陀,这些少女之中,有没有一个美貌能与你爱恋的女子相当?"

"师尊,没有!"难陀答道,"虽说那女子的美貌在我们于山上见过的雌猿之上,但这些天女之中相貌最差的一个也在她之上。"

随后佛陀立即与难陀一同下到地狱深处,将他带入一间酷刑室。里面无数男女在大锅里活活熬煮,不然就是被恶鬼残酷折磨。然后,难陀发现自己就站在一口满是熔化金属的大锅之前,他又是害怕,又是好奇,这口大锅里还没有人呢。一个慵懒的恶鬼就坐在锅旁,哈欠连天。

"师尊。"难陀问佛祖道,"这口大锅是为谁准备的?"

"你去问那鬼吧。"释迦答道。

难陀照他的话去问了,那恶鬼对他说道: "有个人名叫难陀,如今是释迦的一名弟子,因他从前行善积德,将会在一重天界里重生。不过在他纵情声色之后,便会在这地狱里重生;到时他就会在这锅里受难。我正在等他。" [17]

# 牡丹灯笼

### 一一原名"恶因缘"

东京的戏剧舞台上,魅力不衰的一出剧目,是著名的菊五郎剧团表演的《牡丹灯笼》。这部奇剧根据19世纪中期的落语家圆朝<sup>[18]</sup>的话本改编。圆朝的浪漫故事话本受中国小说故事启发<sup>[19]</sup>,用日本白话文写成,使故事完全本土化。我曾去观赏过此剧;菊五郎让我了解了一种新的怪谈故事的乐趣。我问一位朋友:"为何不将这故事里的志怪灵异部分介绍给英国读者呢?"这位博学的友人经常在我研究东方哲学之时,为我指点迷津。他说道:"西方人对这类怪谈故事知之甚少,你果真那样做的话,倒是能向他们解释一些此间盛行的志怪灵异之说。我可以帮你翻译。"

我欣然接受朋友的建议,然后我们二人便选取圆朝浪漫故事中较为卓越的部分,进行了如下概述。我俩不时发现原作有些部分需要提炼精简,但是会话段落努力接近原作文风,有些对话正好便于读者了解日本人的特殊心理素质。

这便是《牡丹灯笼》中的怪谈故事:

话说当年在江户牛込住着一位旗本<sup>[20]</sup>,名唤饭岛平左卫门。他有一独女阿露,人如其名,真如朝露一般清丽脱俗。女儿长到大约十六岁那年,饭岛续弦再娶,偏偏阿露与继母不

睦。他便在柳岛专门为女儿建了一座雅致别墅,供她单独居住,还派了个聪明伶俐的婢女阿米侍奉左右。

阿露在新居无拘无束,生活颇为幸福。一日,饭岛家的医生山本志丈前来探望,同行的还有一位家住根津的青年武士,名叫萩原新三郎。新三郎这少年俊逸非凡,风度翩翩。少男少女一见钟情,双双坠入爱河。这次会面虽十分短暂,两人却想方设法,瞒着老医生私订终身。临别之时,阿露对少年低语道:"千万记住!若你不再来看我,我定会死去!"

新三郎从未忘记阿露的临别私语,一心期盼再度相见。偏偏礼法森严,他不能独自前去探望阿露小姐,便只能苦等机会,好与山本医生一同前往。山本医生也答应会带他再度去别墅拜访。不幸的是老医生不守诺言。山本已察觉阿露对新三郎一见钟情,唯恐出了什么差错,被她父亲责怪。那饭岛平左卫门性情暴戾,刀下不知斩过多少首级。山本只要想起带新三郎去别墅或许会惹来祸端,便愈加害怕。如此一来,他便故意不去拜会那后生友人。

数月时光匆匆而过,阿露一直不见心上人来访,却又哪里能想通个中关节?她一心以为满腔爱意被情郎辜负了。后来她忧郁成疾,终于一命归西。婢女阿米忠心耿耿,在小姐病逝不久也悲伤过度而亡。主仆二人便被葬在新幡随院的墓地之中。这新幡随院是一座至今都在团子坂屹立的寺院,每年那里都举办著名的菊花展。

\_\_\_

新三郎根本不知道已与恋人阴阳相隔,终日为无望的等待失落焦虑,终于大病一场。他的病体慢慢痊愈,但依然十分虚弱。此时山本志丈老医生来访,新三郎着实想不到,赶紧接待。老医生故意久疏问候,却找出一堆冠冕堂皇的借口来。新三郎对他说道: "我自从初春时节就病倒了,至今茶饭不思……足下一直不闻不问岂非失礼?我原以为我二人会再度去饭岛小姐家拜访的。上次小姐盛情款待,我一心想回赠一份薄礼。当然,我不能贸然独自登门。"

志丈医生神色严峻,答道: "我十分遗憾,这一回是来告诉你,阿露小姐已经去世了!"

"去世了!"新三郎无意复述了一遍,顿时面色苍白,又问道,"你可是说她已死了?"

医生沉吟片刻,若有所思,随后再度开口,却是有意将这不幸之事轻描淡写: "老朽带你去拜访阿露小姐,竟然铸成大错。看来她对你一见钟情。恐怕你也对她有意,就在你二人在那间斗室共处之时倾诉衷肠,让小姐对你更是倾心。无论如何,我都看出她对你用情极深。此后我便心中不安,怕她父亲得知此事会一股脑儿归咎于我。事到如今,我不妨直言相告,我就此下定决心,暂时不来拜会足下,便有意多日不见。谁曾想到,数日之前,我正好去走访饭岛公,竟得知他女儿的死讯,就连那婢女阿米也死了。随后我思前想后,发觉这薄命红颜定是因为对你相思成疾才撒手西去的……"老医生苦笑道,"啊,说来你真是罪过不小!不错,是你!"又不由干笑两声,"你生得如此英俊,让少女不惜为爱你而死,难道不是

罪过?"<sup>[21]</sup>顿时又换上一副肃然面孔,"罢了,逝者已矣。多说也是无益,如今你能为她做的,便是多念几句南无阿弥陀佛 [22]了……就此告辞。"

老者自觉对这件惨事难辞其咎,实在不愿多谈,匆匆告辞 而去。

 $\equiv$ 

得知阿露的死讯,新三郎悲愤不已,怅然许久。待他神志清醒,便为去世的阿露刻了牌位,就在家中的佛龛供奉,摆上供品,诵经超度。此后他每日都献上供品,反复念"南无阿弥陀佛",心中却从未有一刻忘记阿露。

新三郎一直独处,直到盂兰盆节——七月十三开始的盛大魂祭。他将居舍好生修葺一番,准备过节。按照习俗,他在屋外悬挂灯笼,为归家的亡魂引路,在供桌上备好让亡魂享用的祭品。盂兰盆节的第一个傍晚,金乌西沉之后,他在阿露的牌位前点亮一盏小灯,然后将灯笼陆续点燃。

夜晚天气晴朗无风,明月当头,颇为炎热。新三郎就在游廊里纳凉。他身上仅着一领夏日薄衫,坐在那里沉思,如梦似幻,伤感不已,不时自行打扇,或用熏香驱赶蚊蝇。万籁俱寂,新三郎的宅院颇为僻静,周围少有路人经过。他耳边只能听到水流潺潺和虫儿低鸣。

此时,一阵女子木屐的行路之声"咔嗒咔嗒",打破了一片静寂。声音由远及近,来到新三郎家后花园的树篱,方才停下。新三郎不由好奇心起,踮起脚尖,向篱外望去,见有两个女子经过。一个女子手提一盏美丽牡丹灯笼<sup>[23]</sup>,做婢女打扮,另一个是芳龄大约十七岁的苗条女郎,身着一袭绣秋花图案的振袖长袍。两个女子几乎同时转过头来。新三郎顿时惊诧不已,认出这是阿露和她的婢女阿米。

她二人当即停下脚步,阿米高声道: "啊,真是不可思议!这不是萩原公子吗!"

新三郎也去唤那婢女: "啊,是阿米啊!原来是阿米姑娘!我认得你。"

"萩原公子!"阿米大呼道,声音着实无比惊诧,"我简 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公子,有人说您已经去世了。"

"真是匪夷所思!"新三郎惊道,"有人也对我说你们二位都身故了!"

"啊,真是胡言乱语!"阿米答道,"真不知为何要说这等不吉利的话。谁对您说的?"

"快请进来!"新三郎道,"屋里说话方便。园门是敞开的。"

主仆二人便走进萩原家。寒暄之后,新三郎招待二人落座后,说道: "在下许久不曾前去拜访,好生惭愧。只是一个月

前,那位志丈医生对我说,二人都已去世了。"

"竟是这医生造的口孽?"阿米惊呼道,"这人实在歹毒,怎可这般胡言乱语。说来当初告诉我们公子已死的也是那志丈老儿。依婢子看,您实在太信任这老儿了,才容易着了他的道儿,被他骗了。当初我家小姐无意间吐露了对您的爱慕之情,竟然传到老爷耳朵里去了。这一来新夫人阿国为了拆散你们的良缘,便唆使那医生对您说我们都死了。小姐听说您已不在人世,便想立即削发为尼。好在婢子极力劝阻,这一头青丝才留下了。后来老爷想将她许配给某位年轻公子,被她一口回绝。此后阿国夫人便生出许多事来,我们只好从别墅搬了出去,就在谷中三崎找了一间小屋居住。如今我们全靠帮人做些杂活为生。小姐一直在为你诵经礼佛,盼你早登极乐。今天是盂兰盆节的第一天,我二人去城中大小寺庙参拜,正在回家路上,深夜里偏偏遇上了公子。"

"啊,着实不可思议!"新三郎失声惊叹,"此话当真?或是我身在梦中?我在家为阿露小姐立了牌位,一样日夜诵经祈福!你们看!"新三郎向精灵棚[24]里的牌位一指。

"公子宅心仁厚,我主仆二人十分感激。"阿米微笑答道,"至于我家小姐,"她转向身旁的阿露。阿露一直端庄娴雅,用长袖半遮住面容,一言不发,"小姐亲口说过,为了你,自甘与老爷恩断情绝,七生七世[25]都再无瓜葛,即便老爷要亲手杀死她也在所不惜!公子!今夜您可愿意让小姐留在这里吗?"

新三郎大喜,面色却更显苍白。他心绪激动,颤声道:"还请留下,只不过切勿喧哗,我这家宅附近住着一位名唤白翁堂勇斋的相士,能看相辨人吉凶,颇难相与。此人好奇心又重,最好不要招惹。"

当晚主仆二女子就在这青年武士家中留宿,次日破晓之前告辞回家。自此以后,无论天气好坏,主仆二人一直都在同一时刻到来,一连七夜,每夜必来。新三郎愈加对阿露倾心爱慕,二人如胶似漆,难舍难分。

### 四

新三郎的宅院隔壁有间小舍,里面住着一户人家,主人名叫伴藏,他与妻子阿峰都在新三郎家帮佣。两人都一心侍奉那年轻主人,得新三郎厚待,日子过得还算安逸。

这一日夜深了,伴藏忽然听见主人的宅邸里传来女子的声音,不由惴惴不安。他深知新三郎和蔼多情,唯恐他被水性杨花的荡妇欺骗,这样一来,家中的帮佣仆人便会被那妇人所欺。于是他决心去看个究竟。次日夜晚,他蹑手蹑脚,悄悄来到新三郎居室外面,透过门缝向内看去。借着卧室里的灯光,他能看到主人正在蚊帐里和一个陌生女子说话。起初他看不清那女子形貌。那女子背对着他,从衣服和发式来看,身形十分苗条,颇为年轻。[26].伴藏将耳朵贴在门上,便能听清二人谈话。那女子说道:

"若是父亲大人真将我逐出家门,您愿意娶我为妻,与您 相伴吗?"

新三郎答道: "我当然愿意……不,我求之不得才对。不过你不必害怕被饭岛大人逐出家门,毕竟你是他的独女,他对你极为怜爱。让我担心的是,有朝一日你我被人棒打鸳鸯。"

那女子柔声答道: "除君之外,此生我从未想过另嫁他人。哪怕你我私会之事传扬出去,父亲将我杀了——就此一命呜呼,我也会时刻思念郎君。何况我敢断定,若是没有我为伴,你也命不久矣。"女子与他紧紧依偎,双唇就在他颈上吻下,深情爱抚。新三郎也情难自己,热烈回应。

一旁伴藏越听越是疑惑,这女子谈吐不俗,绝非寻常人家的女子,倒像是富贵人家的女儿。[27]于是他下定决心要看一眼那女子的面容,他就蹲下身子在屋外绕行,来回挪动,透过每一道缝隙向内窥看。最后伴藏终于看清了,却是不由自主打个激灵,吓得汗毛倒竖。

原来新三郎怀抱的女子脸上全无生气,看来已死了许久,爱抚他的手指竟是森森白骨,腰部以下空空荡荡,只有细长的影子投在地上。新三郎眼中幻化的爱侣青春年少,千娇百媚,然而在旁人眼中却只是一副令人毛骨悚然的空虚鬼影。正在此刻,屋里另一个形貌怪异的女鬼仿佛已察觉有人偷窥,站起身来,疾步向伴藏走去。伴藏惊恐万分,连滚带爬逃了出去,急急忙忙来到白翁堂勇斋家,发疯一般敲门,总算将主人惊醒了。

白翁堂勇斋是一位相士,年事已高,不过年富力强之时四处游历,见多识广,不会轻易大惊小怪。谁知听惊恐不已的伴藏把话说完,勇斋便胆战心惊,满脸惊愕。他原先曾在汉文古籍中读过人鬼相恋的故事,却从未信过真有其事。不过此时此刻,他确信伴藏之言不虚,萩原家定有十分怪异之事发生。倘若一切真如伴藏所说,那么新三郎便劫数难逃了。

"倘若那女子果真是鬼,"勇斋对饱受惊吓的伴藏说 道,"那么你家主人便命不久矣,除非能想出一条妙计救他。 那真是女鬼的话,他脸上定有一层死气。活人身怀纯阳之气, 死者身上却是污秽阴气,纯阳为正,至阴为邪。你家主人娶了 女鬼,自是不能久活。哪怕他血气充盈,寿数当有百年,被死 气侵蚀,血气也难持久……你且放心,为救萩原公子,老朽定 会竭尽所能。伴藏,你切记不能将此事告知任何人,哪怕你的 妻子也不能说。明日天亮,我便去拜会你家主人。"

## 六

次日一早,勇斋来到新三郎家,追问此事。起初新三郎一口咬定从未有女子来家做客,只是这套拙劣说辞全无用处。言谈之中,他发觉老者并无恶意,终于将前因后果全都讲述了一遍,又再三恳求老者为他保密,只因还想尽快迎娶饭岛露小姐为妻。

"哎呀,你果真被迷得晕头转向了!"勇斋难掩惊恐,终于再也按捺不住,索性开门见山。"萩原公子,你可知道每夜来到此地的两个女子都已死了!你被女鬼幻惑,难以自拔了!你早已知晓阿露小姐已死,一直在为她诵经祈福,还立了牌位献祭供奉,这不就是明证吗!死者的双唇碰了你!死者的双手抚摩过你!即便此刻在光天化日之下,我看你的脸上都是一片死气,你偏偏还不信!公子,如今你还想活命的话,请先好好听我说话,不然你便只有不到二十日的阳寿了。既然那两个女子对你说过,她们就住在下谷的谷中三崎,那么你可曾去过那里?没有!你当然没去过!那么今日就去一趟谷中三崎,越快越好,设法找到她二人的家!"

勇斋苦口婆心地说完这番话,就此匆匆离去。

新三郎惊魂未定,半信半疑,不过思忖片刻,还是决定听从老相士的劝告,去一趟下谷。他赶紧动身,来到谷中三崎町时,时候还早,便开始寻找阿露的居所。他走遍了大街小巷,看过每座宅院门口镌刻的姓名,四处打听,偏偏阿米提起的那座小屋就是找不到。他问过的每一个人都不知道町里有两个单身女子居住的小屋。新三郎最后认定继续寻找也是无用,便走捷径回家,这条路正巧经过新幡随院地界。

经过寺庙后方的墓地之时,新三郎突然见到两座并列而建的新坟。其中一座平平无奇,看来是为身份低微之人所建;另一座墓碑高大华丽,碑前还悬挂一盏美丽的牡丹灯笼,可能是有人在盂兰盆节留下的。新三郎想起阿米提的那盏牡丹灯笼与这盏灯笼一模一样。这等巧合着实诡异。他又将两座坟墓打量

了一番,却看不出什么端倪。墓碑上没有死者名讳,只有死后 取的戒名。于是他决心去寺庙打探一番。一位僧人听他发问之 后,答道,那座大坟是最近为家住牛込的旗本饭岛平左卫门的 女儿所建,一旁的小坟里埋葬的是她的婢女阿米。阿露小姐落 葬后不久,阿米因悲伤过度去世。

新三郎顿时想起阿米当初的一番话来: "我们便搬了出去,就在谷中三崎找了一间小屋居住。如今我们全靠帮人做些杂活为生……"如今他只觉得这话里有话,竟透出一股阴寒的意思。这坟墓确实可算是一座小屋,也在谷中三崎之内,不过"杂活"又是什么……

新三郎虽是武士,一时却心胆俱裂,赶紧一路飞奔,到勇 斋家中求教,恳求勇斋助他保住性命。勇斋却哀叹,此事太过 棘手,自己也爱莫能助。他只能修书一封,让新三郎带去求见 新幡随院高僧良石大师,请大师快快作法祛邪。

七

良石大师博学多才,乃得道高僧,有通灵之法,能够知晓 任何疾苦的隐秘,这疾苦由是因何种业力而生。大师听新三郎 将奇遇讲述了一遍,神色不动,对他说道:

"如今你大难临头,皆因前世业障。你和死去的那女子冤孽太深,便是对你解释其中玄机,你也不能参透,不提也罢。 老衲如今只能对你说,那女鬼并未对你怀恨在心才出手加害, 也全无敌意,相反,对你是情深似海。这少女与你的情孽乃前 世宿缘,纠缠了不下三世,甚至四世。虽说她每次投胎转世,形貌身世都必有变化,却与你一直纠缠不清,难以自拔。你要想摆脱她着实不是易事······现在我只有先将这护身法符<sup>[28]</sup>借给你一用。此物法力非凡,是一座纯金佛像,唤作海音如来,相传我佛说法之时,法音响彻大地,犹如海涛。这小金佛有驱死灵<sup>[29]</sup>之效。你定要将它挂在腰间,随身佩戴。此外,我会赶紧在寺内做一场施饿鬼法事<sup>[30]</sup>,让那些阴魂安息。这里有本《雨宝陀罗尼经》<sup>[31]</sup>,你定要每夜在家念诵,切不可间断。这包法符<sup>[32]</sup>小心收藏,家中的每一处门窗都要贴符,切勿遗漏。这些事情全都办到,便可阻挡死灵侵入。切记切记,无论有何事发生,都不要停止诵经。"

新三郎恭恭敬敬,谢过良石大师,取过佛像、经书和一包 法符,赶在日落之前回到家中。

### 八

得到勇斋的指点帮助,新三郎在天黑前已用法符将住所的所有门窗都贴上了。随后相士告辞回家,留下新三郎一人。夜幕降临,温暖晴朗。新三郎赶紧把门关上,将护身金佛绑在腰间,钻进蚊帐,借着灯光,开始诵读《雨宝陀罗尼经》。奈何经文实在晦涩难懂,他诵读半晌也不明其义。随后他便想歇息片刻,却仍被日间的怪事搅得心烦意乱。午夜已过,他依然未眠。这时远处传来随院的钟声,原来已到了丑正时分。[33]

钟声徐止,新三郎突然听见一阵木屐声由远及近,还是原来的方向,不过这次走得慢些。咔——嗒——咔——嗒——!

他的前额立即冷汗直流,双手颤抖不已,赶紧打开经书,重新 开始朗声诵读。脚步声越来越近——到了树篱——停下了!此 时说来也怪,新三郎只觉得无法留在蚊帐之中,好似有什么更 强的怪力制服心头的惧意,迫使他去看一眼。于是他不再念诵 《雨宝陀罗尼经》,中邪一般,来到窗前,透过缝隙向外窥 看。

新三郎见阿露就站在宅前,一旁阿米提着牡丹灯笼。两人都望着贴在门口的法符。今夜阿露精心梳妆打扮,竟是前所未有的美丽——甚至比她生前更美。新三郎只觉得一颗心不由自主地驱使他走向阿露,不过死亡与未知的恐惧终究让他未能跨出一步。新三郎心中天人交战,爱与惧意令他痛苦不堪,犹如置身焦热地狱一般痛苦。[34]

他听见婢女阿米在说话:"小姐啊,看来无处可以入门。 萩原公子一定变心了。你看他昨夜许下的诺言都不算数;门户 紧闭,分明是让我们知趣离开。我们今夜是进不去了。照我看 哪,既然他对您已变了心,您还是对他死心的好。他明摆着不 想见您。为了这种薄情寡幸的男人自寻烦恼实在不值得。"

#### 阿露却凄然流泪道:

"唉,海誓山盟之后,却见到如此光景!人常说男子变心如同秋日的天色般快,只是萩原公子应当不会如此无情,就这般将我拒之门外!好阿米,你快想个法子让我进去见他……除非你想到法子,不然我便永不回家了。"

阿露一味求恳, 哭得如同泪人一般, 长袖掩面, 看着竟是明艳不可方物, 极为动人。只是新三郎终究畏死, 哪里敢去亲近?

阿米禁不住小姐再三央求,只得道:"小姐啊,真不知你为何要为了这等薄情郎自寻烦恼。罢了,我们先去后宅看看可有法子讲去,随我来吧!"

阿米牵过阿露的素手,引她去那后院。二女眼看后门也贴满法符,实在无计可施。一阵风过,牡丹灯笼熄灭,二女也消失无踪。

### 九

夜复一夜,两个女鬼都会在丑正时分来到萩原家的宅邸,仍是不得其门而入。每晚新三郎都会听见阿露哭泣。虽说心有不忍,新三郎还是相信自己已获救了,却偏偏想不到两个用人的性情却注定他厄运难逃。

伴藏曾答应白翁堂勇斋不会将新三郎家的怪事对任何人说起,哪怕是妻子阿峰也不能说。谁知还是不知怎的走漏了风声,女鬼找上门来,闹得伴藏不得安宁。阿米夜复一夜来到伴藏家中纠缠,将他从睡梦中唤醒,央求他将主人萩原家后门一扇小窗上的法符取下。伴藏怕事,每次都满口答应在次日落日之前动手。只是他一想到两个女鬼会害了新三郎的性命,便迟迟下不了决心,屡屡敷衍了事。这一夜风雨交加,阿米一声怒喝将伴藏惊醒,俯身在他枕上说道:"你要是再敷衍我们,定

叫你好看!明天晚上,你还不曾将那道符揭了,便让你知道怨鬼的手段!"她说话间神情变得十分可怖,险些将伴藏活活吓死。

伴藏的妻子阿峰对女鬼之事还不知情。她见丈夫连日精神恍惚,还以为他做噩梦了。偏偏这一夜机缘巧合,阿峰半夜惊醒,听见有女人在对伴藏说话。阿峰正要细看,说话声却停了,灯下只见丈夫神色惊恐,面色惨白。那陌生女子早已不见影踪,再看那门户紧闭,任何人都应当无法入户。只是阿峰一时妒火攻心,无暇细想,只顾大声责骂质问伴藏。伴藏苦不堪言,无奈之下,只得将事情和盘托出,让妻子明白自己如今是进退两难。

阿峰得知实情,怒火顿消,反而为丈夫担心害怕。不过她 是个精明妇人,片刻间便想出一计,顾不得主人性命,先救丈 夫要紧。她打定主意,便告诉丈夫,不妨与女鬼谈谈条件。

次日夜间丑正时分,两个女鬼果然又来了。阿峰躲在暗处,耳边却能听见女鬼行路的声音。"咔嗒……咔嗒……咔嗒……咔嗒……咔嗒!"伴藏倒是出门与她们在黑暗中相见,还壮起胆来将妻子教他的一番话说了:

"阿米姑娘教训的是,小的的确多次失约,不过并非有意冒犯。二位姑娘有所不知,我们夫妇俩全靠萩原公子接济才能过活,这才不敢去揭下法符。您想想,若是让他遭遇不幸,岂不是我们自家也要遭殃?不过要是能有一百两黄金,我家不用再靠别人,自然乐意帮忙。要是二位姑娘能给我们一百两黄

金,我便不怕断了唯一的家计来源,揭走法符,让姑娘如愿以偿。"

待他说完这一番话,阿露和阿米默然对视片刻。随后阿米 说道:

"小姐,我曾劝过你搅扰此人安宁实在不妥,只因我们对他恶意相待并无果报。您再为萩原公子伤神也是无用,他对您已经变了心。小姐,婢子再一次求你,别再想着那个负心汉了!"

阿露却泪流满面,答道:"好阿米,哪怕海枯石烂,我也是对他念念不忘,难以自拔!你是有办法弄到一百两黄金,请此人取走法符的……好阿米,我求你,再多帮我这一次!只要再让我与萩原公子见上一面就好……我求求你了!"她以袖掩面,只是一味求恳。

"唉!真不知为何你执意要我做这些勾当?"阿米答道,"我手上没钱,你十分清楚。不过既然你打定主意非见他不可,无论如何,我总会设法弄到这笔钱,明天晚上将钱带来这里……"她又转向背弃主人的伴藏,"伴藏,我须告知于你,如今萩原公子随身携带一件护身灵符————尊名叫海音如来的金佛。只要他佩戴金佛,我二人便不能近他的身。所以你要将法符取下,还定要设法将那金佛从他身边取走。"

伴藏低声答道: "要是您答应给我一百两黄金,我便将金 佛也一并取了。" "好吧,小姐。"阿米说道,"您先等等……不会等到明晚都不成吧?"

"唉,好阿米!"阿露低泣道,"今夜见不到萩原公子, 又要无功而返啊?唉!上天待我何其刻薄!"

阿露哭泣不停, 还是让阿米领她一同走了。

十

又一个白昼过去,又一个夜晚来临,两个女鬼也随着夜色一同到来。不过这一回,萩原家的宅子外面没有传来哀婉的哭泣。不忠的用人伴藏在丑正时分得到一百两黄金,将后院小窗上的法符揭了。此外,就在主人沐浴的时候,他将金佛盗走,将一尊铜佛装进盒子里冒充,然后跑到一片偏僻荒野,将那尊海音如来埋了。如此一来,就没有什么能阻挡阿露和阿米了。她们以袖掩面,飞身而起,化作两股青烟,从那扇小窗飞入宅院。至于后来宅内发生的事情,伴藏便不知情了。

次日日上三竿,伴藏才大着胆子来到主人家门前,叩打门户。多年以来主人都定会应答,这次却全无声息,宅子里静得可怕。伴藏连连叩门,还是无人应答。伴藏知道不妙,找来妻子阿峰。两人合力将门打开,伴藏独自前往卧室,呼唤主人,还是无人应答。他打开窗户透光,屋里还是没有动静。他终于大着胆子提起蚊帐一角,顿时吓得魂飞魄散,大叫一声,逃出了萩原家。

原来新三郎已死,死状可怖。看他脸上的神情,临死之前极度惊恐。躺在他身旁的竟是一具女子骷髅!骷髅的双臂和十 指都紧抱着他的脖颈。

+-

伴藏虽背信弃义,却还是靠他苦苦哀求,才说动相士白翁 堂勇斋前去察看新三郎的尸首。老相士来到新三郎家中,也为 眼前的景象惊骇不已,不过他还是仔细在宅中察看一番,不多 时便发觉后宅小窗的法符已被人取下。待他察看新三郎尸首之 时,见死者腰间的盒子里包的不是那尊金佛,而是被一具不动 明王铜像替代。勇斋疑心是伴藏盗走了金佛,不过这一切都太 过蹊跷,为慎重起见,他还是先去找良石大师商议之后再行定 夺。于是,勇斋将新三郎的宅院里外仔细查看过一番,不顾年 老体衰,赶紧快步前往新幡随院。

未承想, 良石大师不等老相士说明来意, 便先请他进了一间居舍。

"檀越一直是老衲的贵客。"良石说道,"还请稍坐片刻……罢了,且容老衲告知檀越,萩原公子已身故了。"

勇斋失声惊呼: "不错,他已死了。只是大师却怎会知晓?"

良石答道:

"萩原公子死于非命,实乃业障缠身之故,他那家仆背信弃义,也害了他。不过萩原公子也是劫数难逃,今世宿命前生早已注定。你也无须为此事耿耿于怀。"

#### 勇斋道:

- "老朽久闻得道高僧能知未来百年之事,今生有缘得见, 果然名不虚传……不过还有一事我总是放心不下……"
- "你说的是海音如来失窃之事。"良石插口道,"不过你当真无须担忧。这金佛被人埋在荒野之中,等到来年八月,便会有人觅得,物归原主。你大可安心。"

老相士越发惊诧莫名,试探着询问道: "老朽也曾研习阴阳之说<sup>[35]</sup>和卜筮之学,平日以占卜吉凶为生······却实在不明白大师是如何未卜先知的。"

#### 良石肃然答道:

"老衲如何得知事情的前因后果无关紧要。如今重要的是萩原新三郎公子的身后事。萩原家当然有自家的墓地,不过在那里安葬新三郎公子却是不妥。他与饭岛露小姐孽缘太深,乃数世之业,定要葬在阿露小姐墓旁,才不会祸及后世。你要亲自出资为新三郎公子建造坟墓,只因你受他恩惠颇多,权当回报。"

后来,新三郎便葬在阿露墓旁,就在谷中三崎的新幡随院墓地。

怪谈"牡丹灯笼"的故事便到此结束。

朋友问我这故事可有意思。我回答说想去新幡随院一游,也好更清楚地了解作者是如何将本土色彩融入这个故事的。

"那么我即刻便与你同去。"朋友说道,"不过你对故事中的人物到底有什么看法呢?"

"按照我们西方人的思维嘛,"我回答道,"新三郎是个可鄙之人。我们西方古老民谣传诵的真正爱侣,有一人不幸身亡的话,另一位会欣然赴死。说起来身为基督徒,他们是不信轮回转世的,可还是会为真爱殉情。新三郎是信佛的,那么就拥有无数前生后世。那姑娘对他用情极深,死后不肯投胎转世,也要与他相会,他却不愿为她舍弃哪怕一世性命。更糟的是,他不但自私,还十分懦弱。他生于武士之家,修习过文武之道,却怕为女鬼丢了性命,要向一个僧人求助。无论怎样看待,此人都为人不齿,就算是被阿露活活掐死,也是死不足惜。"

"在日本人看来,也没有什么不同。"朋友应道,"新三郎实在是可鄙之人。不过作者描绘这样一个性格懦弱的人物,也是为推动剧情发展,不然这个故事或许不会这样浑然一体。依我看,这个故事里唯一有吸引力的人物就是婢女阿米。她是那种旧时代忠诚有爱的义仆,聪慧、精明,足智多谋,不仅生

前忠心耿耿,死后都忠心不贰······罢了,我们启程去新幡随院吧。"

我们发现新幡随院平平无奇,墓地更是一片荒芜。以前的坟墓,有不少已变成马铃薯田。墓地里横七竖八躺着些墓碑,上面斑斑驳驳,字迹难辨,还有些光秃的墓碑底座、破碎的水槽和缺头断手的佛像。最近的雨水颇多,浸透了地里的黑土,到处都是小泥水坑,周围有成群小蛙蹦跳。除了马铃薯田之外,一切看来都已荒废多年。墓地门口有座小棚子,我们见里面有个女人在做饭。朋友便上前问起她可知道《牡丹灯笼》故事中描述的两座坟墓。

"啊!你说的是阿露和阿米的坟吧?"那女人微笑答道,"寺庙后院第一排坟墓走到底,地藏菩萨像边上就是。"

这类惊喜,我在日本其他地方也遇到过。

我们在地上的泥水坑之间择路而行,又越过绿色的马铃薯田——这些马铃薯的根无疑从阿露和阿米的许多地下伙伴身上吸取了养分,最后来到两座并列的坟墓前,上面满是青苔,字迹都模糊不清了。在较大的一座墓旁,有一尊断了鼻子的地藏菩萨像。

"字迹都不易辨认了。"朋友说道,"不过且慢!"他从 衣袖里取出一张柔软白纸,覆到铭文上,然后取过一块泥土在 纸上摩擦。不消片刻,白纸上就出现了黑色的字迹。 "宝历六年<sup>[36]</sup>丙子三月十一日,兄长,火······这墓主看来 是根津的一位客栈老板,名叫吉兵卫。再看看另一块墓碑。"

他用另一张新纸覆在另一块墓碑上,念出了上面的戒名:

- "圆明院法曜伟贞谦志法尼,这是一座尼姑的坟啊!"
- "骗得人好苦!"我失声惊呼道,"那女人只是在戏弄我们。"

朋友却不以为然: "你这样数落那女人就不对了! 你来这里纯属好奇, 她尽力迎合, 让你高兴而已。老兄, 你该不会将那鬼故事当真了吧?"

# 佛足石

最近,我在安德森的大英博物馆日本和中国绘画目录中, 发现了这么一个奇异的说法:"值得注意的是,在日本,佛像 从不画脚,或者像印度的阿姆拉瓦蒂遗迹和许多其他艺术遗产 那样,只画宝座。"事实上,绘画佛像的脚印在日本一直都不 罕见。不仅能在石碑上找到,也能在佛教绘画中找到,尤其是 某些悬挂在寺庙中的画轴上。这些画轴往往会将脚画得非常 大,还会画上许多神秘的符号和文字。这些雕塑可能不那么常 见,不过仅在东京一地,我就见过不少所谓的"佛足石",或 许还有一些我没见过的。有一块佛足石在两国桥附近的回向 院: 一块在小石川的传通院: 一块在浅草的传法院: 还有一例 美丽的佛足石在芝(地区)的增上寺。这些佛足石不是从一块 大石头上切下来的,而是用水泥碎片拼成不规则的传统形状, 上面覆盖了一层厚厚的根府川花岗岩,在抛光的表面镌刻了大 约十分之一寸的线条。我应当判断出这些底座的平均高度大约 为二尺四寸,最大直径约三尺。佛像足印周围刻着(大多数如 此)佛教传说中的菩提树的十二小束菩提叶和花蕾。所有佛足 石的足印设计都差不多,不过雕像的质量和抛光成品表面不 同。增上寺的佛像在上述四尊佛像之中最为华丽,也最为昂 贵。回向院的佛足石则十分简陋素朴。

日本制造的第一尊佛足石在奈良的东大寺。这尊石刻根据中国的一尊类似佛足石的样式设计,相传这尊中国石刻忠实地

还原了印度的原版佛足石。一本古老的佛教书籍<sup>[37]</sup>中,留下了印度原版佛足石来历的传统说法:

在摩揭陀省的一座寺庙里有一块大石头。石上有佛足履之迹,长一尺八寸[38],宽六寸有余。每个足迹的脚掌都有法轮图案,趾印上都有花形图案,不时发光。佛祖自觉涅槃将至,便前往拘尸那城,到了城中就站在那块石头上。他面向南方而立,随后对弟子阿难尊者说道:"我在此地留下足印,权充最后象征。虽说此国国王会设法毁去足印,却永远无法完全毁去。"事实上,这足印至今仍未被毁。曾有一位憎恶佛教的国王为消除足印,将石头表面都削去,谁知即便削了这一层,足印又在石头上重现。

为了说明佛足石代表的德行,有人引述《观佛三昧经》中的一段经文,译给我听: "释迦举足之时,所有人都能看见足印脚掌上的千辐轮······释迦说道: '凡是看见我足印法迹之人,可赎一切罪孽。即便在我死后看见这法轮之人,也可脱一切业报恶果。"其他各种日本佛经文本都确认了这一说法,任何看到佛祖足印之人,可"自罪孽束缚中解脱,踏上悟道之路"。

日本佛像底座上镌刻出的足印轮廓[39],甚至会让熟悉印度佛足雕塑的人产生一些兴趣。本文所附的双页图纸(图-1)上能看到这两个足印,都是根据传通院的雕像绘制的,这座寺院的足印雕像拥有传奇式的完整尺寸,人们能够看见七个标记——在日本称之为七相。我从净土宗用的一本经书《诸回向宝鉴》中了解了一些七相的信息。这本书中有多幅佛足石的粗糙木版画,为了让读者注意趾印上的奇形图案,我在这里复制了

其中一幅木版画。据说这些图案是卍字符的变体,不过我对此说怀有疑问。在多个佛足石迹之中,相应的图形代表的是摩揭陀省佛足石传说中提及的"花形图案",虽然印刷成册的符号代表的是火焰。事实上这些符号的轮廓非常像佛教装饰图案中的传统火焰图形,我不禁认为这些图形原本就是用来表示传说中足印放出的光辉的。此外,书中还有一段被称为"法相次第"的文字,支持这一推测: "佛祖的足印掌部是平的(就像马桶架的底座),上面是组成千辐轮状的线条······足趾纤细、圆润、长而直、优雅,放出光辉。"(图-2、图-3)



图-1 东京小石川传通院的佛足印



图-2 《佛教百科全书》中的卍字佛足 《诸回向宝鉴》中的佛足印 印

图-3

《诸回向宝鉴》给出的七相的解释不能令人满意,不过此说与日本盛行的佛教理论不无关系。七相的解释按以下顺序参考:

- 1. 卍字符。据说每个足趾上的图案是一种卍字的变体,尽管我怀疑是否一直都是这样,不过我在一些较大的足印画轴上看到过,足趾上的图案确实是卍字符,不是火焰,也不是花的形状。[40]日本的评论者将卍字符解释为"永恒幸福"的象征。
- 2. 鱼。鱼意味着不受任何拘束。在水中,鱼能够向任何方向移动,在佛国,得到完全解脱的人就像水中的鱼一样不知道有什么限制或障碍。
- 3. 金刚杵。解释为一种"打破尘世所有贪念"的神圣力量。
- 4. 海螺。象征弘扬佛法。《真俗佛事编》一书称海螺为佛音的象征。《大悲经》称海螺为大乘教义的弘法和力量象征。 《大日经》中说道:"海螺一声响,所有天神满心喜悦,前来听讲佛法。"
- 5. 花瓶。神秘主义词汇"无漏"的象征物,表示勘破生死的最高智慧状态。
- 6. 千辐轮。有多种神奇的解释。《法华文句》说道: "千 辐轮用于粉碎某物;我佛弘法是为了粉碎一切妄念、谬见、怀

疑和迷信。因此弘扬此法被称为'转法轮'。"《正理论》说道:"即便寻常轮子都有辐有毂,我佛八圣道也有许多分支。"

7. 梵王冠。在佛祖脚下乃是梵王宝冠——象征佛祖在众神 之上。

我认为任何一块佛足石上的铭文要比对象征性图形的上述不完善解释更有意义。传通院足印上的铭文就是典型。在足印石刻的不同侧面——靠近顶部,按照规则布置,从而面向罗盘的某些点——镌刻着五个象征五感(胎藏界五如来)的梵文文字,还有经文和纪念文。我翻译的经文和纪念文如下:

《放光般若经》云: "尔时世尊放足下千辐轮相光明。乃至其见光明者, 毕志坚固, 发无上正真道意。"

《观佛三昧经》云: "见佛迹者,除却千劫极重恶业。"

《佛说无量寿经》云:"佛所游履,国邑丘聚,靡不蒙 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以时,灾厉不起,国丰民安。 兵戈无用,崇德兴仁,务修礼让。"

## 纪念文

明治十八年五月,合寺众僧造立佛足石一基,置于传通院大殿前,是欲尽未来际,令大菩提种子增进佛道也。

本寺第六十六代沙门泰成谨记。

少苾莒循诱敬书。

一个人凝视这些雕刻的足印之时,各种奇异的事实都会挤 入脑海——看来巨大的足迹,与其象征之人的个性比起来,还 是太小。两千四百年前[41],一位印度圣者为人生的痛苦和神秘 沉思之后悟道, 道出了有史以来能教给世人的无上真谛, 在一 个科学贫瘠的时代期盼着我们现今关于生命的神秘统一、物质 和精神的无尽幻象,还有万物生死的进化哲学的终极知识。他 纯为求道,在我们的时代之前,独自觅得"从何处来,向何处 去,为何而生"这些终极问题的宝贵答案,用这些答案另起炉 灶, 创建了另一种比其父辈的信条更为崇高的信仰。他开口教 诲,然后归于尘土,百姓因他教导的大爱,就膜拜他涅槃时留 下的足印。此后,亚历山大大帝的名字,罗马的权力和奥斯曼 帝国的力量旋起旋灭,国家历尽兴衰,城市饱经沧桑。另一个 文明的后代比罗马人更为庞大, 征服大地, 建立起遥远的帝 国,最后前来统治那圣者的诞生之地。拥有二千四百年智慧的 这些人,为他留下的教诲之美惊异,用他在世亲身教导世人之 时尚未出现的文字, 重新书写他言传身教的一切。虽说在东方 焚烧过他的足印, 然而伟大的西方人还是惊奇地追随着足印的 光芒寻求大彻大悟。即便古时的弥兰陀王 (米南德) 一路来到 那迦犀那 (那先比丘) 舍前, 起初只是按照希腊人的机巧方法 提问,后来却以崇高的敬意接受了那先比丘更为崇高的佛法。

## 吠声

夜间为我守卫门户的白色母狗清瘦如狼,已很老了。四邻的大多数青年男女还是童子的时候,它陪他们一起玩耍。我在搬进现在的住处当天发现并收留了它。据我所知,它已为从前的多位房客看守过这座屋子,最好的解释显然是它就出生在屋后的柴棚里。无论历任主人待它是好是坏,它都像一个守夜人那样为所有主人服务,尽善尽美。主人给予它的酬劳——食物问题从未严重困扰过它,因为街上的多数人家每天都会给它些食物。

它性情温驯安静,至少在白天很安静。尽管它憔悴丑陋,耳朵尖尖,眼睛看上去有些不愉快,还是非常讨人喜欢。孩子们会骑在它背上随意取笑,不过虽说它会让生人颇为不适,但人人都知道它从来不会对孩子们吠叫。它天性耐心善良,得到的回报是社区的友谊。屠狗人每两年会到这个社区一次,此时邻里就会设法护着它。有一回,屠狗人正要公然将它宰杀,铁匠的妻子便跑去搭救,成功说服了监督屠狗的警察。警察说道: "在这狗身上写上人的姓名,以后就平安无事了。这是谁的狗?"这个问题还真不好回答。人人都是这狗的主人,又都不是——这狗处处受欢迎,却并无所属之地。"那么这狗住在哪里?"困惑的警察问道。铁匠的妻子答道: "就在那外国人家里。""那么就把外国人的名字写在这狗身上。"警察建议道。

因此我就将自己的名字用日文平假名写在这只狗的背上。可是四邻不觉得一个名字就能保护它周全。于是瘤寺的僧侣就用漂亮的汉字,将寺院的名称写在它的左肋上;铁匠将铺子的字号写在它的右肋上;菜贩子在它胸前画上了"八百"的象形文字——"菜贩"一词的俗称,因为人们认为菜贩会出售八百种或者更多种不同的东西。这样一来,它现在就成了一只外观奇异的狗,不过身上的所有文字会保护它周全。

我发现它只有一个缺点——夜间吠叫。吠叫是它生活中不多的可怜乐趣之一。起初我想要吓唬它改掉这个习惯,却发现它拒绝认真对待我的要求,我最后决定任它夜吠吧。如果打它的话,就太丑恶了。

不过我讨厌它吠。它的吠声总是给我一种隐隐不安的感觉,就像恐怖梦魇之前的不安。这吠声让我害怕,难以名状的迷信的害怕。或许我正在写的内容在你看来大谬不然,但是如果你听过它的吠声,就不会觉得荒谬了。它不像寻常的流浪狗那样吠。这狗属于更原始的北方品种,更似狼犬,还保留了一种非常奇特的野性。

它的吠声也很奇特。这吠声要比任何欧洲狗的吠声都怪异得多,我怀疑这吠声也更久远得多。这吠声可能是这条母狗所属物种的原始吠声,多个世纪的驯化都完全没有改变。这吠声从一种抑郁的呻吟声开始,就像噩梦般的呻吟;音调逐渐上升,变成长长的哀嚎,如风一般的哀嚎;再颤抖着降调变成低声轻笑;然后音调再度上升,变成一种哀嚎,比之前的哀嚎调门更高,更为狂野;再突然爆发成一种残忍的大笑声;最终变

成哭泣声,就像是一个小孩子的泣声。这场吠叫表演的可怕之处,就算不是全部,主要也在于妖精般的嘲笑声与痛苦的哀嚎声形成的鲜明对比:一种会让你想到疯狂的不协调感。我会想到这只母狗的灵魂之中有一种相应的不协调。我知道它爱我,只要一个短暂的通知,它就会为我牺牲这条可怜的小命。我敢断定如果我死了,它会伤心。但是它不会像其他的狗,比如说,一只垂着耳朵的狗那样思考生死问题。在这方面它太野性,太接近大自然了。如果它在某个荒凉的地方独自发现我的尸体,它首先会为它的朋友疯狂哀悼,不过在这一任务完成后,它会以可能的最原始方式来减轻自己的悲伤——吃掉尸体,用它那长长的狼一般的牙齿咬断骨头。然后,它会问心无愧地坐下,对着月亮吠出传自祖先的哀嚎。

这吠声让我满怀好奇,这种感觉不亚于一种奇怪的恐惧,因为吠声中的某些不同寻常的元音总是以相同的顺序出现,必然代表动物语言(动物思想)的特定形式。这吠叫就是一首歌一一一首并非表达人类感情和思想的歌,因此人类是无法想象的。不过别的狗知道这首歌的意思,夜间会在数里之外应答,有时从非常遥远的地方而来,我只有将听力发挥到极致,才能察觉那种微弱的回应。这些词(如果我可以称之为词的话)非常少,不过从它们的情感效果来判断的话,必定表达了许多意义。这些词可能意味着年代久远的事物——与气味、与呼气,与较为迟钝的人类感觉无法理解的无形和有形的影响力有关的各种事物,也可能意味着冲动,犬类的灵魂在满月照耀下激发出来的莫名冲动。

如果我们能了解一条狗的感觉,一条狗的情感和想法,我 们可能会发现它们的性格和那种动物吠叫引起的那种特殊的不 安性质之间有某种奇怪的对应关系。可是既然狗的感觉与人完 全不同,我们就永远也无法真正了解。我们只能用最含糊的方 式推测让我们内心不安的那些含义。那漫长嚎哭中的某些音符 ——那些最怪异的音符,怪异得与人类的声音中诉说痛苦和恐 怖的音调类似。我们再一次有理由相信,这种嚎哭在人类的想 象中, 在某个极为遥远的时期, 与各种恐惧的特殊印象联系到 了一起。一个不寻常的事实是,在几乎所有国家(包括日 本), 犬吠都被归因于狗对人类看不见的事物的感知, 特别是 对鬼神的感知。这种各国对迷信的一致性说明, 狗的哭嚎激发 的不安要素之一是对超自然现象的恐惧。如今我们已经不再有 意识地害怕不可见的事物了——因为知道我们本身是具有超自 然属性的, 甚至连肉身的人, 以其毕生的理性, 都要比任何古 老想象中的鬼魂更具鬼气,可是原始恐惧的一些模糊遗传,仍 然在我们体内沉睡着,或许在听到夜间狗的哭嚎之时,就会像 同声一样苏醒。

人眼看不见,狗的感官却不时可能会察觉到的任何东西,都不可能像我们想象中的鬼。狗开始察觉和为之哭嚎的最可能的原因是不可见的事物。在解剖学上没有理由认为狗拥有非凡的视觉能力。但是狗的嗅觉却比人发达得多。狗拥有超人感知力的古老的普遍信念,是被事实证明的正确信念,但是感知力不是视觉性的。如果狗的吠叫真的像以前想象的那样,是一种感觉到鬼魂恐怖的呐喊,那么意思可能是: "我嗅到他们

了!"而不是:"我看到他们了!"没有证据支持狗能够看到 人看不到的任何形状的东西。

可是我身边的白色母狗的夜吠迫使我怀疑,它是否在精神 上看到过真正可怕的东西——我们徒劳地想要将其排除在道德 意识以外的东西: 以他人痛苦为乐的生命法则。是的,有时它 的吠声在我看来,不仅仅是一条狗的叫声,而是法则本身的声 音——是人们极其莫名地称为爱、仁慈和神圣的自然本身的声 音!神圣,也许以某种不可知的终极方式如此,但肯定不仁 慈, 更加肯定的是不是有爱的。生命要存在只有互相吞噬! 我 们的世界在诗人看来是美丽的,有爱、希望、记忆、抱负;可 是事实上没有什么是美丽的, 因为生命是靠不断的杀戮在供 养,最温柔的感情、最高尚的热情和最纯洁的理想,都必须靠 食肉饮血来滋养。所有的生命为了自我维持,必须吞噬生命。 如果你乐意,可以想象自己是神圣的,但是你必须遵守这一法 则。如果你愿意去做一个素食者,你还是必须吃下有感觉和欲 望的食物。让你的食物纯净化,那么消化就会停止。你不吞咽 生命, 甚至都不能喝下饮品。尽管我们会厌恶这个名字, 但我 们是同类相食的动物——所有生物本质上都是一样的。无论我 们吃植物、鱼、爬行动物、鸟类、哺乳动物或者人的肉、最终 的事实都是一样的。所有生命的结局也是一样的。所有的生 物,无论是被埋葬还是焚烧,都会被吞噬——不是一次两次, 也不是一百次、一千次, 甚至不是可以计量的次数! 想想我们 赖以行动的土地,我们赖以生存的土壤,想想那已经消失的数 以亿计的人,他们从土中而生,在衰朽后又回到土层深处去滋 养那些成为我们食物的生物吧!我们永远在吃自己已经消亡的同类——我们在古老时代存在的自我。

即便是所谓的无生命物质也在自我吞噬。物质以物质为食。就像液滴的单子[42]吞噬单子那样,在广阔的太空之中,各种星球相互消耗。恒星将给予世界生命,又吞噬掉它们;行星同化掉自己的卫星。一切都是一场永不结束,只会周而复始的掠夺。对于任何一个想到这些事情的人而言,一个父爱创造和统治的神圣宇宙的故事,听起来还不如死者的灵魂被神吞噬的波利尼西亚人的故事有说服力。

这条法则看来非常可怕,是因为已经发展出反对这种恶魔本性的思想和情感了——非常像反盲目引力的自主运动那样。可是拥有这样的思想和情感只会让我们的局面恶化,却丝毫无法减轻这种最终问题的阴暗。

无论如何,远东的信仰要比西方的信仰能更好地应对这个问题。对佛教徒而言,宇宙根本就并非神圣,而是恰恰相反。宇宙是业力,是错误的思想和行为的创造物,不受任何神圣意识支配,是可怕之物,是梦魇。宇宙同样也是幻觉。噩梦的形状和痛苦对做梦之人看来是真实的一样,只有根据这样的理由,宇宙看来才是真实的。我们在尘世的生活是一种睡眠状态。然而我们没有完全入睡。在我们的黑暗中有微光———缕曙光唤醒了爱、怜悯、同情和宽容:这是无私和真实;这是永恒和神圣的;这是四种无法衡量的情感,在这样的情感的光辉之下,一切的形式和幻想都会像阳光下的薄雾那样消失。可是,除了在我们意识到这些情感的时候,我们确实是入梦人

——在黑暗中无助呻吟,被阴影般的恐怖折磨。我们都在做梦,没有人完全清醒。许多被误认为是凡间智者的人,对事实真相的了解,甚至比我那只在夜间吠叫的狗还少。

如果我的狗会说话,我觉得它可能会问不少任何哲学家都 无法回答的问题。我相信它受到生活的痛苦折磨。当然我并不 是说那种无法解释的神秘状态会像摆在我们面前那样出现在它 面前, 也不是说它能够用任何像我们这样的精神过程得出任何 抽象的结论。对它而言,外部世界是一个"气味的连续体"。 它是通过气味来思考、比较、记忆和推理的。它靠气味来判断 万物的品性,它的一切评判都以气味为依据。它能嗅到我们根 本不能嗅到的成千上万种气味,必定以一种我们根本不知道的 方式来理解这些气味。它所了解的一切都是通过一种完全无法 想象的心理活动获得的。不过我们尚可肯定的是,它思考的大 多数事情都与吃东西的经历或者被吃掉的直观恐惧有某种气味 上的关系。当然,它对我们所踏过的土地了解得要比我们多得 多,如果它能说话的话,或许它会告诉我们一些关于空气和水 的最奇怪的故事。它有天赋,或者说饱受折磨,因为它具有如 此强大的感官渗透力,那么它对各种表面的现实状况的看法一 定比阴森更阴森。难怪它会对着照亮这样一个世界的月亮吠 四月!

然而,在佛教的意义上,它比我们中的许多人都清醒。它有一套原始的道德准则,包括忠诚、顺从、温柔、感恩和母爱,以及各种较小的行为准则,这些都是它一贯遵循的朴素准则。在僧侣看来,它的状态被称为心灵的阴暗状态,因为它无

法学习所有人类应当学习的东西,可是根据它的光明标准,它已经做得很好,在下一次转生时,应当能获得一些更好的条件。所以想象认识它的人吧。当它死时,他们会为它举行一个简单的葬礼,为它的灵魂诵经。僧侣会在寺庙园地的某个地方为它修一座坟,在坟上会放上卒塔婆,上写"如是畜生发菩提心[43]"——"即便在这兽类体内,最终也可见正果"。

# 诗歌选

许多世纪以来,诗歌就是一个民族表达感情的普遍方式,我们自然应当认为共同的生活理想是高尚的。无论这样一个民族的上层阶级同其他民族的上层阶级相比有多差,我们几乎都不能怀疑其下层阶级在道德和其他方面都比我们自己的下层阶级先进。日本人其实就给我们呈现了这样一种社会现象。

在日本,诗歌就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每个人都能感觉到诗歌的存在。人人都读诗。几乎每个人都作诗,不分阶级和条件。诗也不仅仅在精神世界里无处不在:耳朵到处能听到诗,眼睛到处能看到诗!

说到听得见的诗歌,哪里有人工作,哪里就有人唱诵。田野里的耕作和街道上的劳碌,都是按照吟诗的韵律进行的,歌曲似乎是人们生活的一种表现,意义就像蝉用蝉鸣来表现自己的生活差不多……说到可看的诗歌,无论书写或是雕刻,都到处可见,用汉文或日文写成,就是一种装饰的形式。在千千万万的民居之中,你可以看到,滑动的屏风、独自分隔的房间或者封闭的壁龛上,上面都有汉字或日文装饰文字,这些文字都是诗歌。在上流社会的宅院里,往往会看到一些吊牌,或者说悬挂的木牌,每块木牌上都有一段优美的诗句。诗歌几乎可以在任何家用器具上找到,例如在火盆、铁壶、花瓶、木盘、漆器、瓷器、较为精细的筷子上,甚至牙签上!诗歌写在店招、嵌板、屏风和扇子上。诗歌印在毛巾、窗帘、帷帘、头巾和丝绸衬里,还有女式绉绸内衣上。诗歌被用印盖在或画在信纸、

信封、钱包、镜盒、旅行袋上。诗歌镶嵌在搪瓷器皿上,刻在青铜器上,镌在金属管上,绣在烟袋上。列举装饰诗文的物品的十分之一都是毫无希望的。或许我的读者知道,在日本的那些社交聚会上,人们习惯作诗,将诗文悬挂在花丛里。人们也会在纪念牛郎织女的七夕节上作诗,那时在彩色纸条上题诗,再贴在薄竹片上,即便在路边也能看到——都像许多小旗一样在风中飘扬……或许你会找到一些既没有树也没有花的日本小村庄,但绝不会找到任何看不到诗歌的小村庄。你或许会像我一样,漂泊到一个非常贫瘠的定居点,在那里得不到爱情或者金钱,甚至得不到一杯真正的茶,但是我不相信你能发现一个地方,那里没有任何人会写哪怕一首诗。

最近,当我翻阅一本诗集手稿——大部分是抒情和叙事短诗时,突然想到,从这些诗集中选出一些诗来,可以说明日本人的某些情感素质,以及一些鲜为人知的日本艺术表现理论。我随即大胆尝试,写下了这篇文章。这些诗歌是不同的人在许多不同的时候和地方为我收集的,主要是在各种特定场合写的,比起西方韵律结构来,即便不是真的更为简短,格式也要严谨得多。或许我的读者之中很少有人了解关于这种作诗格律的两个奇异事实。这两个事实在历史上和我收藏的文本中都得到了例证,不过我不指望经过我的渲染,能重现最初的效果,无论是意象还是感情效果。

第一个奇异事实就是,自古以来,日本人就更多地将写短诗歌当作一种道德责任,而不仅仅是一种文学艺术。旧式的德育教育有些像这个样子: "你十分愤怒?休要说任何不善之

语,作首诗便是。你最心爱的人去世了? 休要陷于无用悲戚,试试作首诗来平静心绪。你行将离世,因留下许多未竟之事而烦恼? 鼓起勇气,为死亡写首诗! 无论为任何不公或不幸不安,都要尽快抛下怨恨或悲伤,写几行朴素优雅的诗句修德。"于是,在旧时代,每一种烦恼都可用一首诗应对。丧亲、离别、灾厄,都用诗句来代替哭诉。宁死不愿辱没名声的女士,在刺穿咽喉之前作一首诗。被下令自尽的武士,在切腹之前写下一首诗。即便在这样一个不太浪漫的明治时代,那些决心自杀的年轻人在离世之前也习惯作一些诗句。在不幸之时作诗仍是一种好习惯。我经常会得知不少诗歌都是在悲惨和苦恼的最为艰难的条件下写成的,甚至是在行将就木的床榻上写成的。即便这些诗句没有表现出任何非凡的才能,至少提供了在烦恼之际自制的非凡证据……诚然,作诗被当作一种道德伦理行为的事实,要比已写成的所有研究日文格律规范的论文都更有意义。

另一个奇异的事实只是一种美学理论上的事实。本文研究的诗歌类的普遍艺术原则与日本插画的普遍艺术原则是一致的。一首短诗的作者用一些精选的词语,努力达到画家寥寥数笔就能达到的效果,让人感受到一个图像或者一种情绪,从而唤醒一种感觉或者情感。诗人或画家要达到这一目的,完全取决于意会的能力,也只能依靠这种能力。一位日本艺术家为了重现在春日清晨的蓝色薄雾,或者秋天午后的大片金光中看到的一些风景,在一幅素描中进行精致的细节描绘,将会受到谴责。他这样做不仅不符合日本绘画传统的要求,也必然无法达到自己的目的。诗人在一首非常短的诗歌中,企图用同样的方

式让语意完全的话,也会受到谴责:他的目标应当仅限于激发读者的想象力,而不是满足想象力。"全都说出来"就意味着(意境)"全部消失"或"完全消失"——会被人轻蔑地用"イツタキリ"这个词批评诗人在诗句中直白地道明了他的全部所思,赞美是被留给那些某种未曾明言的景象或思绪留在脑海中的诗作的。上品短诗,就像寺庙的一记钟声那样,在读者心目中引起的是绵绵不绝的低沉回音,久久未歇,魂牵梦萦。

然而出于同样的原因,日本的短诗可以说与绘画是很相似的。想要全面理解日本绘画,就需要对其表现的生活有一种深刻的认识。对日本诗歌表达的情感层次尤其如此——对日本诗歌的直译,在大多数情况下,对西方人的理解而言几乎毫无意义。举一个例子,这里有一首小诗,就日本人的理解而言相当可悲了:

テフテフニ キヨネンシシタルツマコヒシ

#### 双蝶!去年爱妻身故!

直译的话,这首小诗的意思看来只是: "见到两只蝴蝶!……去年我心爱的妻子死去了!"

除非你正好知道在日本,蝴蝶与幸福婚姻相关的美好象征意义,以及结婚礼物要与一双大号纸蝴蝶一同赠送的古老习

俗,不然这首诗看来很可能平平无奇。或者拿下面这首诗来说吧,这首大学生的作品最近已得到多位优秀评论人称赞:

フルサトニフボアリ ムシノコヱゴヱ

故里老人的叮咛, 如连声虫鸣! [44]

直译为: "在我的故乡,老人(或者说我的父母),像虫鸣般连声叮咛后辈!"

这首诗的作者是一个乡下后生。在陌生的田野里,他聆听着秋天昆虫的不住鸣叫,这声音让他想起了遥远的故乡和父母。不过下文这首诗之中有前文任何一个例子无法比拟的感染力——虽然直译可能比较晦涩——

ミニシミルカゼヤ シヤウジニユビノアト

啊,透体之风,好似障上轻动的小手指。

直译为:"哦,穿透身体的风啊!就像在障子上轻轻动作的小手指!"

这首诗到底要表达什么意思呢?其实是母亲在为死去的孩子悲伤。障子就是那些在日式房屋中既能做窗户也可做门的白色纸屏风,可以透过大量光线,却像磨砂玻璃一样让室外无法观察室内的景象,也不会透风。婴儿喜欢用手指戳破柔软的障子纸,让风吹过这些洞。在这首诗之中,风确实很冷——透进了母亲的内心——因为风是从她那死去孩子的手指在障子上留下的小洞里吹入的。

很明显,直译不可能保留这些诗歌的内涵。我在这方面的任何尝试都必定是让意境完全消失,因为不可言说的意境不得不表达出来;而且日本诗人能够用十七或二十一个音节作出的诗句,用英语表达可能需要两倍以上的单词。可是或许这一事实会给下列情感表达的原子带来额外的意趣:

# 母の懐出

冬の夜や遠くきこゆる咿唔の声

#### 母亲的回想

冬夜清朗甜美,书房里有个男孩,他正在读书······我也曾有过一个男孩!

#### 春の記憶

うつり香を軒端の梅にとどめ置きて

きこえにし妹はいづちいにけん

——豊川

#### 春日的记忆

她从这里出发,来到梅花丛间,

在我们的屋檐边绽放她青春美丽的魅力,

少女般纯洁的心灵, 让她更为娇艳芬芳,

啊,我们消失无踪的亲爱小妹,她今天住在哪里?

#### 別な信仰の空想

墓訪へば杉に鳩鳴く暮の秋

風そよと墓石へ桐の一葉かな

ぬかづけば墓から蝶の舞ひあがる

#### 对另一种信仰的各种幻想

- 1. 我在坟场寻找我消失的朋友的坟墓
- ——坟场的古老雪松上,一只野鸽的叫声在起伏。
- 2. 或许是风的怪胎, 也或许是纪念的痕迹
- ——这片落叶落在我为逝者斟的一杯水上。
- 3. 我在墓前低声祝祷, 一只蝴蝶起来飞舞
- ——那或许是你的灵魂, 我的挚友……

# 夜の墓地にて

墓にそそぐ水やむかしの月の影

# 夜间在墓地

这月光在我为死者斟的一杯水上嬉戏,与往年的月光根本就没什么不同。

# 長き不在ののち

廢園に月の昔を懷ふかな

## 久违之后

我曾经喜爱的花园, 甚至花园的树篱,

一切面目全非,十分奇怪,只有月光依然忠诚;

月光伴随着对往昔迷人风光的回忆!

#### 海上の月

海に入つて生れかはらばや朧月

#### 海上月光

啊,春天的雾中之月! ——这明月会跳入大海吗? 能让我重获新生,成为你在水上光芒的一部分!

## 別れて後

方角も知らぬ海なり春の月

## 离别之后

如今应向何处去!看?离别之所在何方? 所有界限都消失无踪,没有任何东西告知我方向, 只有月光下的茫茫大海!

## 幸福な貧乏

破れ窓もうれし梅が香風のまに

## 贫家乐

梅花芬芳飘入寒舍,

变我的破窗为欢乐之源。

## 秋の思

萩枯れて松蟲何を夢むらん

秋行くと告ぐるにや鐘遠くより

ふるさとの木の蔭懷ふ秋の月

#### 秋日浮想

- 1. 如今三叶草已凋零;草尽枯萎;松树<sup>[45]</sup>在荒凉的秋原之中 梦到何物?
- 2. 我思量,暮间的钟声听来怪异得凄凉;那钟声或是宣告秋日死去的夜将来临!
- 3. 望着这轮秋月,我梦见同样柔和的月光下故乡的村庄,还有 我家的影子。

# 悲みの折蟬をきいて

世の中は蟬の拔殼何を泣く

# 哀伤之时听蝉鸣

只有"咿","咿"——愚蝉的哭泣!

任何人都知道这世界如蝉蜕下的外壳一般空虚。

# 蟬の拔殻に

歌に身を枯らす愚かや蟬の殼

#### 咏蝉蜕下之壳

唯有可惜的外壳! ……哦, 这可怜的夏日歌者,

为何你的身躯这样才能歌唱呢?

#### 知の力の壮大

濁れるも澄めるもともに容るるこそ 千尋の海の心なりけれ

#### 智力之庄严

不加修饰,智慧将污秽与纯净融合——

可称其为千丈深海! [46]

# 神道の畏敬心

怒濤岩を嚙む我を神かと朧の夜 ――虚子

#### 神之敬畏心

涌浪冲刷磐石,我在黑暗中自问:"我成神了吗?"夜色朦胧 狂野!——虚子

"我成神了吗?"亦即在说:"我死了吗?我只是这荒凉之所的幽魂吗?"人们认为在荒野出没的孤独之人死后,会优先成神。

\_\_\_

上文的诗作展现的不仅仅是写景,要表达的是某种情绪或感情。不过有成千上万的写景诗并非如此;对于那些不知道上述诗作真意的读者而言,这些诗似乎无足轻重。当你了解一些精雕细琢的华丽文字只是在描绘"暮光落在水鸟的翅膀上",或者"现在我的花园里,百花盛开,蝴蝶飞舞",那么你对这些堆砌词句的诗篇最初的兴趣就很容易消失。不过这些精巧的诗文却拥有非常真实的自身价值,与日本人的审美观和审美体验有着密切关系。就像屏风上、扇面上和杯子上的图画一样,这些诗文让人们回忆对自然的印象、重拾旅行或朝圣之旅的欢乐事件、引出对美好时光的记忆,让人感到快乐。充分理解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后,就会发现现代日本诗人尽管受过大学教育,却对古代作诗方法十分执着的这个现象是相当合理的。

我只需提供纯写景诗歌的一些极少样本即可。以下都是近期出现的吟诵小景致的诗作。

#### 寂寞

古寺や鐘もの言はず櫻散る ――洒竹

#### 寂寞

古庙,钟无声,樱花落。——洒竹

## 寺に一夜を過ごしての朝

山寺の紙帳明け行く瀧の音 ――悠悠

#### 夜宿庙宇后晨间醒来

山间一寺庙,晨曦照纸帐,耳闻瀑布声。——悠悠

#### 冬景

雪の村鶏啼いで明け白し ――繞石

# 冬景

雪之村,雄鸡唱,拂晓白。——绕石

就让我引用另一组诗句——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写景诗,不过主要是因为独创性而著称的两首即兴奇诗,以此来结束这段诗歌漫谈。第一首是著名女诗人千代所作的一首古诗。人们要求她作一首十七音诗,诗中要提一个正方形、一个三角形和一个圆圈,据说她立即吟诗一首唱答:

蚊帳の手を一つはづして月見かな

落下蚊帐一角, 瞧! 我抬头望月!

蚊帐顶部的每一角都用绳子挂起,正好是一个正方形;将 蚊帐的一角落下,就把正方形变成了三角形;月亮正是圆形。

另一首奇诗是新近完成的即兴诗作,要在一首十七音诗中描绘穷困潦倒的最惨程度——或许是流浪学生勇于面对的痛苦程度,我非常怀疑是否能描绘比诗中更惨的穷困:

盗んだる案山子の笠に雨急なり ――虚子

倾盆大雨落在我从稻草人头顶偷来的帽子上! —— 虚子

# 日本的佛教谚语

一个民族的谚语表现出来的道德经验的基本性质,几乎不受任何社会变化影响,因此对于思想家而言,这些谚语必然一直拥有一种特殊的心理意义。这种民俗在日本的口语和书面语中非常丰富,需要一本大书来充当例证。就这个题材的整体而言,一篇文章的有限篇幅是根本不够的。可是对于某些种类的谚语或者谚语短语而言,哪怕几页的篇幅就能达到目的;说到与佛教有关的谚语,无论是有其典故还是后来派生的,在我看来都形成了特别值得研究的一类谚语。因此,在一位日本朋友帮助下,我选取并翻译了以下一系列谚语例子——选择得尽可能较为简单,人们也较为熟悉其出处。当然选择的谚语在代表性方面并不完善;不过有助于说明佛教的教化对大众思想和言论的某些影响。

- 1. 悪事身に止まる
  - 一切罪恶都附于肉身。

解说:只要业力存在,任何罪恶行为或思想的后果,就不会停止依附身负业力之人发挥作用。

2. 頭剃るより心を剃れ

心受剃度胜过头受剃度。

解说:佛教僧尼要受剃度,将头发都剃光。这句谚语的意思是,纠正内心,战胜一切虚无的悔恨和欲望,要比成为一个虔诚的信众更好。日本俗语"剃头(剃度)"就是指出家的僧人或尼姑。

3. 會ふは別れのはじめ

相聚只是离别的开始。

解说:在这无常世界,悔恨和欲望同样都是徒劳;因为所有的快乐都会化为痛苦的开始。这一谚语直接参照了这段经文:"凡生者必死无疑;凡相聚必定分离。"

4. 萬事は夢

万事皆梦。

5. 凡夫も悟れば佛なり

即便常人获真知亦可成佛。

解说: (人与佛之间)境界唯一的区别是对正果认知的差别。

- 6. 煩惱苦惱
  - 一切贪欲皆是苦痛。

解说: 所有感官的欲望都会带来悲伤。

- 7. 佛法と藁屋の雨出て聽け
  - 一个人定要外出聆听佛训或茅屋顶上的雨声。

解说:这里有一个关于僧人条件的典故,字面意义上僧人就是"一个出家人"。这句谚语要说的是那些继续生活在愚昧和欲望的世界里的人,无法获得更高的佛教真谛。

8. 佛性縁より起こる

甚至佛性本身都从因果报应而生。

解说:因果报应有善也有恶。无论我们享受什么幸福,都不过是前世所思所行的业报,我们遭遇的不幸也是一样。每一

种善意善行都有助于我们每个人内在的佛性升华。下面的第十条谚语进一步说明了这则谚语的含义。

9. 猿猴が月を取らんとするが如し

好似想在水中捞月的猴子。

解说:典出一个据说是佛陀本人讲述的寓言,说一些猴子在树下发现了一口井,将井水中的月影当成了真的月亮。它们决定去抓住那明亮的月影。一只猴子用尾巴悬在水井上方的树枝上,第二只猴子紧紧抓住第一只的尾巴,第三只抓住第二只的尾巴,第四只抓住第三只,依此类推·····直到一串猴子几乎触及水面。突然间树枝在不常承受的重量之下折断了,所有猴子都溺水身亡。

10. 縁無き衆生は度しがたし

要拯救一个并无业报之人确实极难!

解说:无业报意味着完全无功也无过。

11. 不淨說法する法師は平茸に生まる

宣扬错误教义的僧人将转生为霉菌。

# 12. 餓鬼も人数

饿鬼也会成群。

解说:字面意义是"哪怕饿鬼也会成群"。这是有多种用法的一种流行说法。一般的意思是,无论组成一个群体的人多么可怜或悲惨,他们都共同代表一种可敬的力量。诙谐地说,这句话有时被用来指一群可怜的人或一脸倦容的人——有时指一群想要游行示威的虚弱男童,有时是一队面有菜色的士兵。在社会最底层,称一个畸形人或者贪婪的人为"饿鬼"并不少见。

# 13. 餓鬼の眼に水見えず

饿鬼的眼睛看不见水。

解说:一些权威人士指出,那些由于前世犯下的错误而特别口渴的饿鬼是看不见水的。这句谚语是用来形容那些愚蠢或邪恶到无法感知道德真谛的人的。

# 14. 後生は大事

来生是大事。

解说:平民百姓常用"来生大事"这个怪词来形容"极其重要"之事。

15. 群盲の大象を撫するが如し

如同盲人摸象。

解说:说的是那些因无知而批评佛教教义之人。这句谚语出自佛教《譬喻经》中的一个著名寓言,说的是几个盲人想要触摸大象来断定大象到底是什么样子。一个盲人摸到象腿,说大象像一棵树;另一个摸到鼻子,说大象像条蛇;第三个只摸到躯干,就说大象像一堵墙;第四个抓着尾巴,说大象像绳子。

16. 外面如菩薩内心如夜叉

外面是菩萨,内心是夜叉。

解说: 夜叉是一种食人恶魔。

17. 花は根に還る

花落归根。

解说:这则谚语最为频繁地用来提到死亡,意思是所有的形态都回到诞生它们的那片虚无之中。不过这说法也可用于讲述因果法则。

18. 響の声に應ずるが如し

如同回声回应声音。

解说:说的是因果报应。只有当我们记住,哪怕回声的音调也是在重复原声的音调,才能领悟比较的哲学之美。

19. 人を助けるが出家の役

出家人的使命乃拯救世人。

20. 火は消ゆれども燈心は消えず

灯火已熄,灯芯仍在。

解说:尽管爱欲可能会暂时被克服,爱欲之源却依然存在。有句意思相似的谚语是:"即便被赶走,也不能阻止欲望之犬再度回来。"

21. 佛も元は凡夫

即便佛祖,原本也是凡人。

- 22. 佛になるも沙彌を經る
  - 一人哪怕要成佛, 起初也必定是个小沙弥。
- 23. 佛の颜も三度

即便是佛面,也只能(忍)三次。

解说:这是一则较长谚语的流行简洁版,原文为"哪怕佛面被敲三下,也会被激起怒火"。

24. 佛たのんて地獄へ行く

求佛让人入地狱。

解说:与俗谚"鬼念佛"意义近似。

25. 佛造つて魂入れず

造佛不入魂。

解说:这话直说,塑造一尊佛像却未给佛像注入灵魂。这句谚语用来指那些承担了某些工作,却没有完成工作中最重要部分的人。这则谚语包括一个关于"开眼"法事的典故。"开眼"是一种法事,通过这种仪式,一尊新造的佛像会被认为由其所代表的真实存在的佛性注入了生命。

26. 一樹の蔭 一河の流 多少の縁

即便一片树荫或一股水流(的体验),都是前世缘分造就。

解说:即便与另一人一同在树荫下休憩,或与另一人同饮一泉水,这种微不足道的事情,也是一些前世宿缘(业力)引起的。

# 27.一盲 衆盲を引く

#### 一盲身后引数盲。

**解说**:引自佛教典籍《大智度论》。读者在里斯·大卫的《佛经故事》(东方宗教圣典)第173页的一个脚注里还能找到一个非常奇特的寓言,有一位印度评论家进行了解释。

# 28. 因果な子

因果之童。

解说:下层社会说一个不幸或残疾孩子的俗语。在这里,"因果"一词是特别用在了报应意义上的,这个词通常意味着恶业。福报是用于讲述善业及其结果的词。一个不幸的孩子被称为"因果之童",一个非常幸运的人被称为"福报之人",这就是所谓福报的例子。

# 29. 因果は車の輪

因果如轮。

解说:佛学学者对业力被比作车轮十分熟悉。这则谚语的意思和下列佛偈是一样的:"如果一人说话行事怀有恶念,痛苦便会像车轮跟随拉车的牛的蹄子那样随之而来。"

#### 30. 因縁が深い

冤孽深重。

解说:一种非常常见的说法,用于形容恋人之间的依恋,或者两个人之间的任何亲密关系的不幸结果。

31. 生命は風前のともしび

命如风前之灯。

解说:或者说"像暴露在风中的一盏灯的灯火"。佛教文学中经常出现的一种说法是"死亡之风"。

- 32. 一寸の蟲にも五分の魂
  - 一寸之虫亦有五分之魂。

解说:在日本五分长度相当于半寸。佛教禁止一切杀生行为,所有形状的生物都有知觉。不过,因为这则谚语用了"魂"一词暗示的那样,反映的是大众的信仰,而并非佛教哲学。意思是任何生命,无论多么渺小或卑微,都有权得到慈悲。

33. 鰯の頭も信心から

鰯的头得诚心之福, (亦会获力得救或消除业障)。

解说: 鰯是一种非常小的鱼,非常像沙丁鱼。这句谚语的寓意是只要完全诚心祈祷即可得到佛佑,至于崇拜的具体对象其实几乎没有什么意义。

# 34. 自業自得

自业自得(自作自受)。

解说:几乎没有比这则短语更常用的佛教谚语了。自业指的是自己的行为或思想;自得是指给自己带来的后果——当这个词用在佛教上时,几乎一直带有不幸的意义。"好吧,这是自业自得(自作自受)。"人们在看到一个人被关进监狱时会这样评论,意思是:"他正在承担自己的错误造成的后果。"

35. 地獄でほとけ

好比在地狱中遇到佛。

解说:指的是在不幸时遇见一个好朋友的喜悦。上文是缩减写法。完整的谚语是"好比在地狱中遇到佛一样喜悦"。

36. 地獄極樂は心にあり

地狱天堂存于心间。

解说:一个完全符合高级佛教经义的谚语。

37. 地獄も住家

# 即便地狱也是一处居所。

解说: 意思是说,哪怕那些被迫生活在地狱里的人也必须学会自己适应环境。人总是应当尽量利用好环境。一个有着相似含义的谚语是: "一个人的家在何处,此处就是都城(或者说皇城)。"



图-4 地藏菩萨像



图-5 日本阎魔大王像

38. 地獄にも知る人

哪怕在地狱,见到老熟人也欢迎。

39. 影の形に隨ふが如し

如影随形。

解说:说的是因果教义。可与《法句经》第二节比较。

40. 金は阿彌陀より光る

金光甚至比阿弥陀佛更耀眼。

解说:阿弥陀佛即无量光佛。庙宇中的阿弥陀佛像从头到脚都镀金。还有许多其他讽刺财富力量的谚语,例如: "有钱能买通地府判官。"

41. 借る時の地藏額 濟す時の閻魔額

商借的时候地藏菩萨的面孔; 偿还的时候阎罗王的脸色。

解说: "阎罗"是中文,日文是阎魔——佛教的地狱之主,也是死者的审判官。这句谚语最好用附图解释,有助于让人了解普通人对这两位神佛的印象。

42. 聞いて極樂見 て地獄

听来如极乐世界, 一见却是地狱。

解说:谣言不可信。

43. 好事門を出ず 惡事千里を走る 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千里。

44. 心の駒に手綱ゆるすな

永远不要松开心中那匹野马的缰绳。

45. 心の鬼が身を責める

唯有心魔才能折磨身体。

解说:这句谚语说的是我们承受的痛苦只是自己错误的必然结果。佛教地狱里折磨人的恶鬼会对受折磨的鬼魂说: "不要怪我!我只是你自己的行为和念头创造的产物,是你造就了我来承受这一切的!"——与第36则比较。

46. 心の師とはなれ 心を師とはせざれ

成为汝心之师,休要让汝心师汝。

# 47. この世は假の宿

这世界只是一个暂歇之所。

解说: "这世界不过是一个旅人的客栈。"几乎是同样正确的译法。字面意义上"宿"就是一处居所、有瓦遮头之处和客栈;这词经常用于称呼日本旅人在旅途中歇脚的路边休息所。"假"的意思是"暂时的、短暂的和转瞬即逝的",正如佛教俗语所说的: "这世界是个转瞬即逝的世界。"甚至对佛教徒而言,天堂和地狱都是通往涅槃之旅的一个暂歇之所。

48. 氷を鏤め 水に描く

冰上嵌物, 水上作画。

解说: 指为了某些仅仅很短暂的目标尝试的自私做法是无谓的虚荣。

49. ころころと啼くは山田のほととぎす父にてやあらん母にてやあらん

我知道在山间稻田里咯咯鸣叫的鸟是一只子规(杜鹃),不过它过去可能是我的父亲,也可能是我的母亲。

解说:这句经文谚语引自佛教典籍《往生要集》,带有如下评注:"谁知道田野间的动物,或者山林里的鸟儿,前世不是他的父亲或者母亲呢?"子规是布谷鸟的一种。

# 50. 子は三界の首枷

孩子是三界的枷锁。

解说:这是在说,父母对孩子的爱会妨碍他们的精神发展,不局限于今世,在他们的所有来世也会产生这种作用——就像一具日本枷锁,会妨碍戴枷的人行动那样。父母的感情是尘世最强烈的依恋,特别容易让那些被亲情奴役的人做出不法行为,以期造福他们的后代。这里的"三界"一词指的欲界、色界和无色界三界,所有涅槃下的生存状态。不过这个词有时会被用来表示过去、现在和未来。

# 51. 口は禍の門

祸从口出。

解说:这是在说惹祸的主要原因是说话不小心。这里的"门"指的是一座宅院的大门。

# 52. 果報は寝て待て

若想求福报,不妨入睡等候。

解说:果报是一个纯粹的佛教术语,指的是前世的善行带来的好运,在俗语中指所有形式的幸运。这句谚语经常在一种与英语谚语"眼看着的锅永远不会沸腾"的相似意义上使用。在严格的佛教意义上,这则谚语的意思是"不要太渴望善行的福报"。

# 53. 蒔かぬ種は生えぬ

若不播种, 无物可长。

**解说**:除非你播下种子,不然不要指望有收获。没有认真努力过,就不会获得荣耀。

# 54. 待てば甘露の日和

如果你等待, 甘露自会降临。

解说: 甘露指天堂降雨。一切美好的事物会降临到一心等待之人的身上。

55. 冥土の道に王は無し

冥道之上无王者。

解说:字面意义上的"冥道"就是日本的阴间——所有死者都必须前往的黑暗世界。

56. 盲蛇に怖ぢず

盲人不畏蛇。

**解说:** 愚昧狂暴之人不明白因果报应之法,就不惧怕自己 愚行的必然结果。

57. 盈つれば缺ける

盈满必缺。

解说: 月亮刚刚盈满就开始有缺。因此最繁荣的时候也是好运衰落的开始。

58. 門前の小僧習はぬ經を讀む

寺门前的小僧复述着他从来没学过的经文。

解说: 日文"小僧"的意思是侍者、店员、差役或学徒,不过在这则谚语里指的是一个在一座佛寺大门附近或门前的店铺里受雇的少年。他们一直在听寺庙里念经的声音,学会了复述经文。一则类似的谚语是"劝学院(古代学府)的麻雀会啁啾《蒙求》",《蒙求》是以前一种教授青年学生的汉文文本。教授上述两则谚语用第三则谚语表达效果很好: "与其学(艺),不如习(艺)",也就是说"一直接触这门技艺"。观察和实践甚至好过学习。

59. 無常の風は時を擇ばず

无常之风不择时。

解说: 死亡和变化不会遵从人们期待的方式。

60. 猫も佛性あり

即便一只猫身上也存有佛性。

解说: 但是传说中只有猫和蝮蛇没有为佛祖之死哭泣。

61. 寝た間が極樂

睡梦之间是极乐。

**解说**:我们只有在睡梦中才可能不会去了解这个世界的悲伤与痛苦。——与第83则对比。

- 62. 二十五菩薩もそれぞれの役
  - 二十五位菩萨之中,每一位都有自己的使命。
- 63. 人見て法說け

(先)见人, (再)传道。

解说:佛道的教导应当始终适应受教之人的智慧。还有另一个同类谚语:"根据(受教之人)的理解来弘法。"

64. 人身受け難し 佛法遇ひ難し

生而为人、遇上(聆听)佛法的福缘是不易的。

解说:通俗佛教教义教导人们,出生在人类世界,尤其是在信奉佛教的民族之中,是非常伟大的荣耀。无论人世如何悲惨,至少是一种可以获得某种佛理知识的状态;而处于其他较低级生命状态的生物相对来说是无法取得精神上的进展的。

# 65. 鬼も十八

即便厉鬼在十八岁时也美丽。

解说:有许多关于鬼的奇异俗语和谚语,诸如"甚至鬼眼中也有泪","鬼霍乱"(说的是一些非常强壮和健康的人突发疾病)等。称之为鬼的恶灵,都属于佛教的地狱,在那里充当施刑者和狱卒。不可将鬼与魔、夜叉、妖精和其他恶灵混为一谈。在佛教艺术中,鬼被描绘为拥有巨大力量的生物,有牛马的头。牛头鬼被称为"牛头";马头鬼被称为"马面"。

66. 鬼も見慣れたるがよし

即便是鬼,见怪不怪,亦能相处甚欢。

67. 鬼に金棒

鬼使的铁棒。

解说: 意思是只有强者才能拥有的巨大力量。

68. 鬼の女房に鬼神

鬼的老婆是妖精。

解说: 意思是恶男人往往会与恶女人结婚。

69. 女の毛には大象も繋がる

靠一根女人的头发, 你就能拴住一头大象。

70. 女は三界に家無し

女人在三界都没有自己的家。

71. 親の因果が子に報ふ

父母的业力会降临到孩子身上。

解说:这说的是残疾或畸形儿童的父母。不过这里表达的流行思想并不符合较高层次佛教的教义。

72. 落花枝に還らず

落花不归枝。

解说:已经做过的事情永远不能当作没做过,旧日无法唤回。这句谚语是较长的佛教经文"落花不归枝,破镜不复

映"的缩略形式。

74. 六道は眼の前

六道就在眼前。

解说:这是在说,你的来世取决于今生的行为,因此你可以为自己自由选择来世出生之地。

75. 三界無安

三界无安。

76. 三界に垣無し 六道にほとり無し

三界无篱, 六道无邻。

解说:在三界之内,即欲界、色界和无色界,以及六道之内,即地狱道、饿鬼道、畜生道、修罗道、人间道和天神道,

已经包罗万有。此外就只有涅槃。"无篱"和"无邻"说的是没有越过去可逃避的界限——三界六道之中的任何两者之间都没有中间路径。我们都会根据自己的业报在三界六道之一重生。——可与第74则比较。

77. 懺悔には三年の罪も滅ぶ

忏悔可消三年罪孽。

78. 三人寄れば苦界

即便三人同来,也会有一苦界。

解说: 苦界(苦涩的世界)是一个经常用来描述妓女生活的术语。

79. 三人寄れば文殊の智慧

三人同来, 便有文殊之智。

解说: 文殊菩萨在日本佛教的人物当中是一位特别智慧的神灵。这则谚语的意思是三个人的头脑胜过一个人。有一句类似的谚语是: "连自己的膝盖都要与之商量。"这里的意思是不能忽视任何建议,无论是多么卑微的人提出来的。

80. 釋迦に說法

向释迦牟尼说教。

81. 沙彌から長老 长老始自沙弥。

82. 死んだればこそ生きたれ

唯死可入生。

解说:不回忆赫胥黎的名著《生命的物质基础》中的一句话我就永远不会明白这则名言: "活的原生质不仅最终会死亡,分解成矿物和无生命的成分,而且总是在死亡,尽管这个悖论听起来可能奇怪,但是生命的原生质只有死亡,否则是无法活过来的。"

83. 知らぬが佛 見ぬが極樂

不知即可成佛; 不视便是极乐。

84. 正法に奇特無し

正道无奇术。

解说:除了永恒不灭的法则的结果之外,任何事情都不可能发生。

85. 小智慧は菩提のさまたげ

小聪明是菩提路上的绊脚石。

解说: 菩提一词指代正果——让人成佛的知识,不过日本佛教徒经常用这个词来指神圣祝福,或者成佛状态本身。

86. 生死の苦界ほとり無し 生死之苦海无边。

87. 袖の振り合はせも他生の縁 即便擦袖而过, 也是前世宿缘。

88. 寸善尺魔

一寸之善, 一尺之魔。

解说: 魔是对一种引诱人类走向邪恶的特殊妖精的称呼。不过在日本民间传说中, 魔的角色与西方大众迷信中的丑妖怪和精灵颇为相似。

89. 樂みは悲みのもと

乐乃悲之源。

90. 飛んで火に入る夏の蟲

夏虫扑火。

解说:这句谚语多用来指纵欲的后果。

91. 土佛の水あそび

泥塑佛像嬉水。

解说: 言下之意是"就像泥塑佛像玩水一样危险"。孩子们经常制作小的泥塑佛像取乐,当然,如果放在水里,泥就会化为无形。

92. 月に叢雲 花に風

浮云蔽月,清风摧花。

解说:美丽的月亮被浓云遮蔽;树上的花朵方开,就被风吹散了。一切的美好都转瞬即逝。

93. 露のいのち

人生如朝露。

94. 憂きは心にあり 悲欢只在心中存。

95. 瓜の蔓に茄子は生らぬ 瓜藤上不生茄子。

96. 嘘も方便

谎言亦有用处。

解说:这是说,谎言可以成为一种让人皈依的手段。《妙法莲华经》第三章的著名寓言特别能证明谎言在用作这种手段时是正当的。

#### 97. 我が家の佛尊し

我家的祖先皆成佳佛。

解说: 意思是在说一个人非常崇敬自家神龛里被视为佛的死者亡灵。在佛这个词上有种讽刺的戏谑,可能指一个简单的死者,或者一个佛陀。或许这则谚语的精神可以通过另一则谚语的帮助得到较好的解释: "漏网之鱼从来不小;死去的孩子从来不坏。"

#### 98. 雪の果は涅槃

雪尽处是涅槃。

解说:这句奇言是我选取的唯一有"涅槃"一词的一句,之所以在这里插入,主要是这个原因。百姓很少说起涅槃一词,对涅槃一词涉及的那些深奥教义也知之甚少。上面这一则可以推断不是常见的俗语,其实是一种艺术化的诗意的表达,指的是积雪覆盖的景色到地平线的那一面——因为在白雪覆盖的地方之外,只有天空的巨大空虚。

99. 善には善の報い 惡には惡の報い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解说:一句乍一看可能不是那么平淡的谚语,因为它特指佛教的信仰,即今生我们得到的每一种恩惠,都是前世对他人施惠的回报,我们所遭遇的所有倒霉事,都是我们在前世的某些不正当行为的报应。

100. 前世の約束でと

前世注定。

解说:一则常见的俗语,时常被用来评论不欢而散、突如其来的不幸、突然死亡等。尤其是会用在殉情的情侣身上。人们普遍认为,殉情是前世某种残酷行为的后果,或者是前世违背结为夫妻的共同承诺的后果。

# 性别问题的推测

我有幸在东京与此人相会,他正在去印度的路上,只是在东京短暂停留。我们一同走了很长一段路,谈起了东方的宗教,对此他知道得远比我多。我能告诉他的任何地方信仰,他会以最令人吃惊的方式评论,引用一些印度、缅甸或锡兰[47]现存宗教信仰的怪异说法。然后,他十分突然地将对话转到一个完全出乎意料的方向。

他说道: "我一直在思考两性相对比例的恒定问题,想要 弄清佛教教义是否提供了解释。因为在我看来,在通常的业力 条件下,人类的重生必然会以一种规律的交替状态进行。"

我问道: "你的意思是一个男人会重生为一个女人,一个女人会重生为一个男人?"

"不错。"他答道,"因为欲望是有创造力的,任一性别的欲望又都是朝向另一性的。"

我又问: "那有多少男人想要重生为女人呢?"

"可能非常少。"他答道,"不过欲望是创造性的教义并不等于个体的欲望会让自己得到满足,其实恰恰相反。真正的教诲是,每一个自私愿望的后果是具有惩罚性的,而愿望创造出的东西,至少在更高层次的知识看来,必然证明愿望的愚蠢性。"

我说道: "你是对的,不过我还是不明白你的理论。"

"好吧,"他继续解释道,"如果人类重生的身体条件都是由与身体条件相关的意愿的业力决定的,那么性别会由与性别相关的意愿决定。现在男性或女性的意愿都指向异性。除了生命之外,男人最想要的是女人,女人最想要的是男人。此外,每一个人,无论有什么个人关系,都一直会感受到某种天生的女性或男性理想的影响,你会称之为'无数前世的无数信念的幽灵式反射'。这种理想代表的永不满足的欲望本身就足以创造出下一世的男性或女性身体。"

我评论道:"可是大多数女人会乐意重生成男人;实现这种愿望几乎不带有惩罚性质。"

"为何不是?"他反驳道,"新生的幸福或不幸并非只由 性别来决定,那必然取决于许多条件的综合作用。"

"你的理论很有意思,"我说道,"但是我不知道这在多大程度上能符合公认的教义……那么有什么人能通过较高级的知识和实践,来超脱于所有性别上的弱点呢?"

他答道:"这样的人不会重生为男人,也不会重生为女人,前提是没有预先存在的业力能够阻止或削弱自我征服的后果。"

我诧异道: "那会在某一重天界化生吗?"

"不一定,"他说,"这样一个人可能会在欲界重生,就这样,但既不仅以男形,也不仅以女形。"

"那么会以何种形重生呢?"我问道。

"完人之形。"他回答道,"男或女都不过是半人,因为我们现世的不完善形态,任何一种性别只有以牺牲另一性别为代价进化。每个男子的精神和身体构造中,都有不完善的女人;每个女子的构造中,都有不完善的男人。不过一个完人的构造会同时是完美的男人和完美的女人呢,拥有两性的最高天赋,而没有任何一性的缺陷。在其他世界,可能由此进化成某些比我们更高级的人类。"

我说道: "不过你知道,有好几部佛经,例如《妙法莲华 经》和《律藏》,是禁止·····"

他插话道:"这些经文说的都是非完人,不完善的男人和女人,说的都不是我假设的状态······不过请记住,我不是在宣扬教义,只是不揣冒昧,提出一种理论。"

"有朝一日,我能将你的理论付梓出版吗?"我问道。

"哎呀,可以。"他答道,"如果你觉得这个理论值得思考。"

很长一段时间后,我就这样,尽我所能,根据记忆,将他 提出的理论写了下来。

# 因果的故事.[48].

大名的正室奄奄一息,她知道自己命不久矣。文政<sup>[49]</sup>十年初秋以来,她便一病不起。如今已是文政十二年四月(1829年),樱花盛开之时。这位夫人想念花园中的樱花,想念美好的春光,想念儿女膝下承欢的天伦之乐。她又想起丈夫的多位侧室,尤其是年方十九的雪子。

床边的大名说道: "爱妻啊,你一病三年,受尽磨难。为了让你痊愈,我们一家人日夜守候,诚心诵经念佛,时常斋戒,竭尽所能。偏偏无论全家如何悉心照料,最好的医生如何尽力救治,也不见起色,看来夫人的命定之数已不远了。佛云,三界无安,犹如火宅。[50]夫人能够从这尘世之苦解脱,或许比我们还幸运些。如今我只有不计财力,为你举办法事,为你的来世祈福。到时全家上下都会为你不停诵经祈福,夫人就不必在黄泉路上徘徊,早登极乐,修成正果。"

大名柔声说罢,轻推夫人片刻,好让她有所知觉。夫人合上眼睑,声若蚊蚋,答道: "夫君的一片良言美意,妾身感激不尽……诚如夫君所言,妾身一病三年,全家的照料无微不至……命在顷刻,我又怎会贪恋红尘? 此刻念及俗事或许不妥……不过我还有最后一个心愿……只此一个……请夫君将雪子妹妹唤来此间。我一直将她视为嫡亲姊妹,想托付她一些家中事务。"

得到大名召唤,雪子便来了。大名使个眼色,她便跪倒在病榻一旁。夫人睁开双眼,看看雪子,说道:"啊,雪子妹妹来了!见到你真是不胜欣喜!靠近些……好好听清我说话,我已不能响亮出声了……雪子,我活不长了。希望我走后,你能尽其所能扶持夫君。希望我走之后,你能被扶正……但愿他一直能宠爱于你,甚至胜过爱我百倍,你不久就会身价十倍,成为正室……我求你定要一直好好珍爱夫君,切勿让别的女人夺走宠爱……雪子妹妹,这便是我交代你的事情……你可明白?"

"夫人啊!"雪子忙道,"请您休要这般折煞于我!夫人您也明白,雪子出身寒微,怎敢妄想成为夫君的正室?"

"不,不!"夫人答道,声音沙哑,"我命在顷刻,怎会虚礼客套,你我就坦诚相对吧。在我死后,你定会被扶正。我再度郑重告知于你,让你日后成为正室,是我的心愿。你没听错,雪子,这是我的心愿,甚至比我身后成佛都更加重要!哦,差点忘了!雪子,还有一事拜托于你。你知道花园中有株八重樱<sup>[51]</sup>,就是去年从大和国的吉野山<sup>[52]</sup>移栽的。听说现在樱花盛放,我是多么想看八重樱怒放的美景!我命在顷刻,只想在临死前看上那八重樱一眼。雪子,你快背我去花园,让我看看那八重樱……快啊,雪子,转过身来,背上我……"

夫人请求之际,声音渐渐清晰有力,仿佛观赏八重樱的强 烈心愿让她有了新的力量。突然之间,她竟是泪如雨下。雪子 跪在那里一动不动,茫然不知所措。一旁的大名颔首赞同,说道:"这是她今生的最后心愿。她一向酷爱樱花,想必非常想一睹大和八重樱盛放的美态。雪子,来吧,就让她得偿所愿。"

雪子便像乳母背孩童一样转身蹲下,双肩背对夫人,说道: "夫人,我已就绪,有事便请尽管吩咐。"

"好,便这样吧!"奄奄一息的夫人答道,竟不知如何生出一股几乎超人的大力,攀住雪子的双肩。就在雪子站起身的刹那,夫人的一双枯瘦双手猛然从双肩探进衣襟,紧抓住她的双乳,放声怪笑。

"我如愿以偿了!"她放声大叫,"这便是我要的樱花 [53],却不是花园的那株樱花!达成心愿之前我不能死。现在得 偿所愿!啊,真是大快心意啊!"

说完这一番话,她便倒在俯下身的雪子背上,一命呜呼。

家仆们赶紧一拥而上,想要将夫人的尸体从雪子的肩上卸下,放到床榻上去。偏偏说来大为怪异!看似轻而易举之事竟难以办到。死者的冰冷双手不知如何紧箍在雪子的双乳上,竟好似在肉里生了根一般。雪子惊恐交加,疼痛难忍,当场昏厥过去。

大名赶紧命人叫来几位医生。他们也是莫名所以, 束手无策。寻常手段根本无法将死者的双手从雪子身上取下, 那双手已深深嵌入皮肉,稍一用力便会出血。夫人并非只用手指抓住雪子的双乳,而是用匪夷所思的办法将双掌与雪子胸间的皮肉融为一体!

彼时江户城医术最高明的是一位荷兰来的外科医生。大名决定将他请来。这荷兰医生仔细检查之后说,他也不明白个中玄机,要想让雪子摆脱负累,为今之计,只有先从尸身上切下双手。他坦言硬生生将死者双手从雪子胸间剥离,只怕十分危险。大名只得听从这医生的意见,那双手便被齐腕截下。谁知那双手依然紧紧附在雪子胸前,不多时便乌黑干枯,就像亡故许久之人的双手一般。

雪子的厄运才刚刚开始。

那双断手看似枯槁无血,却仿佛活人之手,不时就像两只巨大灰蜘蛛那般悄悄搅动。此后每夜丑时开始,这双手便会在雪子胸前收紧、按压,将她折磨得死去活来,直到寅时才罢休。

雪子终于削发,做了一名托钵尼[54], 法号脱雪。她为死去的夫人奉了一个灵位,上书"妙香院殿知山凉风大姐"的戒名,随身携带云游四方。脱雪每日都在灵位前谦卑祷告,做一番法事,乞求死者宽恕,让心怀嫉妒的亡灵安息。只是让她备受折磨的恶业不会就此轻易消失。据最后几个见到脱雪,听她讲述这段往事的人转述,整整十七年,这双手每晚丑时都会折

磨她一个时辰。彼时她在下野国<sup>[55]</sup>河内郡田中村的野口传五左卫门家留宿一夜。这是弘化<sup>[56]</sup>三年(1846年)之事。此后,就再也无人听说脱雪其人了。

# 天狗的故事

后冷泉天皇[57]时代,京都附近的比睿山有座西塔寺,寺中有一位高僧。某个夏日,这位慈悲的高僧走访城中之后,正取道北郊大道赶回寺院,却见几个男童正在虐待一只鸢[58]。他们设陷阱将这只大鸟捉住,正在用棍棒击打。"哦,这生灵好生可怜!"高僧大是不忍,心生慈悲,高声道:"孩子们,为何要这般折磨于它?"有个男孩答道:"我们想杀了它,拔了羽毛来用。"高僧怜惜这只鸢,苦口婆心地说服孩子们用那只鸢换他随身携带的纸扇。随后,高僧便将那只鸢放生了。鸢未受重伤,还能自行飞走。

这善举深合佛道,高僧为之心下欢喜,随后继续赶路。行不多远,他见路旁的竹林之中,走出一个相貌奇特的山伏[59],匆匆来到他面前。这山伏恭恭敬敬,深施一礼,说道:"多谢大师慈悲为怀,我才能免遭杀身之祸。如今还请让我略表谢意,酬答大师的救命之恩。"听他说完这一番话,高僧惊诧不已,答道:"这个……老衲当真不记得以前曾与你相识,请问足下究竟是何许人也?"

那山伏答道: "如今我这般模样,也难怪大师认不出来。 我便是在北郊大道被那些恶童折磨的鸢啊。大师救我一命,这 世上也再没有比救命之恩更大的功德。现在我只想设法回报大 师的恩典。若是您想得到什么物事,或者想知道什么事情,想 看到什么……简而言之,但凡在下力所能及,请尽管吩咐。在下正好对六神通<sup>[60]</sup>略有心得,大师的任何愿望,在下几乎都能满足。"

听山伏说完这一番话,高僧便明白面前的是一位天狗<sup>[61]</sup>。他诚心答道:"这位朋友,老衲年届古稀,对红尘俗事早已看破,尘世间的功名和欢愉都只是过眼云烟。要说唯一担忧之事,便是来生,不过来生之事旁人无法相助,多问也是无用。我的终生遗憾,便是未能生在佛祖在世的天竺,不能亲临灵鹫山<sup>[62]</sup>大法会。我每天早晚诵经礼佛,都以此事为憾。朋友!若是能像菩萨那样穿越时空,让我亲眼看一看那场无与伦比的大会,便是三生修来的福气!"

"这有何难?"天狗大笑道,"要让大师夙愿得偿不难。 当年的灵鹫山法会,在下记忆犹新。我能让彼时的一切在大师 眼前原原本本重现。能再次目睹当日盛会,真是你我的无上荣 耀······请随我来!"

高僧跟随天狗来到一座山坡上的松林之间。天狗道:"大师,现在请闭上眼睛,在这里等候片刻即可。听见佛祖弘法的声音之时,你才能睁开眼睛。不过你眼见佛祖降临之时,一定不要为虔诚礼佛之心所动,不可躬身行礼,也不可诵经祝祷,哪怕阿弥陀佛或我佛慈悲都不能说!你全程都要一言不发。倘若你表露出丝毫礼佛之心,便会有灾厄降临到我头上。"高僧欣然从命,天狗便匆匆离去,似乎要去准备。

白昼渐逝,夜幕降临。高僧双眼紧闭,就在一棵树下耐心等待。终于,天上传来一阵悠悠梵音——美妙、深沉、清晰,犹如洪钟,我佛释迦牟尼正在宣讲佛法。佛光闪处,高僧徐徐睁开双眼,眼前景象大不相同,果真到了天竺的灵鹫山峰巅之上,正是《妙法莲华经》所述之时。

高僧周围已不见松树,只有那七相奇树,枝叶和果实都是 宝石。天空飘落无数曼陀罗花和曼珠沙华[63],地上变成一片花 海,绚丽无比。夜空之中,芬芳弥漫,霞光万道,梵音无比动 人。只见就在那半空之中,皓月当空,佛祖释迦牟尼就在狮子 宝座上端坐。佛祖右手边是普贤菩萨, 左手边是文殊菩萨。他 们面前群贤毕至,好似繁星交相辉映。一众菩萨身后,天神、 夜叉、那伽(龙)、阿修罗、人和似人非人的各界生灵相随, 前来礼佛听法。高僧举目望去, 见到舍利弗、迦叶、阿难陀和 如来佛祖的所有弟子。还有那大梵天王和四方天王,如火柱一 般威风凛凛。再有那大龙神、乾闼婆、迦楼罗、日月风三神和 诸天神纷纷降临。一时诸菩萨诸神和各界生灵光轮不计其数。 高僧清楚看见,佛祖前额射出一道佛光,力压群贤之光,仿佛 就要刺穿时空。东方佛土一百八十万眷属,六道众生,甚至已 涅槃的诸佛都已现形。佛门诸贤,连同大千世界一切神魔,都 在狮子宝座前参拜,口诵《妙法莲华经》,如同山呼海啸。高 僧一时竟将对天狗的诺言忘得一干二净, 一心以为当真来到佛 祖座前,不由喜极而泣,俯身敬拜,高呼:"佛佑众生!"

顿时山崩地裂一声巨响,眼前的壮观景象消失无踪,高僧回过神来,见自己独自跪在山坡上的草地之中。原来他轻率食

言,再也看不见那梦寐以求的景象,心中顿时涌起难以名状的 哀伤。他沮丧不已,转身向西塔寺走去,那天狗再度在他面前 现身,语气痛苦,难掩谴责之意,说道:

"你违背诺言,不能克制虔诚礼佛的心意,护法天童[64]突然从天而降,勃然大怒,厉声呵斥我等道: '尔等怎能欺骗一个如此虔诚的僧人呢?'随后我召来使障眼法的那些僧人都惊恐四散了。我受了重罚,一只羽翼被毁,从此便无法飞翔了。"

说罢,天狗便消失无踪了。

# 在烧津

在灿烂的阳光之下, 古老的渔业城镇烧津拥有一种独特的 中性色彩的魅力。这个小镇呈蜥蜴形状,在它所在的一片深灰 色海岸出了几道浅灰色痕迹,这片海岸蜿蜒曲折,就在一个小 海湾旁。小镇得到一片巨石砌成的特殊海堤保护,免受汹涌海 潮侵袭。水边的这道海堤建成台地形状,堆砌海堤的圆形石 头,是用深深打入地下的几排木桩之间的筐子结构固定的,每 一排木桩都独立支撑起一级台阶。从海堤顶上向陆地望去,可 以看遍整个小镇。灰瓦屋顶和饱经风霜的灰色木材组成了一片 广阔空间, 处处松林, 标志着那里有一座寺院。回头向海上望 去,几里远的水面之外是一片壮观景象,一系列参差不齐的蓝 色山峰,犹如巨大的紫水晶一般,径直挤入地平线。在这一列 山峰之外的左侧,富士山巍峨高耸,凌驾四周一切景物之上。 海堤和大海之间没有沙滩,只有一道多石斜坡,大多都是卵 石。这些卵石都随着拍岸浪而翻滚,在风雨交加的日子里,想 要越过拍案碎浪是一件非常吃力的事情。如果你曾经被携带卵 石的巨浪打过,就像我曾数次经历的那样,是不会很快忘记这 样的经历的。

在特定的几个小时,这道陡坡的大部分被一排排看来形状怪异的船艇占据,那是形状具有当地特征的渔船。这种渔船非常庞大,能运载四五十人,船艏高得出奇,通常都镌刻了佛教或神道教的平安符咒。一种常见的神道文字平安符咒是富士女

神庙提供的,文字意思如下:船主保证,若捕鱼顺利,必为富士山巅之神力行苦修。

在日本,每一个沿海的县,甚至同一个县的不同渔村,渔船和渔具的形制都是该地区或村落独有的。其实人们有时会发现,在相距几里的不同渔村里,各自制造的渔网或渔船的类型都大相径庭,好像是生活在数千里之外的不同种族发明的。这种惊人的多样性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出于对本地传统的尊重,即对一种虔诚的保守思想的尊崇,保留数百年祖传的教诲和习俗不变,不过更加合理的解释是,不同的渔村从事的是不同种类的渔业,而且根据调查,每一个地方制造的渔网或渔船的形状,都是基于一种特殊经验的发明。

烧津的大型渔船是这一事实的证明。这些渔船是根据烧津 渔业的各种特殊要求设计的,烧津向日本帝国的所有地区供应 鲣鱼干,于是必须能够在风大浪急的海域航行。让这些渔船下 水或出水是一项繁重的工作,不过全村都会出力。人们会在斜 坡上铺设一排平底木架,片刻之间就形成了一种临时滑道,然 后就在上面用长绳将平底渔船拖上拖下。你会看到一百多个成 年男女和孩子齐心协力,在一首奇异的忧郁圣歌响起之时,拖 动一条渔船。台风来临之际,这些渔船会被转移到后方远处的 街道里。帮助拖运船只时有许多乐趣;如果你是个陌生人,渔 夫们或许会让你看到他们从海里打捞的各种奇异生物,来回报 你的劳苦。有腿长惊人的螃蟹、以最荒谬的方式自爆的气球 鱼,还有各种各样的其他动物。这些动物都太过奇特,以至于 你不触碰它们都无法相信它们是天然生物。 船艏刻有圣符的大渔船并非海滩上最奇怪的东西。更奇特的是用竹篾制成的饵篮。这些篮子高六尺,周长十八尺,圆顶上有个小孔。沿着海堤将这些篮子晾干,在一段距离之外,可能会被误认为是某种住所或小屋。然后你会看到形如犁头,用金属钉底的巨大木锚;四爪铁锚;用来敲桩的巨大木槌;还有各种其他工具,你甚至都无法想象它们的用途。一切都有一种不可名状的奇妙古风,给人一种时间和空间上都非常遥远的怪异感觉,让人怀疑所见之物的真实性。烧津的生活也肯定是许多世纪以前传承下来的生活。这里的人也都是古时代的日本人:质朴友善如孩童——很好的孩童——对每一个错误都坦诚相对,与世无争,忠于古老的传统和古老的神明。

盂兰盆节的那三天,我刚好在烧津,希望在第三天,也就是最后一天,看到美丽的饯别仪式。在日本的许多地方,人们会给亡灵准备航行的缩微船只——小型的帆船或渔船模型,每一个都装有供奉的食物、水和燃香;如果是晚上出发的鬼魂船,还会配一盏小灯笼。然而在烧津,灯笼却只是被放在水面上,别人告诉我,天黑后就会放灯。别处的习俗都是在午夜放灯,我本以为烧津的鬼魂饯别时间也是一样,晚饭后我匆匆睡了一觉,希望能及时醒来观看放灯的场面。可是晚上十点钟,我再去海滩时,一切都结束了,所有人都已回家了。我眺望水面,看到一长串宛如萤火虫一样的东西,是那些小灯笼排成一列漂向大海,可是已经漂得太远,只能看到彩色的光点。

我非常失望,我觉得自己因为慵懒,错过了一个可能不会 复返的机会,因为这些古老的盂兰盆节习俗正在迅速消失。可 是下一刻,我突然想起,完全可以冒险游过去看那些灯笼。它 们漂得非常缓慢。我脱去袍子,扔在海滩上,一头扎下水去。 大海平静无波,粼光闪闪,好生美丽。每一次击打水面都会点 燃一股黄色火焰。我游得很快,比我预料的快许多,超过了漂 水灯笼的最后一盏。我觉得干扰这些小小漂水灯,或者让它们 无法安静地漂行不太友善,于是我满足于靠近其中一盏小灯 笼,来研究它的细节。

漂水灯的结构非常简单。底部是一片厚木板,四四方方的,边长大约十寸。每个角落都有一根大约十六寸高的细长棍子支撑,这四根支柱用十字篾片相连,支撑四面的灯纸。在底板的中心有一根长钉穿过,钉子上固定着一支点燃的蜡烛。灯顶敞开。四面灯纸上绘有蓝、黄、红、白、黑五色,分别象征空、风、火、水、地,这五种佛教的基本元素与五佛从形而上的角度来说是一致的。灯纸上一格为红色、一格为蓝色、一格为黄色;第四格的右半为黑色,左半没有染色,也就代表白色。灯纸上没有写任何死者的戒名。灯笼里面只有闪光的蜡烛。

我望着那些小小的闪光的灯笼在黑夜中漂荡,风吹浪打,让它们四散飘零,分离得越发远了。每一盏灯与风浪中轻颤的灯纸颜色,看上去就像一个害怕的生物,在将它带进外部黑暗的盲目海流中颤抖……我们自己难道就不像这灯笼一样,被人放到一片更深更暗的海面上,在我们漂向不可避免的解体之

前,彼此分离得越来越远吗?不久,每一盏灯笼中的灵魂之光都会将自己燃尽,然后那些可怜的灯笼,还有它们一度绚丽的色彩所留下的一切,必定永远化入无色的虚空之中。

就在这沉思的一刻,我开始怀疑自己是否真的孤身一人。 扪心自问,在我身边摇晃的小灯笼里,是否有除了颤动的灯光 以外的东西:有什么东西萦绕着将灭的火焰,正在注视我这个 旁观者。我微微打了个冷战,或许是感觉到从大海深处冒出的 寒意,或许只是一个幽灵般的幻象在渐渐浮现。我又想起了沿 海地区的古老迷信,古老的关于灵魂经过之时的危险的模糊警 告。我在想,夜间在外面会有什么厄运会降临到我身上——死 亡之光的搅扰,或者看似死亡之光的搅扰——我自己会成为未 来某个怪谈传说的话题……我低声对灯火默念佛教的送灵经 文,然后快速向岸边游去。

我再度触及岸边的石头时,看见有两个白影就在我面前, 大惊失色,但是一个和善的声音在问我水是不是太凉,让我安 下心来。这是我的老房东鱼贩乙吉的声音,他和他的妻子一起 来找我的。

我答道: "只是有些凉,还挺有趣的。"又穿上袍子,准 备和他们一起回家。

"啊。"乙吉的妻子说道,"盂兰盆节的晚上到外面游水可不好!"

我答道: "我没有游多远,只是想看看那些灯笼。"

"哪怕河童有时候也会淹死的<sup>[65]</sup>。"乙吉埋怨道,"这村里有个人,在坏天气里出海,船坏了,游水七里回到家里。谁知他后来还是淹死了。"

七日里相当于差一点儿十八英里。我问起现在这村里的年轻人还有人能游这么远吗。

"或许有可能。"老乙吉答道,"村里有许多强壮的游水 汉子。这里所有人都会游泳,甚至小孩子都会。不过渔民游那 么远的话,就只是为了保住自己的一条命。"

"或者为了做爱。"他的妻子补充道,"就像羽岛姑娘那样。"

"谁?"我不由问道。

"一个渔夫的女儿。"乙吉说道,"她有个恋人住在几里外的纲代,她常在夜里游过去找他,早上又游回来。恋人为她点一盏灯引路。可是在一个漆黑的夜晚,恋人忘了点灯,也可能是灯被风雨打灭了,这姑娘就迷了路,在海里淹死了……这个故事在伊豆很有名。"

我暗想道:"这么说来,在远东,游泳的人是悲剧英雄。不知道在这样的情况下,西方人对这位利安德[66]是什么评价?"

通常在盂兰盆节前后,这里的大海都会变得汹涌澎湃。次日早晨,我发现拍岸浪很高的时候,并不惊奇。一整天拍岸浪都变得越来越高。下午三点钟,海浪变得很美,我就坐在海堤上看海浪,一直到日落为止。

拍岸浪漫长而缓慢地翻滚,声势浩大骇人。有时就在前浪消失之前,一道宏大的巨浪会像砸玻璃一样发出颤抖的"叮当声",将碧色的前浪击碎;然后浪涛落下,声势如同洪钟一般,震动着我身下的海堤······我想起了一位已故的俄罗斯伟大将军,他让他的军队如大海一般攻城略地——一浪接一浪的钢铁,雷鸣般的炮声此起彼伏······几乎没有风,不过其他地方的天气一定十分狂暴,风浪还在不断增高。风浪的运动引人入胜。这样的运动极为复杂,简直难以形容,却又持久恒新!谁能够完全描述哪怕五分钟风起浪涌的景象呢?永远没有任何凡人能看到两股海浪以完全相同的方式涌入。

或许也没有任何一个凡人能够不认真地观看海浪翻滚,听那雷鸣般的浪涛声。我注意到,即使动物——马和牛——在大海面前也会若有所思,它们就站在那里凝望和倾听,仿佛那浩瀚的景象和宏伟的声音让它们忘记了世间的其他一切。

沿海地区有句谚语: "海有灵,海有耳。"这话的意思要这样来解释: 当你在海上害怕时,千万不要说起你的恐惧——如果你说你害怕,海浪会突然升得更高。这种想象现在在我看来,是绝对自然的。我必须承认,当我在海上或者面对大海

时,我不能说服自己说它是没有生命的,不是一个有意识的敌对力量。暂时,用理智对抗这种幻想毫无用处。为了能将大海想象成一片单纯的水的组合体,我必须站在某个高处,在那里,大海最猛烈的巨浪看上去不过是一股慵懒的微小涟漪。

这种原始的幻想可能在黑暗中比光天化日之下激起得更为强烈。夜晚粼光闪闪,浪潮的阴燃和闪光看上去是何其生动啊!夜晚阴冷闪光的细浪微妙的颜色变化,是多么像爬行动物!潜入这黑夜的海洋,在蓝黑色的阴暗之中睁开眼睛,看看随着你的每一个动作而来的怪异的光晕变化:每一个发光点,就像透过泛滥的洪水看到的那样,就像是一只眼睛在张开和闭合!在这样的时刻,一个人的确会觉得仿佛被某种可怕的感觉包围,一种悬浮在某种有生命的物质里的感觉,这种物质的每一个部分都好像有感觉、视觉和意志一样,是一个无限柔软的冰冷的灵魂。

### 四

那一晚我久久难以入眠,一直在倾听汹涌海潮雷鸣般的怒吼和冲击。比这些鲜明的喧嚣和所有较近海浪的冲击声更为深沉的,是更深处的海浪低音——一种永不停歇的建筑物为之颤抖的低鸣——一种在想象中像是无数骑兵践踏,不可估量的火炮齐射的声音——就好像全世界的军队正在从日出之地奔腾。

后来我发现自己想起了小时候听见大海声音时那种模糊的恐惧感,我记得在后来的年份里,我在世界不同地区的不同海岸上,海浪的声音总是会让孩提时代的情绪复活。当然,这种

情绪的诞生要比我早上百万个世纪,那是无数自古以来遗传下来的恐怖的总和。可是现在,我就身心,对大海的恐惧,只是被大海的声音唤醒的诸多敬畏中的一个因素而已。因为当我聆听骏河[67]沿岸汹涌的浪潮声时,我几乎能够分辨出人类已知的每一种恐惧的声音:不仅仅是震天响的战斗喧嚣——无休止的子弹凌空齐射声,不可估量的冲锋呐喊声,还有野兽的咆哮声,火焰的噼啪声和咝咝声,地震的隆隆声,毁灭的轰鸣声,再加上一种最重要的,持续不断的如同惊恐尖叫和窒息将死般的吼声那样持续不断的叫声——都是据说溺水之人发出的声音。那是最大限度的喧嚣,结合了所有可以想象的愤怒、毁灭和绝望的回声!

我对自己说道:大海的声音会让我们认真起来,是不是太美好了?与这种声音的多重性应和的,必定是在更为广阔的灵魂体验之海中游动的所有古老恐惧的波澜。从大海深处向灵魂之海的深处呼唤。可见的深渊向更古老的不可见的深渊呼唤,是后一种深渊的洪流造就了我们的灵魂。

无论何种缘故,在古老的信仰中,死者的语言就是大海的咆哮,这肯定是相当确定的一件事。已逝者的恐惧和痛苦,就 在大海的咆哮唤醒的那朦胧而深沉的敬畏中,真实地向我们诉 说。

但是有些声音比大海的声音能够深刻许多地打动我们,而 且是以一些奇怪的方式,这些声音有时也会让我们认真,而且 非常认真,那就是音乐的声音。 伟大的音乐是一场精神风暴,在我们内心过往的神秘感激荡到难以想象的深处。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伟大的音乐就是一个巨大的咒语,每一种不同的乐器和声音,分别能呼唤数十亿种出生之前的记忆。有些音调召唤所有青春、欢乐和温柔的灵魂;有些音调唤起所有消逝激情的幻影式的痛苦;有些音调让所有庄严、有力和荣耀的死亡感觉复苏;所有逝去的欢悦,所有被遗忘的宽厚大度。但愿音乐的影响对于一个漫不经心地梦想他的生活在不到一百年前开始的人而言看来莫名其妙!但是对于任何知道组成自我的物质比太阳还古老的人而言,这种神秘感是会变亮的。他发现音乐是一种通灵巫术,他觉得在他的内心,在死亡和出生的海洋之中,对每一个旋律的涟漪,每一个和声的波涛都有回应,有些是旋转的不可估量的古老的欢乐和痛苦。

欢乐和痛苦,它们总是在伟大的音乐中融合在一起;因此音乐比海洋之声或任何其他声音都能更加深刻地打动我们。可是在音乐更宏大的声音之中,总是悲伤制造低音——灵魂之海的浪涛低吟······想到在音乐的感觉能够在人类的大脑中进化之前,必须经历的欢乐和悲伤的数量如此巨大,会觉得很奇怪!

在某处据说人的生活是众神的音乐——人生的哭泣和欢笑、人生的歌声和尖叫与祈祷、人生欢乐和绝望的呼喊,都是众神听不到的,他们听到的是一种完美的和谐音······于是他们不愿让痛苦的音调静默,这会破坏他们的音乐!这种音调的结合,如果缺少痛苦的音调,会成为神明的耳朵无法忍受的不和谐音。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自己就是众神,因为只有无数前生的痛苦和欢乐的总和,才能通过有机的记忆,让我们为音乐陶醉。死去的数代人的欢乐和悲伤,都以无数和声和旋律的形式在我们心头萦绕。即便如此,在我们无法看见太阳之后的一百万年,我们今生的欢乐和悲伤将随着更加丰富的音乐传递到其他人的心中,在一个神秘的时刻,激发肉体痛苦的一些深刻而强烈的兴奋感。

#### 注解:

- [1] 即五道家纹。——译者注
- [2] 日文中的"町"相当于中文中的"城镇街区"。——译者注
- [3] 原文误记为明历元年,实应为明历三年(1657年),译文做了订正。——译者注
- [4] 一千多年以来,小町,或者说小野小町的美名在日本依然广为人知。她是她那个时代最美丽的女人,也是一位伟大的诗人,能用她的诗句感动上天,在干旱时节降下甘霖。许多人苦苦爱慕她而不得,据说许多人因爱她郁郁而终。可是当她青春不再时,便遭遇不幸。穷困潦倒之际,她沦为乞丐,最后死在京都附近的大道上。有人认为让她身着污秽的破旧衣服下葬是可耻之事,于是一个穷人用一件穿旧的夏袍——帷子为她裹尸。她被葬在岚山附近的一个地方。人们至今依然告诉旅人,这个地方叫作"帷之辻"。——作者注
  - [5] 日本旧辅币,1钱相当于1/100日元。——译者注
- [6] 原文为551年,但按照《日本书纪》记载,应为552年。——译 者注

- [7] 即《高僧简史》。——作者注
- [8] 即《虔诚仪式祝祷》。——作者注
- [9] 持戒意味着行为和思想遵守纯洁的规则。禅定是日本佛教徒的说法,指一种较高级的冥想方式。——作者注
- [10] 淑女们还要接受花道——插花工艺培训和虽有些乏味、却很优雅的茶道礼仪培训。许多佛教高僧长年享有茶道授业教师的美名。当学生达到一定的熟练程度时,她将获得一份文凭或证书。茶道仪式中使用的茶是一种具有非凡香味的粉末茶——抹茶,品质最好的抹茶价格非常高。——作者注
- [11] 宾客们在一间日式座敷,或者说接待室里各就各位,座位就从座敷的壁龛开始编号。最尊贵的位置就在壁龛正前方;这是首席,其他座位都从这个座位开始,通常向左编号。——作者注
- [12] 1898年东京有不少奇异发明,其中有种名为"还魂草"的异种香烟,这个名称说明香烟的烟雾像召唤亡灵的还魂香那样工作。实际上,在每支香烟的咬嘴上嵌入了一张纸,烟草燃烧产生烟雾,诱发化学反应,会在纸上显现一个跳舞少女的照片形象。——作者注
- [<u>13</u>] 北宋著名理学家和易学家邵雍,因死后谥号"康节",后世常称其"邵康节"。——译者注
- [14] 这段话仅仅指色界诸天,而非阿弥陀佛极乐世界,也不是指人们通过轮回进入的欲界诸天。不过即便在最高的无形无相世界——无色界天——痛苦和痛苦的努力停止的地方,也受到以较低级的生存状态转世的惩罚。——作者注
  - [15] 基督教级别最高的天使。——译者注
  - [16] 即释迦牟尼。——作者注

- [17] 我如实地按照新美的说法将故事写在这里;不过我无法将这个故事与任何印刷成册的佛经文本进行比较。我的朋友说他见过两个中文版本——一个收入本行经(?),另一个收入《增一阿含经》。在亨利•克拉克•沃伦先生的佛经英译本(这是我见过的最有意思和最有价值的单册佛经类书籍)里,有一个巴利文版本的传说,与上述故事差异很大。根据沃伦先生翻译的佛典介绍,这位难陀是一位王子,释迦牟尼的异母弟。——作者注
- [18] 圆朝,全名三游亭圆朝,原名出渊次郎吉,日本落语家,落语是类似中国单口相声的一种日本传统曲艺。《牡丹灯笼怪谈》为圆朝1861年的作品。——译者注
  - [19] 指中国明代文人瞿佑撰写的短篇小说集《剪灯新话》之一则《牡丹灯记》。——译者注
- [20] 作者的原注如下:旗本是幕府将军部下特殊军事部队的武士。这些人是最高级别的武士,不仅是幕府的直臣,也是军事贵族。这一注解显然有误,将军家的直属家臣只要俸禄不满1万石,都属于将军家的旗本武士,是一支常规武装力量。旗本俸禄数千石至百石不等,充其量属于中级武士,与真正的军事贵族,俸禄在1万石以上的大名不可同日而语。——译者注
- [21] 这个场面对西方读者而言或许有些奇怪,却是真实的日本生活。整个场景都是典型的日式风格。——作者注
- [<u>22</u>] 反复念诵"南无阿弥陀佛",就是在为亡灵祈福。——作者注
- [23] 这里提及的灯笼已经不再制作,看一眼这个故事所附的图片就能了解灯笼的形状。现代家用长方形灯笼上画着主人家的家纹,这里提及的灯笼完全不是一回事。不过这种灯笼与如今仍在为盂兰盆节制造

- 的一些灯笼形制也不完全相同。装饰这种灯笼的花没有上色,那是用绉丝制作的人造花,挂在灯笼的顶部。——作者注
- [24] 日本人在佛教盂兰盆节上专设的祭坛,多为竹制,上面放置祭祀的供品。——作者注
- [25] 在日本戏剧和故事当中,为表现父母与孩子断绝关系,"七生七世"之说并不罕见。断绝七世关系即七生七世再无亲子之情,意味着今世之后的未来六世,犯错的儿女将会一直感受到父母的不快。——作者注
- [26] 按照日本的习俗,女人的衣服颜色和款式,还有发式,在很大程度上要根据年龄变动。——作者注
- [27] 武士和其他日本古代高级阶层的说话方式,与庶民的习语有很大不同,但这些差异无法在译成英语后有效表达出来。——作者注
- [28] 仅仅用一个脚注是不可能说明"护身符"一词指代的日本宗教法器的多样性的。在此例中,护身符是一尊非常小的佛像,可以藏在一个小漆器或小金属神龛里,神龛外有丝绸外覆。日本武士经常贴身佩戴这类小佛像。最近有人让我看过一个铁盒装的微型观音雕像,那是一名军官在萨摩(英萨)战争期间佩戴的。他以充分的理由评论道,这个护身符可能救了他一命,因为它曾挡住一枚子弹,上面有明显可见的凹痕。——作者注
- [29] 按照日本人的传说,这世间有两种灵魂,死人的灵魂为死灵;活人的灵魂为活灵。一座房子或者一个人可以被活灵,也可以被死灵惊扰。——作者注
- [30] 一种特殊的佛教法事,即为那些已没有活着的亲友照顾的亡魂供奉食物等祭品,因此得名"施饿鬼"法事。然而,在这个故事之中,这次施饿鬼法事是专为新三郎举行的一次特别法事。——作者注

- [31] 大约8世纪,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僧人不空三藏法师从梵文译成汉文的一部很短的经书。汉文文本包含一些神秘的梵文单词音译,明显是护身符咒,就像在《法华经》中能见到的那些护身符咒一样。——作者注
- [32] 法符是用作护身符的佛教文字总称。人们有时将法符压印或者烧制在木头上,但更常见的是书写或者印刷在狭长纸条上。法符可贴在门上方,房间的墙壁上,家中佛龛的牌位上等地方。有些法符让人随身佩戴,另外一些制成小球状,当作灵药吞服。较大的法符往往配有奇怪的图画或象征性的图像。——作者注
- [33] 原文写作"八时",按照日本古老的计时方法,这个八时相当于现代凌晨二时。日本的一个时辰相当于欧洲的两个小时,于是欧洲上、下午的十二个小时在日本就是六个时辰。这六个时辰按照以下次序倒数:九、八、七、六、五、四。这样九时就相当于欧洲的正午或午夜,夜间九时半相当于欧洲的凌晨一时,八时相当于欧洲的凌晨二时,又被称为"丑正",那是日本鬼怪妖精活跃的时刻。——作者注
- [34] 日本佛教八热地狱中的第六重地狱称为焦热地狱或炎热地狱。焦热地狱中的一天相当于人间的数千年(一说数百万年)。——译者注
- [35] 中国人以阴阳之说解释天地万物的雌雄法则,以及大自然的主动与被动力量。勇斋在这里讲述的是古老的中国自然哲学,西方读者更为熟知的这一学说的名称是"风水"。——作者注

### [36] 即1756年。——译者注

[37] 汉字书名为《西域记》,日本古时也称印度为西域,书名也可译为《印度之书》。我认为这就是西方学者所知的《西域记》。其实《西域记》即《大唐西域记》的简称,是初唐高僧玄奘口述,其弟子辩机笔录整理的一部地理史籍,书中的"西域"指的不仅是印度或者说南

亚地区,还包括中亚和今中国新疆地区。《大唐西域记》提及佛足履之迹的记载有两处,都很简单。一处是第一卷屈支国之二所述:"……东昭怙厘佛堂中有玉石,面广二尺余,色带黄白,状如海蛤。其上有佛足履之迹,长尺有八寸,广余六寸矣。或有斋日,照烛光明。"另一处是第十卷伊烂拿钵伐多国之三所述:"……其山顶上有药叉故室。次北有佛足迹,长尺有八寸,广余六寸,深可半寸。其迹上有窣堵波。如来昔日降伏药叉,令不杀人食肉,敬受佛戒,后得生天。"文中的故事内容较多,应当是后人加工发挥的结果。——译者注

- [38] 日制的一尺八寸要比英制长不少。——作者注
- [39] 奈良的一尊雕像,以一种与东京佛像底座上的图案迥然不同的形式展示了佛足。——作者注
- [40] 在一些雕塑和图画上,每个足趾上都有一条螺旋线组成的圆盘,还有一个小法轮图像。——作者注
  - [41] 本文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即一百年前。——译者注
- [<u>42</u>] 哲学名词,哲学上的单子是一种不可分割的实体。——译者注
  - [43] 菩提心指的就是大彻大悟,即佛法智慧本身。——译者注
- [44] 然而,我必须评论的是,这种赞美是特别使用"连声(koegoe)"来唤起人们心中的感情的,这里所用的音节的特殊价值只有日本诗人才能领会。——作者注
  - [45] 这里的松树指的是一种鸣叫如音乐一般的蟋蟀。——作者注
  - [46] 这首诗是相当新颖的,是大学教育的产物。——作者注
  - [47] 即斯里兰卡。——译者注

- [48] 本则故事题名直译为"因果之话"。因果是日本佛教术语,指"恶业",即前世种下的恶因在今世结出的恶果。或许这个怪谈故事的标题最好的解释是佛教的教导: 死者只是由于他们伤害的对象在某一前世犯下的恶行,才会拥有能力去伤害生者。本则故事的标题和内容都可以在一本《百物语》怪谈故事集中找到。——作者注
  - 「49〕 日本仁孝天皇年号,自1818年至1829年。——译者注
- [<u>50</u>] 典出《妙法莲华经》,意思是世间满是危险,犹如一座着火的屋子。——译者注
  - [51] 樱花的一种,因花瓣数量多而得此名。——译者注
- [<u>52</u>] 大和国是日本的旧分国名,即今奈良县。吉野山旧属大和国,以漫山樱花闻名。——译者注
- [<u>53</u>] 在日本的诗歌和民谚之中,女性的曼妙身姿常被比作樱花,女性的高尚情操被比作梅花。——作者注
  - [54] 指持钵巡游各地化缘的尼姑。——译者注
  - [55] 日本旧分国名,大致相当于今栃木县。——译者注
  - [56] 日本仁孝天皇和孝明天皇使用的年号。——译者注
  - [57] 日本第70代天皇,1045年至1068年在位。——译者注
  - [58] 一种体形较小的猛禽。——译者注
- [<u>59</u>] 日本修验道行者的通称。这类修行人为得神验之法,多入山中修行。——译者注
- [60] 简称六通,指佛家所说的六种超人间的自由无碍之法力。——译者注

- [61] 在日本的通俗文艺作品之中,天狗往往会被描绘成长着喙状鼻子的有翼男子,或者猛禽。天狗有不同种类,但都被认为是山间的野鬼,外形各异,偶尔会化成乌鸦、秃鹫或鹰的形象。佛经对天狗划分了类别。本篇故事可以在日本的旧怪谈类书籍《十训抄》中找到。同一传说中提到了那场有趣的大会(盛大法会)。——作者注
- [62] 佛教圣地,位于今中印度比哈尔邦一带,相传佛祖曾在这里说法。——译者注
  - [63] 别名红色彼岸花,又称"舍子花"。——译者注
- [<u>64</u>] 佛教中护持佛法的善神使者,外表是天神的童子形象。——译者注
- [65] 这是一句常见的日本谚语。河童是日本传说中在河流里出没的水怪。——译者注
- [66] 在希腊神话故事中,利安德游遍赫勒斯滂海峡寻找恋人,与本篇所述的羽岛姑娘的故事有相似之处,但具体情况又有差别。——译者注
  - [67] 日本旧分国名,是一个沿海分国。——译者注

如今蓬莱只有在这些残云之下略见踪影,此外,便再 无痕迹······

——小泉八云

时间宝贵, 我们只读好书。

诚邀关注"只读文化工作室"微信公众号



怪谈: 灵之日本

[日] 小泉八云|著 只读文化工作室|出品

# 小泉八云・怪谈: 灵之日本

Lafcadio Hern Kwaidan: In Ghostly Japan



### 时间宝贵,我们只读好书。

## 一和风译丛—

- 001 太宰治《人间失格》(平装)
- 002 太宰治《惜别》(平装)
- 003 织田作之助《夫妇善哉》(平装)
- 004 宫泽贤治《银河铁道之夜》(平装)
- 005 坂口安吾《都会中的孤岛》(平装)
- 006 上村松园《青眉抄》
- 007 太宰治《关于爱与美》
- 008 谷崎润一郎《黑白》
- 009 梶井基次郎《柠檬》
- 010 幸田露伴《五重塔》
- 011 宫泽贤治《银河铁道之夜》(精装)

- 012 太宰治《人间失格》(精装)
- 013 太宰治《惜别》(精装)
- 014 芥川龙之介《罗生门》
- 015 泉镜花《汤岛之恋》
- 016 夏目漱石《我是猫》
- 017 樋口一叶《十三夜》
- 018 尾崎红叶《金色夜叉》
- 019 坂口安吾《都会中的孤岛》(精装)
- 020 樋口一叶《青梅竹马》
- 021 织田作之助《夫妇善哉》(精装)
- 022 太宰治《虚构的彷徨》
- 023 太宰治《他非昔日他》
- 024 小泉八云《怪谈: 灵之日本》
- 025 小泉八云《影》

### 一即将推出一

谷崎润一郎《细雪》

谷崎润一郎《卍》

谷崎润一郎《猫和庄造与女人》

谷崎润一郎《少将滋干的母亲》

谷崎润一郎《盲目物语》

太宰治《女生徒》

永井荷风《梅雨前后》

永井荷风《隅田川》

堀辰雄《我思古人》

• • • • • •